

五獄之徒

③



遺

奉天大東書局發行

五嶽奇俠傳

朱霞天著

(3)

奉天大東書局刊

五嶽奇俠傳 第二集目次

第卅三回 古廟深山舊恨引來雙鯉鯢

荒墳冷月劍光驚起好鴛鴦

第卅四回 小星虛側室隔鄰逃婚

老蚌學明珠破棺誕子

第卅五回 古怪希奇和尚講前因後果

迷離撲朔書生誦鳳友贊交

第卅六回 煉寶劍虹霓煥彩

遇深灘鵝鯉當災

第卅七回 扶危濟困削傷龍虎風雷

載寶還鄉蹈入荊荷藪澤

第卅八回 半世橫行江上元凶齊授首

十年久別舟中父子喜相逢

第卅九回 忠言逆耳婁雍娘含憤離夫

裂心病狂郭謀遠迷靈助友

第四十回 乍笑乍啼僧鬼同開白雲觀

疑真疑夢師徒共會小孤山

第四一回 白馬紅裳逆徒遭譴責

光天化日教匪犯封疆

第四二回 逸興閒情蒼顏遊福地

傷心慘目黃口赴陰曹

第四三回 神情恍惚痛喪雛孫

心胆彷徨驚逢幼主

五嶽奇俠傳目錄

二

第四四回 斧劈空棺祇斷香殘蠟

病纏賢母幸逢國手神醫

第四五回 忠義堪嘉保主同登接天架

孝思不匱爲母獨參超界僧

第四六回 大限難逃琳宮證果

息壤在彼瀆水尊師

第四七回 釣客垂綸現身敷幻影

頭陀伏法入夢試真心

第四八回 骷髏變成人相忽來忽去原是曇花

漁翁化作僧生卽色卽空乃爲真傳

五嶽奇俠傳 第三集

第三十三回 古廟深山舊恨引來雙蝴蝶 荒墳冷月劍光驚起好鴛鴦

上集說到鄺士元想避免衝突，避開那人，却被那人攔住去路道，兩位且住，請到內軒用茶，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不是遊客，是觀裏的自己人。然而那個人是觀裏甚麼人，他姓名誰，啞，他就是楊瓊瑤心目中所認爲在尤子平家中遇見過的那個敵人，那敵人就是玄妙先生，閱者當可記得，他自在尤子平家中，柯楊瓊瑤對劍，被祁榮兒發了一劍，將他的白虎劍傷了一寸，當時拔脚逃回嵩山，尋見了師父跛道人，在他跟前訴了苦，跛道人眼見徒弟喫了虧，要不去出頭，也說不過去，便同玄妙先生趕到北京，待他們來時，楊瓊瑤已經殺了尤子平走了，兩人來了，撲個空，跛道人問起尤府裏人們說，那個女子從何處來的，與尤大人有什麼仇讎，尤府裏有幾位，曾聽得楊瓊瑤對尤子平訴說罪狀時候的幾句話過，說那個女子從那裏來的，倒不知道，聽他在說什麼四川夔府楊延熙大老爺的女兒，又在說他的父親，是被我家大人害死的，照此推測，大約那女子姓楊，是四川人，來報父仇的，跛道人同玄妙先生聽了，就到四川夔府去探訪一番，那夔府非一市一鎮，楊延熙又非赫赫有名的，況且死已多年，若非探訪到楊延熙的親戚故舊面前，但問夔府人，是誰都不曉得

的，所以跛道人同玄妙先生探訪了幾月，杳無下落，只得回歸嵩山，留作後日再說了。玄妙先生隨跛道人回歸嵩山之後，便在白雲觀住下，補煉被傷的白虎劍，不再往外面去，前番酈士元路過嵩山，殺死人頭獸和跛道人鬥劍，那時玄妙先生恰在雲房裏靜坐，所以沒有出來相助，今天跛道人被一個朋友約着往山左，天高峯前弈棋去了，賸下玄妙先生在觀中閑坐，他誦了幾卷黃庭，覺得無聊，便步出三清殿前，在廊下，叉着手，看地上二豨螞蟻列成陣勢，作戰，他看了一歇，見雙方不分勝負，將要回身，忽聽殿前脚步聲起，抬頭看時，見是一男一女，走上殿階來，男的柳眉長目，白臉膛，嘴角上有粒紅痣，方巾青衫，書生打扮，女的鳳眼櫻唇，面目很熟，似在何處會過，但一時想不起，列位，講到楊瓊瑤同玄妙先生，雖則祇有會過一面，但他們在尤子平家中，曾戰上許多時間，兩下裏面目，都有相當的認識，今天玄妙先生見了楊瓊瑤，爲何認不出，反給楊瓊瑤先認得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楊瓊瑤自從跟酈士元同到鏡山，成婚之後，早已改了裝束了，從前是一身青裝，今天是大不相同，頭上包一頂玄緞旬額，上面鑲粒豆大明珠，旁邊貼二片碧玉秋葉，身上穿件大鑲襟，小花綠緞夾襖，下面繫條湖色羅裙，弓鞋三寸，紅緞做成，用金線綉出鳳凰牡丹，如此裝束，完全一反從前，不像漁家撒網，酒家當爐的模樣了，所以玄妙先生見了他，一時認不清楚，那玄妙先生是仍舊員外裝束，沒有改變過，所以楊瓊瑤一見就認得了，假使今天玄妙先生改個道士裝束，那不楊瓊瑤也認不得了，然而玄妙先生雖然一時

認不清楚，但他目光很銳利。他看楊瓊瑤的舊目，終於在何處會過的，便一路釘住了她看，後來被他看出了，他想起幾年前在尤子平家中遺見的那個敵人，不是他麼，這位男的，大約是他的官人，難得他們今日自投羅網，一來可替尤子平報仇，二來可爲我自己洩忿，正是送上門的禮物，不得不收，但又仔細想想，不好，天下面目相同的人很多呢，不可冒昧而行，待我開個明白，再行動手未遲，我記得他姓楊，是四川人，不悉那人是否姓楊，此時見他們起步要走，便一攔說，兩位且住，請到內軒用茶，鄺士元見他以禮相待，不敢怠慢，忙回道，鄙人尙有小事，不能擔擱，後日再來相訪，說着，望斜刺裏要走，玄妙先生如何肯放，苦苦相留，鄺士元被他留得不好意思，只得隨他到了內軒坐定，那內軒雖是小小一間，佈置得却很幽雅，他上放了幾盆菊花，更見得清淑襲人，兩下坐下相對施個眼色，暗中是互相關照小心的意思，兩下各自會意，當見小道童走上香茗，玄妙先生在下座相陪，先問了鄺士元尊姓大名，知道他姓鄺，是廣西人，接着要問楊瓊瑤，却給鄺士元答了去說，他是鄙人的內子，鄺士元一回答，弄得玄妙先生問不下去了，爲什麼呢，譬如問者遇到一位朋友，他帶了妻子一起走。你問了他，他回答你聲是賤內，那末你不會再進一步問尊夫人貴姓，府上那裏的了，假使你問了他，他不但怪你多問，甚至不來回答你，讓你自己去明白罷。所以玄妙先生，聽到鄺士元回答一聲是他的內子，便停住了口，問不下去，心裏決不定，他是否就是姓楊的，論他的丈夫，是廣西人，聽他的口音，也是廣西口音

，或者是我弄錯的了，然而再一想，却又不對，若說他的丈夫是廣西人，難道四川人嫁不得嗎，若說他的也是廣西口音，難道四川人學不得嗎，又看他神采煥發，目光炯炯，不是平常人所有的神氣，內中一定有蹊蹺藏着，必要探個水落石出，纔可放他們出去，否則當面錯過了，何處再遇得着，玄妙先生打定這個主義，因是和鄭士元說東說西，屍々不休，鄭士元看他如此，心中滿腹懷疑，想他既然認得楊瓊瑤，算是仇人見面，應當動手發作，爲甚只是咕嚕不清，算什麼呢，便凝神細細一想，想了了，一定他幾年不見楊瓊瑤，看他改了服裝，換了口音，有些確小實了（所以不敢動手，只管盤長問短的咕嚕，那末索性假裝痴呆到底，同他敷衍幾句去罷，此時玄妙先生的姓名，已經告訴了鄭士元，但是不曾提起這裏有個跛道人，但說他是個未改裝的道士，鄭士元看時候不早，預備動身，便起身要走，玄妙先生想要再留，無話可留，只得送了他們出來，在鄭士元同玄妙先生交談的當兒，楊瓊瑤曾在相當地方，附和幾句過，其餘好夕不開口，那楊瓊瑤也算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起初着實擔些心事，後來看他問東說西，也會想到那人，一定是確不准自己，在探聽我們口風，便在暗中遞個眼色給鄭士元，適巧那時鄭士元，也會想到，就始終守住口風，直待相別起身，半句都沒有露出本來面目，玄妙先生送鄭士元夫婦到白雲觀外，正在同他們告別，忽聽那邊嘻嘻哈哈，一陣笑聲，由遠而近，聽那笑聲，很耳熟，側轉頭望去，看那邊樹林裏，前後穿出三個人來，第一個黑面短髭粗項大頭，身材不高，身披百衲舊道袍，

頭戴舊道冠，跛了雙足，一拐一拐好似平地搖船，第二個，禿着頭，未曾戴帽，白臉膛細眉長目，面相好似鄧士元，但是嘴角上沒有紅痣，耳朵上却多個肉瘤，穿的是布袍青掛，白襪玄鞋，甚是樸素，第三個，頭戴紅結瓜帽，黃臉膛，前髮生得很低，天庭狹窄，濃黑眉毛，倒懸下來，大眼睛，眼珠凸出眼眶，猶如喪門吊客，穿的是藍緞夾袍，紫緞馬褂褲袴皂靴，神氣凶要，這三個人，第一個是玄城先生的師父跛道人，第二個白臉膛的是跛道人的朋友郭謀遠，第三個黃臉膛的，是嵩山下，殷家莊上的，殷百萬，那個殷百萬家財豪富，生平有一種嗜好，單愛弈棋，只要有好手，他能够不遠千里的去訪問，和他下一局，勝敗却不計較。他同跛道人是弈棋上朋友，並沒有別種關係的，至於那個殷百萬的身世，據一般人說，他是綠林中出身的，但是確否如此，作者倒不詳細。或者是他形相生得凶惡，人家就如此說他，也未可卜的，好在他與本書無甚關係，也不去管他是否，且待我來講那個白臉膛，耳朵上有個肉瘤，那位布袍青掛的郭謀遠，講到此人他和跛道人相交，還不滿一月，這時是九月初旬。在上月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上，跛道人到開封城裏，去幹一件秘密事情，走到鼓樓前，他一拐一拐去在路上，看兩旁鋪戶，在焚香齋月，忽然從身後走來二個人，走得很快，霎時超過跛道人面前，講到在路上走着，有人從身後走來，超過了自己面前，原是不足爲奇的一回事，然而在跛道人看了，却深以爲奇了，跛道人所以發奇，必有可使他發奇的地方，他看二個人，一前一後，從身旁過去，前面一個不足爲奇，所奇者却在第二個，那第

二個在圓如銅鏡明如夜光的亮月下走路，會沒有人影的。古人說過：仰視明月，人影在地，人影是誰那有的。希奇那個人，却會沒有。跛道人發見那人沒有人影，便加快足力，一路追去。要看個仔細，他一路追來，穿過鼓樓，從馬道街直追出南門城外。此時已被他看得仔細，果然始終沒有的。跛道人心想：道沒有人影的人，除非是鬼魅化身，或者是妖魔現形，那說不定。前面那個人，是受他迷惑的，也未可知。那末不給我跛道人見了，也罷。給我見了，待我來替他除了禍害，順便向那人索些酬報，看他的力量多少。總答應的。跛道人憑着勢心利心，誤當後面那個沒有影兒的人，是鬼魅妖魔，要想管閑事了。那知道反而弄出大大笑話來了。跛道人又想要行事，須先行關照了那人，否則我雖爲他幹了，他不會見情的。那不是出力不討好麼？便想尋個機會對前走的一個人說一下子。此時已離城關，前面兩個人走得比前加快了。跛道人盡力的追去，尙不致十分落後，可是已經用足了十分足力，倘然前面兩人再走快一些，非借士遁是追不上了。跛道人有士遁身法，在第二集上韓玉珥到泰山觀日峯前，遇見太陽真人的時候，跛道人在樹林外面，喊了聲劍下留人，隨即借士遁到九女山見韓大雄去了。這段往事，閱者當可記得，那跛道人追趕兩人，因爲他是幌子，逃得有些麻煩起來，已在打算借士遁去，却見前面兩人，轉身走到一片荒場上去了。跛道人便站住腳，立在大路上，看他們到荒場上去幹什麼，但見他們瀟瀟洒洒的大踏步走到荒場中間，一個東首，一個西首，面對面的席地坐下，東首那個，懷中取出一個團圓月餅，順手放地上，西首那個，袖中

取出一把白玉小壺，在懷中掏出兩只碧玉杯兒，自己拿了一只，一只遞給東首那個，東首那個，接了杯兒，奪過西首那個手中壺兒，彼此都斟了一盃，大約是酒罷，喝了口，各自又在盆中取個月餅，向嘴內送，跛道人立在大路上，那個坐在西首的面孔，正朝着他，恐給他們看見，就隱身在路旁一株大槐樹旁，他站的位置，離開他們坐的地方，不遠，說話有些聽得，他要探看他們一個究竟，好解釋此時胸中的許多疑雲，便將耳朵移到樹側面，靜悄悄的聽着，聽那個坐在東首的說道，那個坐在東首的就是跛道人所認為可奇怪的，那個沒有影兒的人，他對西首的人道，雍娘，我日和你相識以來，到今朝算是第五度月圓時了，人家說，願花常好，月常圓，我當改換一字，贈給你，把個花字改個卿字，是願卿常好，月常圓，那坐在西首的連忙答道，謀遠，我想卿字，還是改個君字罷，成爲願君常好，月常圓，更爲好了。東首的笑道。卿君都願常好，接着兩人都笑了。笑聲止後，話聲也止住了。又在喝酒喫餅了，不多一歇，話聲又起了，又是東首那個來發言道，雍娘，你看今晚月色比去年好，只可惜姑娘今年不在這裏，他若在此，又可效李白與盃邀月，共盡一醉了，西首那個聽了此言，嘆口氣，歛歛着道，謀遠你還不知道罷，姑娘在今年三月裏，在杭州遇了害了，東首那個驚奇似的道，什麼，姑娘遇了害了，是給誰害的啊，西首那個用手指着青天道，喏，是他啊，東首那個抬頭看看碧海無雲的青天，嘆了口氣道，雍娘，想不到有這回事，豈不可悲可憐，西首那個同時，也嘆惜了回，兩人都寂然無聲了，跛

道人在樹後聽得不明不白，聽他們起初所說的稱卿稱君，好似夫妻，但又是兩個男子，却像朋友，後來所講的什麼姨娘，能仿李白舉盃邀月的，大約是個會做詩飲酒的女子，此時聽他們無聲無息，當他們走了，便從樹旁偷偷的一望，不望便罷，這一望把跛道人的短鬚鬚氣得根根豎起，你道爲何，但見那個坐在東首的，此時已經移身坐到西首那個身旁了，兩人肩假肩的坐着，西首那個將小盆兒迭在東邊那個嘴邊在灌他喝酒，天上的明月，照得大地同白晝一般光亮，憑着跛道人的目光，可以把兩個人的面貌和一切舉動，看得絲毫不遺，看西首那個，面目嬌好，舉止婉嫵，猶如一個女子，那從東首移過去的那個，白臉膛，細眉長目，神形瀟灑，那兩人坐着，憐惜惜，有許多說不盡的旖旎風光，跛道人猛想到世間上有一班無恥之徒，會發生同性戀愛的，如此獸行，敢在我面前放肆，便從袖中發出風雷劍，將手一指，逕奔荒場中間而來，那跛道人發劍的目的，想先將兩個人的耳朵，或是眉毛，削去，再出去同他們講話，不料那柄劍，剛飛到荒場中間，還未着到他們身上，却先給西首一個面目嬌好像女子的人看見了，他看見從大路上的槐樹旁忽然飛出一道白光，起初圓圓一團，接着伸長有五六寸了，白光被月光映着，閃閃發亮，那白光來時，比矢離弦上還快，一眼尙未定，已到跟前，就聽得白光上面還有陣呼呼風聲，和隆隆雷聲，那個面目嬌好像女子的人，見了白光，當時不免吃了一驚，忙將那只送近白臉膛嘴邊的碧玉杯兒，望草地上輕輕一拋，叫聲謀遠，看仔細，劍來了，他邊說着，邊將纖細如玉的中

指，向外一彈，就見指甲縫中彈出一道綠如清，亮如閃電的綠光，也有五六寸長，呼的一聲，將跛道人的風雷劍擋住，當時白光和綠光絞在一起，兩下裏絞了幾絞，聽得颯的一聲，一齊飛上天空，在天空中叮叮噹噹的交響起來，此時跛道人已經現身在槐樹外面，他發驚似的催劍相格，再看他們兩人，却仍並坐在草地上，那個白臉膛的跌坐了，束着雙手，抬起頭看兩柄劍縱橫盤旋，也不吃驚，也希奇，好似沒這回事的，跛道人心暗暗想道，今晚我失了眼了，事情被我弄糟了，我望他們的劍術，很輕靈，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發揮的，幸虧我的風雷劍，經過師父鍛煉過，不則要拜下風了，又看那個白臉膛的不動顏色，能看着，想一定是此道中人，倘然那人也擁臂而起，我就難以抵擋了，正想着突見那個白臉膛的用手向天空一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小尼虛側室隔牆逃婚 老蚌產明珠破棺誕子

上回說到跛道人，從開封城裏追無影子的人到荒場上，看他們行動不正，誤會他們是無恥的狗男女，便發出風雷劍去懲戒他們，那知對方也是此道中人，當時不慌不忙，將風雷劍擋住，一齊騰入霄漢裏，激戰，戰够多時，不分勝負，突見那個白臉膛的，用手向天空一指，隨着便有一道藍光，從指頭上飛出，直飛到天空中，將兩柄激戰不休的飛劍，左右間開，跛道人起初當他是來助戰的，未免擔心，直至來看他開開雙劍，似乎是來調停作和

的，便將劍指定，懸在天空中，打算同他們講話，却見那個白臉膛的，向跛道人招手說道，朋友，你且過來，我有話問你，跛道人看他出言溫和，無甚惡意，便一拐一拐的蹣跚到荒場中間，等到他一到荒場中，他們兩人喝聲來，各自將劍收下，仍舊歸藏在指甲縫中去了，跛道人見他們將劍收了，知無鬥意，連忙也將袍袖一拂，喊聲轉，那柄風雷劍就直竄而下，漸漸縮小，待近袖口，已成團圓一顆像個晶球，墮入袖中去了，這時他們兩個，依舊並坐在草地上，跛道人止步在他們面前，那個白臉膛的早在伸手讓道，朋友你且坐下來講罷，跛道人至此，也不客氣，擦衣曲足，坐到地上，就聽白臉膛的問道，朋友，我且問你，我們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走你的路，我喝我的酒，彼此各不相關的，爲何無端發劍來同我們爲難，這其中有何原因存着，到要請你講個明白，倘若不然，莫怪我們量度狹窄，可放你過去不得，跛道人想，事情已經弄糟，到如此地步，並非懼怕他們，他們既先禮後武，我也不能不講禮，待我將方才發劍原因，告訴了他們，想他們既講道理的，當然也能想到自己過分放浪，不會見怪我的，況且那白臉膛的很溫和，就同他交個朋友，也不妨的，跛道人想罷，便說，我在開封城裏，看見你們兩人，有個沒人影的，追到此地，又見你們在草地上憐憐惜惜的，不甚大方，就惹會了你們，當是世間上的無恥之流，故而發劍，不想遇見了同道中人，這是想不到的，跛道人說罷，拱拱手，接着又說，我一時有眼無珠，錯視了高人，抱歉得很，跛道人話方住口，早把那個面目嬌好的，氣得春黛倒豎

，秋波圓睜，他的中指頭，又在內曲，快要彈劍出來了，那個坐在旁邊，白臉臂的，對他使個眼色，搖搖頭，暗示不要動手，又回頭對那道人道，朋友你說的話，我都明白了，我能够原諒你，但是我還要問你，你的劍，是跟誰煉的，同你的尊姓大名，仙鄉何處，統請詳細告訴我，聽聽，好讓我明白，跛道人便將師父是誰，自己的觀址在那裏，詳細說了一遍，那白臉臂的聽了，就道，原來你就是地理教主的高足，怪不得有這樣風雷劍，老實對你說，前幾年，我同家岳母到秦嶺去，不期遇見了令師地理教主，他同家岳母，原是認識的，兩人談了許久，談到煉劍上去，令師便講起五十年前，在狂風巨雷中，煉成了一柄飛劍，叫做風雷劍，它有一種特標，發出去，會有風雷聲的。那岳母向他索看，他說早贈給江南一個門生了，他又說，那柄劍，雖好，可惜煉時，還少八個變生子的心肝，要是有了這件東西，可以壓倒一切飛劍了，又說這回事，也曾對門生說過，叫他去外面物色，等得了八個變生子，再加入，也不厭遲的，但不知他現在，有辦到了沒有，這點，作者可以代他回答的，他已是物色多年了，祇物色到四個，都給他活活地殺了，此番他到開封來，也爲著那件事啊，白臉臂的又說，不料今晚會在這裏相會，且更想不到那柄劍，今晚會同拙荆指上試個高下，正是不打不成相識的了，跛道人聽白臉臂的說出一番前情，知道他的岳母，同我的師父是朋友，說來也是自己人，而又聽他說什麼拙荆，難道那個面目姣好的，是女子男裝的不成，跛道人是修道的人，靈性充足，一聽白臉臂的話，立刻轉到念頭，當時

心中又驚又喜，又奇怪，遂即回問白臉膛的尊姓大名，府上何處，何故今晚不在庭中齋月，來此荒郊舉杯，都要請他講解講解，白臉膛的點頭答應，回道，鄙人姓郭，表字謀遠，別署無影子，舍間就在開封城內，河道街上，又指着那個面目姣好的人道，這位是拙荆雍娘，他很喜歡男裝，所以今晚給道長疑心了，至於今晚不在庭中齋月，轉來荒郊舉杯這回事，說來話長，也不便對人們講的，要請道長原諒的，跛道人聽話裏有因，既然不便告訴，他便也不再追問，跛道人雖然不問了，作者恐閱者到要動問了，想他們既然是開封城裏的人，論理應當在家中齋月，何故撇却熱鬧家庭，會來這裏，冷清清的荒郊上盤桓對酌，這裏又非名山勝景，那值得人們流連賞玩，想內中定有一番隱情，包含着，否則不會如此的，并且那無影子，自己也說過，他說這回事，說來話長，況且也不便對人講的，從這二句話上看來，更可想到個中隱情不是尋常普通的了，不是尋常普通的隱情，無影子本人雖不肯對人直說，可是作者那支秃筆，却不肯些微或隱，要湍墨直寫，把他的一切一切詳細地告知閱者，讓閱者明白，大地間真有這們這們的一番不是尋常普通的隱情，大家開々眼界，長長見聞，必先從無影子的出身根底鉅起，纔有頭緒，那個無影子的父親郭好問，是個拔貢，他的母親王氏，乃是本城王翰林的女兒，那王氏相夫有道，家庭間甚是和睦，郭好問在七十歲上，還沒有兒子，他恐防步了伯也後塵，心中很焦急，王氏夫人看丈夫時常悶悶不樂，他明白他的心理，要想慰藉他快樂，便私下託人，化了幾十兩銀子，買個十七

歲的小家碧玉，想叫他來栽植種子，在他買來的時候，郭好問並不知道。他當是隔舍鄰居來玩的，也不去問王氏，獨自在書房中評點他一生心血所結的讀史錄，到了晚上，王氏夫人在臥室裏辦下一席酒餚，差個丫頭，請郭好問到臥室裏叙飲。郭好問來到裏面，看夫人備下一席盛筵，想無緣無故，不知是何用意。郭好問啓口動問，王氏夫人，只管含笑不語，但說你且坐下來，過歇自會明白的。郭好問心中悶，勉強坐下。王氏夫人先替他滿斟一盃說，今晚賀賀相公，願你早生貴子，郭好問接在手裏，要待動問，又見王氏夫人，向後一招手，瞥見房後繡帘高揭，兩個丫環擁出一位如花如玉新人來到筵前，向郭好問歛衽萬福，嚇得郭好問避席不遑。即問王氏夫人道，這算什麼，這算什麼，快些告訴我。別問死人也，王氏夫人至此，纔將原意告訴了他，好問聽了，連連搖手說，夫人錯了，想我郭某年已古稀，不但精力衰退，且身體也時常多病，他們年紀正輕。應當擇個相當年齡的夫婦，相偕白頭，怎可隨我年將垂暮的老兒，共度苦境，我也曉得他們爲着金錢勢力所驅使的，沒奈何嫁了我，並不是出於心願的，如此甯可使我此生沒有兒子，斷絕香煙，決不使無辜的女子，終身受其抑鬱，此事無論如何，我是誓不行的，快請夫人打消此意，將那女子連夜送回母家，保全他潔白名譽，好讓來日，另行擇聘個如意郎君，所有已經付給他們的身價銀兩，念他們家境貧窮，就贈給他們了罷，郭好問說完話，轉身要走，恰被夫人攔住，不放他行，結果夫人將他推到床上，撇下新人，自己和丫環退出門外，將門反鎖起來，郭好

問見夫人如此行動，心中着惱，他也不去瞅那新人，自己打開窗戶，跳出窗外，逃到書房中，睡覺去了，王氏夫人原在房門外探聽消息，他將左眼張在門板縫中，細看丈夫舉動，見他一躬身起床，開了窗戶，跳出外面，跑了，於是回想到丈夫平日爲人謹拘自守，常常對他說道，做人的品行極難保守，因爲人的品行，很容易受誘惑，一受誘惑，就被玷污了，既污之後，又如白玉着了墨，白玉着了墨，可以洗拭去的，品行着了墨，是永遠洗拭不去的，他這句話，是常常對我說的，所以今晚一意孤行，不肯順從我的心意，想是恐怕玷污了他的品行，既然如此，我亦不能堅決相強，就依照他的意思，連夜將那女子送還母家，落個雙方清白，豈不兩全其美，王氏夫人當即依照丈夫所說的話，派人連夜將那女子送歸母家，順便說明原委，那女子的父母，原是貧苦不過，沒奈何將愛女賣給人家做小星的，難得那位相公，不肯乘人之危，用金銀來贖人家骨肉，願還他女兒，又贈他銀兩，正是古代蔑有，現代絕無的，那女子的父母感得五體投地，到了次日，夫婦兩人，率領女兒，登門來拜謝，遇着那位郭好問，拔貢，不受人謝，不受人感激的，他們來時，却將書房門闔起，拒而不見，任他們如何請見，不給他們開門獎賞，那女子的父母，無可奈何，只得向門外拜揖再四而去，他們去後，過許多辰光，郭好問纔敢開門出來，當時抱怨了王氏夫人一頓，怪他作事孟浪，王氏夫人惟有對他含笑陪罪，算過去了，那樁事情，此事過後，老夫婦又是和好如初，流光如箭，匆匆過了四月，待到第五月上，那位破肚不會

生育過的王氏夫人，肚皮漸漸大起來了，起初當他是有澎湖病，請了幾位醫士，一診脈理，都說不是像有病，定是有喜，郭好問心中不信，他一想夫人現在有五十七歲了，天癸已在十年前斷絕，況且破肚不曾生育過，那裏會反在天癸斷後，懷起孕來。但是王氏夫人的病理上現象，都合於懷孕的象徵，郭好問疑每參半，又過了幾月，肚皮益發澎漲了，夫婦兩人，着實擔憂，不料待到十月滿足，有一腹痛如絞，胎內發動，要臨擣生產了，郭好問想真的要生了，曉得不是病了，當時轉憂為喜，一面叫接生的來看護生產，叫僕婦丫環，統到房裏，左右伺候，自己坐在書房中，等待好音傳出，那王氏夫人，從早晨腹痛起，直痛到次日午後，小孩子還不肯落地，儘是陣陣發痛，痛得他昏厥數次，郭好問她丫環來稟說，夫人生產，不大順利，着了驚慌，連忙去請本城最開名的產婦科醫生徐芷香來調治，徐先生對產科，是家傳衣鉢，本領極好，他來診過脈理，說產婦年紀大了，加之天癸早已乾涸，孩子在裏面，猶如一隻舟兒，水乾涸了，擱在灘上，不能下行，這個產症很難下藥，我且給你開個方，對不對就在這帖藥上，倘然喫下藥沒有什麼效驗，還是趕辦後事，郭好問聽說產症如此危險，急得如熱鍋上螞蟻，團團亂轉，徐先生安慰他幾句，說，吉人天相，喫了藥自會轉禍成福的，便開個藥方走了，徐先生前腳尚未跨出大門，聽得內堂一片哭聲，原來是王氏夫人，已在此時，魂返瑤池了，王氏夫人爲何死得這般快呢，他被那小孩子在肚裏亂跳亂鑽，要想鑽出娘胎，鑽得他痛斷心腸，結果孩子沒有生下，自己却

一口氣噎不轉死了，王氏夫人一死，把個郭好問哭得如喪考妣，自己只會捶胸號啕，那後事反而不會辦了，郭好問原有三個兄弟，二個姊妹，都奔來替他做事，無非是遵禮成服，安排入殮，預備次日出殯，當天晚上，郭好問想起數十年來夫婦恩情，在書房裏睡不着，叫僕人將被褥搬到靈柩旁邊，要隔靈柩陪他長眠一夜，算表個最後一次的要好，郭好問貼靈柩睡下，哭了些時，覺得倦眼惺忪，將入夢了，忽聽靈柩裏面呱呱一聲，好似小孩子落地，接着又是幾聲，那聲音而且極大，不但將郭好問的惺忪倦眼，驚得瞪開，連孝幃外面，侍候郭好問，還未安寢的兄弟姊妹僕役人等，都驚慄似的，搗起孝幃，望裏探照，此時孝堂內外，都肅靜的要再聽幾聲，那方才的奇怪的聲音，果然那聲音接二連三的重複從靈柩裏發了出來，郭好問聽聲音不對，連忙起身，叫兄弟們統統進來，隨說你們聽見沒有，大家說我們都聽見的，爲何這靈柩裏面有小孩子，在啼哭，莫非是嫂嫂活了轉來，在靈柩裏養了孩子了，何不趕快叫僕人將棺蓋打開，~~看~~出來，別再耽誤大事，那時他的兄弟姊妹，都異口同聲，這樣說法，說得郭好問火着了，~~毛~~出來，手舞足蹈的說，如此快叫他們來起開，在他們說的時候，那靈柩裏又是不住小孩子啼聲，幾聲未已，幾個僕人各持利斧，你一斧，我一斧，猶如演了一劇大劈棺活劇，頃刻將棺蓋劈開，棺蓋開後，看夫人仍是氣絕身冷，難得更生，那夫人跨下，却鑽出個肥大潔白的小孩子，不知如何已經鑽出跨下，爬在夫人大腿上面，小拳頭湊在唇邊吮着，邊吮邊啼哭，郭好問的姊妹，急便俯到身上，抱起

孩子，剪斷臍帶，順手將夫人衣帶整齊，回身抱了孩子，到房裏去給他浴身，着衣去了，當時大家一陣喧嘩，都嘖嘖稱怪說，真奇怪極了，小孩子會從死人肚裏鑽出來，還能閉在那氣不透的靈柩裏，經得起許多時候，實是從古未聞未見的奇事，一陣喧嘩過後，大家又都注意在已死的王氏夫人身上，看他面目如生，且略帶笑容，郭好問對他，打算抱頭一哭，已被衆人攔開，看王氏夫人是不會還魂的，重蓋棺，那棺蓋已經劈壞，只得再去買口棺木，重行入殮，一個人死後，要用二口棺木，也是不大聽見的，此事傳得很快，不多時左右鄰居，都得了消息，齊來觀看，那個從死人肚裏鑽出來的怪孩子，那孩子自命郭好問的姊妹抱到房裏之後，就此不則聲了，長是瞪開了黑多白少的小眼珠，光溜溜向四面亂看，衆人見了，都喜歡得不得了，但是郭好問見了，却要恨他，恨他不早些鑽出娘胎，害他娘親命送無常，你看他現在沒了娘親，一些也不悲傷，啼哭一聲，還要四面亂看，好以沒有這回事的，真是個不孝的孩子，郭好問說了篇書狀子的話，氣呼呼的差不多要將那小孩子一把捏死，來替他因產而死的親娘報仇，郭好問自從王氏夫人下世以後，自己年紀也大了，不願意再去續絃，僱個乳娘，撫養從死人肚裏鑽出的孩子，那孩子真容易養育，無病無痛的過去，駒光如駛，眨眨眼已經養上七個年頭，那孩子一養到七歲上，長得眉清目秀，聰明絕頂，不過左耳上有個肉瘤，和身體立在日月光下沒有影子的兩種特別景象，郭好問親自來教他念書，他對於讀書，好似在娘胎裏讀過的，你教他上句，他能够還下句，

一口氣噎不轉死了，王氏夫人一死，把個郭好，個不凡的神童，預料他將來一定能龍出我之上，事反而不會辦了，郭好問原有三個兄弟，二個姊，屬在那孩子身上，起初恨他有意殺母，不給排入殮，預備次日出殯，當天晚上，郭好問想名了，起他叫做謀遠是希望他將來貨與皇家，僕人將被褥搬到靈柩旁邊，要隔靈柩陪他長眠，好問對那孩子期望，怎麼大，那孩子能否副襯睡下，哭了些時，覺得倦眼惺忪，將入夢了，點不由人，郭好問養那孩子到九歲上，所有，接着又是幾聲，那聲音而且極大，不但將郭，考他的詩文八股，制藝雜作，都很了得，侍候郭好問，還未安寢的兄弟姊妹僕役人等，解，不大懂得，你想那孩子的學問，深遠不堂內外。都肅靜的要再聽幾聲，那方才的奇，便親自將他送入縣考場裏，縣府兩考，都取裏發了出來，郭好問聽聲音不對，連忙爬身，行了看，就提起筆，一口氣不滿兩小時，就去繳家說我們都聽見的，爲何這靈柩裏面有小，之後，便在棚裏四處漫走，好在他年輕人小，了孩子了，何不趕快叫僕人將棺蓋起開，旁邊，看見路旁有紅花開着，他最喜歡花，都異口同聲，這樣說法，說得郭好問火着了，孔去嗅，雖是野花，覺得奇香，他嗅後，立起身在他們說的時候，那靈柩裏又是不住小孩子啼，未免一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果 迷離撲朔書生締鳳友鸞交

，難得更生，那夫人跨下，却鑽出個肥大潔白，裏去考秀才，他在繳卷之後，到考棚裏各處人的大腿上面，小拳頭湊在唇邊吮着，邊吮邊

孩子，剪斷臍帶，順手將夫人衣帶整齊，回身正被督學部院大宗師楊席海看見，他見那小孩當時大家一陣喧嘩，都嘖嘖稱怪說，真奇怪極，你是何人，敢在這裏亂摘花朵。當時郭謀那氣不透的靈柩裏，經得起許多時候，實是從楊席海的那副神氣，想他也不是尋常人，諒是都注意在已死的王氏夫人身上，看他面目如生，海容說一番，他所答說的話，是姓什麼，住，已被衆人攔開，看王氏夫人是不會還魂的。說時態度雍容，彬彬有禮，楊席海起初當他口棺木，重行入殮，一個人死後，要用二口壽柩來，還是來預考秀才的。而且已在兩小時他左右鄰居，都得了消息，齊來觀看，那個從書場來識他一下口才，遂即對郭謀遠道，你既的姊妹抱到房裏之後，就此不則聲了，長是喚放牌出場回去，何故還在這裏胡亂採花，你衆人見了，都喜歡得不得了，但是郭好問真罪對得不好，要將你逐出場門，不准你考娘親命送無常，你看他現在沒了娘親，一些也即景生情，因見他把一朵花藏在袖中，就信有這回事的，真是個不孝的孩子，郭好問說了對道，『老大人明察秋毫，』楊席海拈髭大笑，孩子一把捏死，來替他因產而死的親娘報仇，名洋元，你回家去罷。郭謀遠真聰明，忙對大了，不願意再去續絃，僱個乳娘，撫養從死天喜地，跳跳躍躍，出了學院，郭好問在外病無痛的過去，駒光如駛，貶貶眼已經養上七活得不知所云，忙跑起郭謀遠，交與僕人，秀，聰明絕頂，不過左耳上有個肉瘤，和身體屬於郭謀遠，郭謀遠既中了，郭好問心中在好問親自來教他念書，他對於讀書，好似在娘殿試上中狀元了，作者上回，不是說過萬事

皆預定，半點不由人嗎，郭好問希望十足，兒子得了泮元，要希望他中解元，會元，狀元，連中三元了，誰知他自從取了泮元以後，進起鄉試場來，科科落第，不但解會元無望，連壓榜都用不着，如此連考三科，三科名落孫山，不但使郭好問大大失望，連他自己也有些灰心功名，不願進取了。到了郭謀遠十八歲時，郭好問患病死了，郭好問死後，家事統歸郭謀遠掌握，他還未娶妻，許多親戚，早來替他做過媒，俱不當他心意，一一給他回絕，那些親戚曉得他的媒，不容易做，再也不敢來多嘴了，有一天，郭謀遠在大門前，立着閑看，立了一歇，那邊過來個行腳頭陀，頭帶金箍，身披百補僧衣，背負草陀造像，手握三環藥鉢，足穿八紐草鞋，揚長大步的，跨到郭宅門前，抬頭看見郭謀遠，便立住足不走了，郭謀遠看他面上廣額隆準，大口闊腮，腮下有一部鬚鬚，濃酒紛飄，和肩披散頭髮相映亂舞，又看那頭陀的眼珠，閃閃發光，好似裏面有流螢存着，郭謀遠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眼珠，也釘住回看，那時四目相對，靜寂無聲，忽然問那頭陀若步若趨，走近郭謀遠面前，稽首說道，先生骨格清奇，應當位極人臣，可惜鼻無守柱，不能治人，倘若要銳意進取，只使功名成就，也恐罹無妄之災，若依貧僧之言，還不如棄學求道，到有意外的奇遇，郭謀遠看他生相異人，吐語不凡，諒非尋常人，便不期而然的將他挽留到裏面，那頭陀又自說，能够算測已往未來的事，郭謀遠請他算已往的事件，連他從死人肚裏鑽出和立在日光下沒有影子的，小大過去的一切陳迹，都說了出來，再請他算未來的事，他說待到八月

十五的中秋晚上，去南門外獨自游玩，不要攜帶從人，自有意外奇遇，那頭陀坐了些時刻，走了，頭陀走後，郭謀遠對他所說的去南門外游玩有意外奇遇的事，疑信參半，但是牢的記着，待到八月中秋的夜晚，他想橫豎無所事事，不如去試上一試，當天晚上，便悄悄出了門庭，獨自一人，踽踽往南門外而來，他出了南門，相離城關有半里之遙，見前面路上，移來兩盞紅紗宮燈，待到進前，看是兩個粉臉珠唇紅裳丫環，掌着，兩丫環對郭謀遠唱個喏，說聲泮元公，來何遲耶，我家太夫人，在此恭候已久，快請過去相敘，郭謀遠平生沒有見過那兩個丫環，又說什麼太夫人恭候已久，不知是誰，這裏是荒野大路，我家又無親戚在此，何來太夫人，奇怪極了，便隨口問道，你家太夫人是誰，他候在那裏，兩丫環又道，泮元公，我家太夫人是誰，你且不用細問，且請過去，見了面，自會認得的，他在那邊候你好久了，不要多講，快請過去，郭謀遠滿懷納罕，想那頭陀之言，莫非果真驗了，他說我一定有異遇的，如此我且放大胆隨他們去，看是如何，便拍拍胸脯，隨了兩丫環向前進行，走不到二三十步路，說這裏是了，郭謀遠抬頭看時，霎時眼前現出一所大宅來，看門庭壯麗，閭閻雄偉，真是公侯人家府第，不是等閑人家住宅，丫環將他引入了宅內，讓他到內堂入座，說請泮元公少坐，待我們去請太夫人出來，兩個丫環，去不多時，出來許許多多丫環，都是粉堆玉塚，麗若天人，來到內堂中間，鴉雀無聲的分兩旁站班似的立下，許許多多丫環站班方定，接着聽內堂後面一棒磬聲，頓時嬌聲四起，都喊太夫人來了，

這些聲音，是從衆丫環口中所出，嬌聲滴滴，猶如羣鶯出谷，清脆悅耳，喊聲方已，頓覺滿堂異香撲鼻，那些香氣，不知是否是衆丫環身上發出來的花粉香，還是內堂中間擺着的九獅金爐裏噴出來的香烟香，一時辨不出，郭謀遠目觀羣芳，鼻嗅異香，耳聽嬌聲，早已心迷神醉，此時又見內堂裏面擁出一羣丫環，也有提燈的，也有掌扇的，也有捧花的，也有持帚的，奇異古怪，不能名狀，那羣丫環比先前出來站班的，更爲美麗，渾身上下寶光珠氣，同內堂各處明燈火炬，相映成輝，害得郭謀遠幾乎不敢正眼去瞧視他們，因爲兩眼已被他們的寶光珠氣，捲得五花六亂了，但又不忍不看個仔細，但見丫環叢中簇擁個童顏鶴髮，銀冠玄裳的老婦人，衆丫環擁老婦人到內堂中間的楠木盤龍椅上坐定，那老婦人啓口吩咐近身侍立的青衣丫環道：「過去請那位洋元公來相見。」那丫環走到郭謀遠面前，請他過，相見，郭謀遠看那老婦人，一股莊嚴神氣，不知他是何等樣人，想既到此地，免不了得見主人，便隨那個丫環到堂中，對那老婦人深深一拜，口稱晚生郭謀遠，承主人盛情得登龍門，瞻仰慈顏，正是三生有幸，惟不悉主人與晚生有何世誼故舊，請明白賜教，以開茅塞，而釋疑雲。那老婦人忙收了環龍座，請他免禮坐下講話，郭謀遠告個罪，坐在下首，要聽他道出根由，那老婦人自言姓岳，世居在角山，這裏是新遷來的，他在百十年前，同郭謀遠的曾祖，會過幾面，算來還是世交，又說他有個養女，今年有十八歲了，他自己角山修行多年，能够預算一切，也算他的養女，與郭謀遠有夫婦之緣，因此差丫環到

途上來迎接他進來，要將養女配給他，又說養女雖則粗陋，對於三從四德，頗有專長的地方，當不致辱沒了泮元公的，郭謀遠今晚身臨奇境，早已弄得六神無主，要待回答，聽那老婦人又在吩咐丫環傳話，裏面請小姐出來，相會貴人，有個丫環答應着進去了，過不多時，聽堂上嬌聲又起，大家喊小姐出來了，郭謀遠聽他們喊聲，雖則是嬌脆可聽，然而轟然喊起，難免一驚，側目看時，又見出來七八個濃粧丫環，簇擁個天香國色的美人來到堂前，先對老婦人道個萬福，然後聽老婦人吩咐，與郭謀遠潑衽相見，郭謀遠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美貌的女子，觀之之下，不覺心旌搖曳，魂靈飛蕩，急急立起身，還了一禮，要想退身歸坐，那邊過來四個丫環，將他左右扶住，說：「奉老夫人慈命，請泮元公到內堂更衣，這四個丫環，邊說着，邊將郭謀遠簇擁進去了。」郭謀遠身不由主，連要說句話，都沒有功夫，只好由他們擺佈，更衣既畢，丫環又將他簇擁出外，此番不到內堂，却將他簇擁到前廳大堂，他定定神，看前堂佈置陳設，比內堂要華麗十倍，滿堂紅燭高烧，兩旁錦幔四垂，中間畫屏橫列，堂下鼓笙喧闐，男女僕役，戴花披彩，憧憧往來，忙得非凡，這些方才在內堂站班的丫環，此時已站在大堂上了，那老婦人也坐在畫屏旁邊了。畫屏面前，還有對着地大燭臺，點了對百來斤重的龍鳳花燭，燭花四照，光焰耀目，郭謀遠正在看時，聽這邊有人頭戴宮花，高唱請貴人升堂，此時四個丫環，仍在身旁扶持，聽這邊一聲高唱，就將郭謀遠擁到花燭面前的紅氈毯上，足方立定，聽那人又在高聲請新人升堂，唱聲過後，

少頃聽得細樂幽揚，佩環叮噠；所謂新人，已到郭謀遠右首，一旁站定，就此雙々交拜，見過天地，鬼過妯岳的老婦人，再受合宅了環人等見禮賀喜，然後再送入新房，這樣子整整忙了半夜，忙得郭謀遠頭昏，腦脹，他在新房裏打算睡上一忽。不想了環傳下那老婦人的吩咐來說，趁今宵月元良辰，要連夜送泮元公和新人進城去了，郭謀遠心中想道，今晚的事情，真是希奇極了，在這半夜裏，過了多少夢想不到奇事，若說真的在做夢，那眼前富麗的洞房，如玉的新人，都是真而非的，那裏是夢呢，但我正想睡一歇，不料忽然要送我進城了，這又何必如此匆匆呢，他心內這樣想，又不便出口，只得看新人作何意思，那新人聽說連夜要送進城去。好似事前曉得的，就開口吩咐了環，叫將預備下的東西，統給他送了過去，了環答應曉得，就此請新郎新婦出堂，拜辭岳母，郭謀遠看新人既然有意進城，就相偕出了洞房，來到前堂上，拜辭了岳母，那老婦人慰藉他們幾句，教他們好好兒進城去。就在堂前，看新人登車，又叫郭謀遠騎匹高頭五花馬，相偕出府，那新人坐的是碧油香車，在前面走，郭謀遠乘了馬，跟在車後，車前面，有幾十個幹僕，肩扛籠箱，呼喝引路，馬後面，還有四匹馬，乘的是四個了環，看情形，是隨緣過來，服侍新人的，四了環馬後，又有十幾個幹僕，也抬了許多籠箱，呼喝相隨，那些僕役和了環，手中都各掌了蓋粉紅色的宮燈，這時已有午夜光景，八月十五的月色，原是分外明亮的，加之夜靜更深，清光朗照，同宮燈掩映生輝，一路行來，馬蹄聲輪轂聲，了環嘻笑聲，僕役呼喊

聲，聲聲相應，頓時萬籟寂然的夜裏，鬧得一天星斗，實在嘈雜之極，凡是他們經過的街頭，所有深夜不睡，坐在樓頭，痴待看月華出現的人們，都望街頭上打量，小家都不明所以，看他們情形，也不像迎親，也不像接嫁，也不像遷來，也不像什麼，半夜三更，胡天胡地的，鬧得如此厲害，那晚是中秋佳節，城門關得極晚，他們得以無阻無碍的，前呼後擁來到郭家門前，此時郭家全宅，還未入睡，因為家裏走失了主人，他們自從郭謀遠悄然出去，直到午夜，還不見回家，幾個僕役書僮，曾經分頭在城內各處，細細尋過，連親戚人家，都去探問遍，一無下落，家裏人急得什麼似的，弄得合宅不敢安睡，要等他回來了，衆家人正在宅內耐候，忽聽大門外，馬嘶人喊，接着便有人打門，大呼開門，大爺回來，快開門快開門，門房聽得，驚喜參半，惴惴然，開了大門，一看門前，燈火通明，人馬擁擠，大爺高坐在馬上，馬前還有乘綉幃金轂的碧油香車，這時宅裏的僕役人等，也都奔到門前了，彼此相視，無不錯愕失色，郭謀遠見了家門開了，遂即下馬，叫衆僕役過來，說你們看着作什麼，還不來相幫將籠箱搬進去，衆僕役連聲喏喏，擁來搬打籠箱，此時丫丫嬭，也下馬，走到車前，揭起綉幃，扶新人下車，丫嬭過來，請郭謀遠同着新人，一齊進了郭宅，大家也隨着，到了裏面，郭謀遠叫人家，在廳堂中間，擺上香案，見過祖先，又清理一間洞房，預備同新人共度良宵，郭宅人手衆多，辦件什麼事，頃刻可成，不到一時，早已舒齊，郭謀遠自己忙上大半夜，已有倦意，看僕役人等，也有憊狀，忙叫在外廂，

安擺數十床睡鋪，給送粧奩來的岳母家中僕役安睡，那些從他岳母家中來的僕役，聽說要留他們過一宵，都堅決不住，稱謝回去，郭謀遠挽留不下，只得打發他們百兩銀子，作爲下力賞金，他們去後，家裏他閉戶歇燈，大家各自就睡，那郭謀遠當然要同新人在臨時佈置成的洞房中，圓此第一次溫柔好夢，人生樂處，此夕爲最，在那真個魂銷之時，忽不赤裸裸詳告，請問者捲卷自想罷，一宵容易，春光早洩，頃刻便天明鷄啼，日照紗窗，郭謀遠同新人推枕起床，合宅也早起身了，那四個陪嫁過來的丫嬭，却久不看見，郭謀遠自己因爲昨晚忙煞了人家，急于安睡，臨睡之時，也不會留意到，好似見着他們，在房裏鋪床疊被，後來不見了，當是誰在外房間，不料今晨一查，却杳無踪跡，問之新人，說道，大約是昨晚同送嫁來的一同回家去了，郭謀遠心中奇怪，自忖是凡隨嫁過來的丫嬭，決不致撒了新人回去，好在今日，我必須要登門謝親去的，待到了岳母家中，一問起，便知下落了。早點用罷，一面吩咐家人殺豬宰羊，辦好上等筵席，去請六親宗族隣舍故舊，來喫喜酒，一面備馬，要到岳母家去一趟，再回來宴客，家人到馬圈裏，去看昨晚大爺騎來的五花高頭馬，却沒有了，模模糊糊，還當是仍舊給來人帶着走了，只得牽了匹自家養的棗騾馬，給大爺騎了。郭謀遠問起那匹馬，家人含糊的問答了他，郭謀遠也不去詳問，楊鞭提鞭，逕奔南門外岳母家中而來，他在馬上在暗暗思量，今天見了岳親，怎麼講話，馬走得很快，眨眨眼已到昨晚所過的地方，那也方有株大槐樹，是在他岳母門前左首的，他認得很清

楚，待到了大槐樹旁，那株槐樹，雖然兀立雲表，依然無恙，可是岳母家門，却無處可尋了，但見一片荒場，芊芊碧草，他左右探望，沒有如此大的門第，再能映入他的眼簾，他失望而懷疑，恐自己觀錯了，還在前面呢，便加鞭望前尋去，尋出一二里路，不但沒有如此一所宅第，連這麼大的槐樹都沒有，他便重復回到大槐樹傍，瞧看了半時，終算被他看出一點形跡來了，他看那株大槐樹的半段上，用硃紅寫得鮮明的一行小字，便坐馬上念道，「泮元公，明晨到此，毋庸躊躇，個中詳情，請回去一問新人便知」郭謀遠發現了那行小字後，要急於解釋個中真相，當時勒回馬頭，催馬如飛，奔回家中而來，待他到了家中，已有許多親戚故舊，得了消息，齊來賀喜了，他們是順便來探聽內眷看看新人的，因為親戚故舊，都曉得他的媒很難做，一向沒有攀定婚姻，忽然會無聲無息的結了婚了，大家認爲奇怪，所以都提早而來，要一明究竟，郭謀遠到了家中，見過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同那些世誼故交之下，略爲應酬幾句，急急奔入新房，來見新人，這時新房裏，擁擠了許多女眷，在看新人，瞥見新郎闖進來，大家都起來對他打趣說笑，郭謀遠礙於許多人在房裏，不便啓問，要想出外，却給衆人圍了，虧他機警，想個法兒，脫了重圍，逃出新房，再到廳上，應酬賀客，如此又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親戚故舊，有大半盡歡散去了，有些還住着未去，那些已去未去的賀客，到那時仍不明白真相，因爲有人問他，他終是含糊對答，不肯吐實的，郭謀遠對未去的賀客應酬一番，自管自到新房中去問新人的底蘊去了。

五嶽奇俠傳

二八

知真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煉寶劍虹霓煥彩 遇深讎鵝鱗當災

上回說到郭謀遠在新婚第二日上，去南門外岳母家中謝親，不料到那裏，但見大槐依舊，門庭杳然，頓使他充滿了一肚皮疑雲。又在大槐上發見了一行小字，便急急回家，來問新人，不料被親戚人等，阻礙在眼前，一時不好去問，只得等到晚上，進了新房，詳詳細細的叩問新人根由，待新人說出一番真情，更使他驚訝不已，他聽新人說，他自己並不姓岳，那姓岳的，是他的寄母，他姓婁。他的父親婁源醜，曾做過兵部侍郎，爲的忠直敢言，彈劾和坤弄權，觸忤了官家天怒，親將他謫配遼陽，他又親年老多病。到遼陽不上三月，死在那裏了，他死後，他母親要想到遼陽運糧回京，可是沒有銀錢，難以舉行，虧得他父親在日，有幾個氣味相投的全僚，曉得了此山困難，大家仗着義氣，湊集了千來兩銀子，遣人將婁源醜的遺體運回京師，他本是京師人氏，又替他卜個吉地，安葬妥當，所有一切費用，就在這千來兩的款子裏撥付，餘下來的幾百兩，留給他家屬，作爲度日之資，那時他家中上有祖母母親，下有自己全他的弟弟，還有個老僕婁春，一家五口，從此靠這幾百兩銀子，牛利度日，有一年是他八歲上，他隨了老僕婁春，從離家不多遠的親戚家回歸，路過香廠，不知如何，和老僕失散了，又不知如何，被一個用迷藥的拐匪拐去，直拐到山

東，要想將他賣去，却給姓岳的寄母看見，將他買來，那姓岳的寄母，起初他並不認識他，據他自己說，同他的父親認識，從幼過房他的，因為那時自己年輕，不辨真偽，就認他爲寄母，他便將自己帶到山海關外角山上，教他煉劍學道，在那裏整整住上八年，煉成了雄雌兩劍，叫做虹霓雙劍，可以凌空來去，彈指殺人，到那時，寄母將他送回京師老家，寄母仍回角山去了，如此在家，住上二年，今年八月十五寄母又來了，說他遷了家了，叫他那邊去遊玩，他便偕了他，駕飛劍來到河南，南門外，到了寄母家裏，看他的門庭，富麗堂皇，遠非在角山上可比了，他問寄母說，莫非是寄母發了財了，他對他笑了笑，說今天是特誠爲着他來了却一段美滿姻緣的，他自己不明寄母所說，後來經寄母詳細的對他解說，說他同郭謀遠有夙緣的，應在今年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上，在此地共賦連理，故而是由角山趕到這裏，來替他佈置妥當，讓他得一乘龍夫婦的，他寄母不是等閑中人，一切房屋，大約都是他變的玩意兒，現在他不在那裏了，想是仍回角山去了，這些幻象便也帶了走了，所以去撲了個空，郭謀遠聽罷，當然要驚訝，後來又想證實那件事情，便要求新人陪他到京師婁家一走，婁小姐所說的，都是真情實事，他要解釋夫君疑雲，就偕他先到北京家，再偕他到山海關外角山上的寄母家，他寄母原是疊石爲居的，裏面的陳設，也無一非石，郭謀遠同妻子在角山上住了幾日，仍回河南，臨回之時，婁小姐的寄母，教他回去教導丈夫飛劍并教他將煉就的飛劍，分一柄給郭謀遠，婁小姐回到河南後，便依照寄母吩

附，教郭謀遠煉劍，他們煉的劍，乃是峨眉派，同竹杯尊者的徒弟小老先生煉的誅龍劍，同一戶門的，他們的劍術，是煉成功後，同草芥一般，可以隨便藏在指甲縫中，用的時候只消一彈指甲，便隨心所欲的飛去了，郭謀遠跟婁小姐煉劍，婁小姐分一柄雄的虹劍給他使用，天天避重就輕的教他，配上郭謀遠天賦過人，不上四五年，就煉會了，也能夠隨着婁小姐飛到天空中去了，不過還不大精進罷了，爲此又借他到角山上，跟他的寄母煉上一年，頓時突飛猛進，可以同婁小姐並駕齊驅了，到那時他的寄母就是郭謀遠的寄岳母了，他帶了郭謀遠到三山五嶽去採補外道，和會晤高人異客，此中人居然見到不少，像終南派下的八卦教主，地理教主，葱嶺派下的靈峰長老，雲濛山上的白雲大師，和虛無派下的古月尊者，都會過面，郭謀遠跟他寄岳母，遊遍三山五嶽，回頭仍到關封家中住下，同婁小姐合力煉劍學道，至於婁小姐的芳名，還不曾提及過，他的乳名叫做雍娘，此後本書中，有現身出來除暴安良的，就叫婁雍娘的，就是他，然而這個婁雍娘名字，也不過暫時的，等到郭謀遠過了劫數，死在厲鬼手中之後，婁雍娘就遁跡到南嶽道去了，改名藍果仙，那藍果仙三字，湖南人，上至達官，下至販夫，差不多都曉得的，那藍果仙從乾隆時候，修道起，直活到民國十七年冬季，纔始魂離軀壳，坐化西都，這些事，都是有根有據，實實在在的，不信，可問現在的湖南人，他們是十有其八，曉得藍果仙三字的，至於他的離奇事蹟，和修道經過，種種珍聞，統待作者，在後文上盡情發揮出來，大家一拓眼界，現在且

丟開慢講，再講到郭謀遠同婁小姐，終年在家，煉劍學道，如此一年年過去，又過了五六年，養了個兒子，那兒子落地後，也無人影的，郭謀遠自己號爲無影子，那兒子起名叫小無影子，在這過去的五六年中，他們夫妻倆一年年八月十五中秋晚上，到南門外大槐樹旁的荒場上，去盤桓半時，算紀念他夫妻相會的日子，那婁娘平素很喜歡男裝，他跟無影子出來，總是扮成男子的，那年八月十五，他同無影子來到南郊外，不想在鼓樓前，遇見了跛道人，跛道人看無影子在月光下走路，沒有影子，當他鬼魅妖魔，跟蹤到得那裏，適巧遇着了辣手，就此一打，打成相識了，三人在草廩上，談了一刻，漸漸談得投機，無影子挽留跛道人到家中住下，兩人訂了生死之交，甚爲莫逆。跛道人在郭家住上半月，要回嵩山了，他還邀無影子到嵩山一遊玩，郭謀遠情不可却，便別了婁蓮娘，偕跛道人到嵩山，到了嵩山，跛道人陪着他竟天遊玩山景，或在幽谷探藥，或在高崗弈棋，那天距道人先在涵虛谷前的玉掌崗上，約了嵩山下的殷百萬，在那裏弈棋，謀遠同玄妙先生在觀裏談了一歇，後一步去的，他走到半山裏，遇見了鄺士元，偕着楊瓊瑤上山而來，無影子看見前面走的男子，面目酷肖自己，所不同的，就是自己耳上多個肉瘤，那上山的男子嘴角上有位紅痣罷了，他起先顯些不身手去遊戲他們，後來想到自己還要到玉掌崗上去，也不來管他們，自管自向支路轉灣，逕奔玉掌崗而來，到了玉掌崗，看跛道人同殷百萬對奕得正濃，兩人是棋逢敵手，戰得難解難分，一局終後，跛道人輸給殷百萬一着，要替他平反回來，就同

殷百萬走上一盤，無影子在九歲上，能中泮元，他的聰明天資，誰能及得，結果殷百萬被殺得大敗而北，殷百萬從奕棋以來，不曾遇見如此勇將過，心裏佩服，口中連稱郭先生是棋中霸王，萬人莫敵的，無影子謙遜不遑，三人又笑了陣，看天色不早，殷百萬要下山去了，當時推開奕棋，離玉掌崗，望白雲觀而回，這裏奕棋山隨去的小道童收拾了，隨後也回觀去了，他們三人離開玉掌崗，殷百萬心中要分路下山了，跛道人同無影子挽留他到觀中，用些茶點，再回去，殷百萬却之不得，便相隨而行，三人一路說笑着，穿出叢林，看看已到觀前，跛道人走在前面，一眼看見觀前有玄妙先生在那裏送客，看送的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何等樣人，便加步蹣了過來，却和正要下山的鄺士元夫婦兩迎而相對，鄺士元左嘴角上的一粒紅痣，鮮紅奪目，使人一見不忘的，跛道人前番被鄺士元殺了人而殺，破了風雷劍，此恨此辱，爲他生平來第一次遭遇的，真是天天在懷，要想報復的，不料今天冤家路狹，又遇見了，便猛然想到那個有紅痣的男子，不是上次殺我家獸，破我飛劍的人麼，今天尚敢闖到山頭，大約是來尋仇的，如此是放眷天堂路不走，地獄無門他自來了，不要管他，且結果了他性命，再說，當時三拐兩繞，蹣到鄺士元面前，鄺士元此番原想尋跛道人來的，因爲當時在觀中不見跛道人，到遇見了楊瓊瑤的仇家玄妙先生，又聽楊瓊瑤說過，那玄妙先生的劍術，很了得，青光劍不是他的敵手，楊瓊瑤是鄺士元的師兄，劍又比鄺士元多練幾年，外道又採補得多，尚且敵不過他，何況是鄺士元，他想既然不見跛道人

，就見機而行，暫時下山，預備將來再來報復，不料剛出觀門，那邊過來三個人，第一個蹣跚到面前的，就是跛道人，鄺士元今天自覺前後路狹，都是冤家了，欲避不能，只好挺身上去，那跛道人已在罵道，何處狂奴，一番殺了我家獸，被你逃走，今天還敢到這裏來探視，你好大胆，自來送死，慢走，請喫我一劍。罵完，一拂道袍，那柄風雷劍，早已對鄺士元劈面飛來，作者在上次，跛道人遇見了鄺士元之時，曾經說過，被他用軒轅鏡照去了風雷，他急忙撥轉劍頭，逃回嵩山，他既然怕鄺士元的軒轅鏡，為何今天又對他發劍呢，這點作者，恐閱者看了懷疑，特來申說幾句，使大家明瞭，原來上次跛道人逃回嵩山後，收下劍看時，仍是晶瑩一團，毫髮未傷，又想到在撥轉劍頭之後，風雷聲，照舊能作，他也是機警不過的，當時明白，鄺士元那件東西，不大厲害的，不過能避眼前的風雷聲罷了，所以今天見了面，立刻發劍打來，鄺士元見了風雷劍，雖然喫驚，仗着自己，懷中有軒轅鏡藏着，便不去怕他了，一面先從口中吐出紫電劍，擋住了風雷劍，一面向懷中掏出軒轅鏡，想來傷他風雷劍，在他同跛道人放劍的辰光，那邊玄妙先生也發出青龍白虎二劍，惡狼對楊瓊瑤殺來，那玄妙先生方才既說確不準是尤子平家中遇見的仇家，此時為何要貿然發劍，這點也有講究，那玄妙先生起初所以不發劍者，為恐弄錯了，他曾想到天下面貌相同的很多，就看眼前那個嘴上有紅痣的男子，活像這裏師父的朋友無影子郭謀遠的面貌，所差的，一個有痣，一個有瘤罷了，這位女的，我當他是尤子平家中遇見的仇家，也不

過因爲他的面貌，十分相像。現在從無影子的男子看來，可見天下面目相同的甚多，就越發不敢輕易動手，生恐嚇壞了劍聖。他同時又想探聽他姓什麼，又探聽不出，只好放他們下山而去。此刻看見師父對那男子發劍，聽馬罵的，就是上次殺死人頭後的好細，又見那男子，也還劍相避。他看鄭士元會發劍的，想到那個女子，一定也會的，他既會劍，確定他即是姓楊的無疑了。如再不然，可以試上一試，我和他戰過，他發的劍是青的，看他是不是青的，再作道理，故而當時發出青龍白虎兩劍，去殺他，楊瓊瑤早担虛心，看丈夫同跛道人一動手，曉得今朝一場惡戰，是免不了了的，又看青龍白虎兩劍，披頭殺到，便振作精神，吐出青光劍來抵抗，列位可曉得楊瓊瑤不吐青光劍，倒還罷了，一吐出，頓將玄妙先生的無名火，升上三丈，他想學真是的，怪我自己太笨重，照這樣子，何必在觀裏同他們瞎談。早可結果他們性命了，便加緊催進逼楊瓊瑤，你想楊瓊瑤在尤子平家中被戰玄妙先生，柄劍已非敵手，何況今天有兩柄劍，怎麼抵擋，幾面照面，早已香汗淋漓，慌了手足了，此時楊瓊瑤心中，雖不想再有那道人後，過來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實際上鄭士元，已被跛道人殺得傷了紫電劍，拋去軒跛道人動手之後，一面用劍接戰，一面在懷中同前次可比，和拚命差不多，鄭士元一個不留心，與他的風雷劍碰了一下，聽得叮的一聲

，將紫電劍削去三寸，紫電劍全柄不滿七寸，怎可被他傷了三寸，況且劍客是全仗飛劍爲生的，飛劍猶如他們的魂靈。今番被他傷了，如此厲害，嚇得鄺士元失了主意，慌了手足，竟將軒轅鏡向那風雷劍上拋去，這軒轅鏡又非飛劍，拋出去不多遠，風雷劍沒有碰着，到墮在地上了，軒轅鏡一墮地，鄺士元的窮形更露了，心頭也驚慌得失去魂靈了，跛道人自削了紫電劍，料他的戰鬥力已失，不足一擊，又見他拋却那鏡子，看他窮形更現，無能爲力了，當時哈哈大笑道：「狂奴，看你今天還逃得甚麼，快快引頸就死。」來給我家獸償命，免得道長動手。這時跛道人鄺士元楊瓊瑤三妙先生四個人，做兩對兒交戰，大家劍發得狠低，不過距離頭頂四五丈高罷了，鄺士元的劍自從跛道人削去三寸後，更是不能抵擋，被跛道人的風雷劍，從上面漸漸高壓下來。他原想去擊開，可是沒有這股勇氣，竟被他壓迫到相差頭上，祇有尺來高了，鄺士元自想今朝性命休矣，再看旁邊，楊瓊瑤也被玄妙先生壓迫得同鄺士元相去無幾了，鄺士元只有一柄風雷劍壓下，那楊瓊瑤却有青龍白虎雙劍並，說來比鄺士元還危險。他的青光劍，也被白虎劍傷了半寸了，這時兩個人你也不能救我，我不能救你，看來彼此都要死在嵩山上了，真同大劫臨頭，好不可言，在這千鈞一髮命在霎那之間，虧得兩大來根不薄，將來都可成正果的，不信請閱者回想到楊瓊瑤同鄺士元離開碧雲洞天，到廣西完婚去的時候，在雲中野叟留下的那張紅柬兒上，寫明過了二十年後，在桃花渡頭等候，當來度脫汝等的一段話，雲中野叟陰陽有準，預知彼時，他們

兩人可成正果了。雲中野害得自己在二十年後，到後來自會提及的，請問果然是不會死的，不會死了，他們交戰，原在自峻非凡，頂上有塊崖石，瞭如觀火，不過那塊崖石上登臨，望崖興嘆的，不料那逾古稀，白髮白眉，白鬚，看去非道非僧，像是明代時紀約莫十八九歲，面目俊秀，拖了根大紅辮鬚，身上穿了雙白襪着一雙々根鑲四鑲雲

注視着白雲觀前，靜看，兩個少年，看到楊瓊瑤同鄰射而下，逕奔楊瓊瑤頭上。既是這樣說法，若然他們今天在山死了，豈非陰陽有錯，要死花渡頭白等他們了嗎，那是決不會的，至於桃花渡頭，在那裏牢記是了，作者又要說到他們兩人，既說將來要成正果，今日當然別有能人出來幫他的忙了，閱者要看能人，喏，從那邊觀前，白雲觀的對面原有座山峯，這座山峯，稱爲接天峰，高峯着向前撲出，上面可以坐五六個人，坐在上面看白雲觀前，若要坐去坐，若非劍客飛仙，就是善於猿升的獼猴，也要愁絕。時崖石上面，却發現兩個人，一個坐着，一個立着，坐着的年滿頭雪白，猶如座雪山，身上穿的是寬袍大袖，裝束古樸，時的打扮，他是盤膝坐着，靜看下面相打，還有個立着的，年神形瀟灑，頭戴紅結紗瓜帽，梳一條又長又黑的三緒髮辮，件元色大花紗褂，元色細縐夾袍，藍緞套袴，起脚管，穿一鞋子，那人立在崖石上，天風吹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概，他也個人一老一少一坐一立，彼此都不則聲的在看定他們四人放對士元兩人有性命之危了，便一張口，吐出一道紅光，從崖上飛相近頭上，把楊瓊瑤嚇得手軟，幾乎要閉起眼睛，靜待一死了。

，因為他誤會那道紅光，是玄妙先生一黨的，不知那道紅光，却來助他救他，這是他萬萬意想不到的，此時但見那道紅光，一飛到楊瓊瑤頭上，就乘勢射進玄妙先生的雙劍縫裏，叮噹二聲，先將白虎劍削去二寸，再將青龍劍削去五分，玄妙先生正殺得高興，他看楊瓊瑤的性命，唾手可得，想不到斜刺裏飛出一個勇將軍，一霎那間，將他青龍白虎兩劍，都削壞了，這一怒一驚，非同小可，大叫氣死我也，欲知立在崖石上發紅光的是誰，楊瓊瑤同鄺士元兩人能否讓一紅光救了性命，要明瞭中曲折，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扶危濟困削傷龍虎風雷 載寶還鄉踏入蕉符藪澤

話說上說回到鄺士元帶了楊瓊瑤，到河南嵩山，去尋跛道人，想報復前仇，不料到了嵩山，第一個先遇了楊瓊瑤的仇家玄妙先生，後來總算含糊閃避開去，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出了白雲觀，那個跛道人，竟迎面來了，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就同鄺士元打了起來，鄺士元那邊一交鋒，這裏玄妙先生也發劍取楊瓊瑤，從此四個人，便分作兩對兒廝殺，鄺士元和楊瓊瑤兩人，不是他們師徒的對手，不到片刻，竟被殺得一敗塗地，直到千鈞一髮，性命垂危的當兒，虧得白雲觀對面的，接天峯上，一個面目俊秀，神采瀟灑的美少年，吐出紅雲劍，從崖石上，飛射而下，射入玄妙先生，和楊瓊瑤交鋒的劍光陣裏，叮噹兩響，先將白虎劍削去三兩寸，再將青龍劍削去五寸，這麼一來，嚇得玄妙先生，慌了手足，楊瓊瑤緩過口

氣玄妙元生的雙劍，俱受重傷，不敢戀戰，準備收劍逃走，但他當時，不明那柄劍從何而來，便收住了傷劍，認住了自己門戶，四面一看，不見有人，便再來看那道紅光，要從紅光出發點，尋追過去，但見那道紅光，此時已射入跛道人，和鄭士元交戰的劍光陣裏去了，那道紅光真厲害，一射入劍光陣裏，幾個盤旋，交將跛道人的風雷劍的劍脊，削去一片，劍脊乃全劍最喫重的地方，猶如一個人的背脊梁骨，一受了傷，全身支持不下，要傾倒了，跛道人的劍脊一受傷，劍上發點，不敢交戰，打算收劍，藉酒逃走，那冷邊，却怒惱了無影子郭謀遠，他早看見這道紅光，其徑接天峰上，射下來的，看他目中無人，縱橫亂殺，先將玄妙先生的雙劍傷了，再將跛道人的風雷劍削了，看跛道人面理驚慌。似乎要滑腳的模樣，自己怒從心起，一彈中指，射出虹劍，直取紅光，那道紅光，自將玄妙先生雙劍傷了，跛道人的風雷劍削了，正要準備收回，忽然射出一道五彩劍光，猶如雨過天晴後，天際彩虹出現，豔麗奪目，那道虹光，就是無影子的虹劍，如飛而出，直衝上來，接住了紅光，拚命進攻，那道紅光，就不敢回又來接戰了，那道紅光同無影子虹劍，橫飛而起，左盤右轉，鬥上半個時辰，一點勝負未分，紅光同虹劍一交戰，跛道人玄妙先生、鄭士元、楊瓊瑤四個人，都各收住了劍光，呆呆的立着看鬧熟了，講到他們四個人，此時趁紅光被虹劍擊住，又好交鋒了，爲何都各袖手旁觀呢，不對的，他們四個人的劍，是都受了傷了，又要修煉一番，方可應用，否則雖用不行，所以都各不動手了，但看那道紅光，叫無影子的虹劍交鋒，至於那道紅光的

出發論。此時各人都看清楚，看是從對面接天峯上，發下來的，又看那所發的人，是個青年男子，不是是何等人物，但他們却不曾看見。還有一個，非僧非道年逾古稀白髮白眉，白鬚鬢，滿面雪白的老者在上面，因為他是盤膝坐在中間，又兼前面，給那青年男子遮住，所以他們都沒看見，他那道紅光和虹劍，鬥得難解難分，看得跛道人等，也呆了，心裏又佩服無影子的劍術，比自己高明，又奇怪自己辦事不毅力。師父教我取八個蠻牛子的心肝，來修煉那柄風雷劍，就遍天下無敵手了。遇到我自己不當一件事幹，媽虎下來。到如今可果然遇到了辣手，傷了我劍脊，若非無影子出來救敵，恐怕還有性命之憂，這教做臨渴掘井，已不及了，從今日起，將先起已得兩個蠻牛子，修煉起來，自己再去積極進行，總要達到目的，向天下揚眉吐氣，跛道人心中的盤算，竊取蠻牛，修煉風雷劍的念頭，那邊還有個股員外，已經看得出了神，忘了，那股本萬原是同跛道人下了棋，回頭來的，在他，本想當時下出去了。跛道人等，要留他到觀裡略坐，就一同行來，不料走到白雲觀前，平空遇到一男一女，兩個人彼此破口一罵，就各自發出一道亮晶晶的光來，也有青的，也有紫的，也有白的，也有呼呼風聲，隱隱雷聲的，那青光繞來繞去，煞是好看，股百萬認為生人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一種好頑意，他也不驚慌，也不怎樣，但覺得奇到了極點，呆鐘鐘的看了半天，看那一男一女，跛道人和玄妙先生的光綫，逼得滿頭是汗，面容失色，他想這是什麼東西，為何這般厲害，他正看之際，忽見一道紅光，沖到一女的頭上，叮

嚙兩響，立刻將玄妙先生的青光、白光，碰將開去，接着又沖入跛道人的光線裏，把跛道人的光線，也碰了開去，看跛道人面色驚慌，手足失措，又看旁邊立的郭先生，面帶怒容，當時一舉手，就手指縫裏，飛出一道五彩光線，飛過去，把紅光接住，兩下裏就盤旋絞繞起來，足足經過半個時辰，絞繞得難分難解，看那先起放對的、跛道人玄妙先生和兩個陌生的男一女，倒將光線收住，在自己頭頂上盤旋，靜悄悄的旁觀，殷百萬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看了一歇，也不管天色要晚下來，下山去，恐怕不及了，忽覺眼前一道白光，驀地長出一個人來，看那人白髮白眉白鬚，衣服古樸，非僧非道，但是精神百倍，面色紅潤，那老者一到地上，用手一指，郭謀遠無影子道，你可認得我吗。且說郭謀遠因爲看那道紅光，橫冲直衝，旁若無人，便發虹劍，將他鬥住，心中正在佩服，那柄紅劍果然厲害，自己也難以取勝，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從接天峰上，下一道白光，白光過處，即長出一個老年人，那老年人來到自己前面，問道，認得我嗎，郭謀遠用目看去，看那方面目，服裝，似在何處見過，一時倒想不起，他凝思有頃，忽然想到，從前隨師父遊歷天下時候，到南嶽恒山，遇見了一位高人，叫七月尊者的，像是他，他是我師父好友，今日來此，不知因何緣故，欲待動問，一面却要對付敵人，沒有空閒，但見那位老者一點頭，看他從泥丸宮裏，透出一道比水銀還白的一道白光，沖入兩劍陣裏，將兩柄劍，輕輕向左右一分，毫不費力，那兩柄劍好似小巫見了大巫，服服貼貼地，讓在兩旁，不再接觸了，

兩劍一分開，那位老者，回頭問郭謀遠道，你可認識我嗎，那時郭謀遠有功夫說話了，隨即答道，小子眼鈍得很，一時想不起，似乎在恒山上見過的，請問老丈是否即是道號古月尊者的老前輩，那位老者點頭笑道，算你眼力不弱，我與你幾年不見了，只見過一面，到還認的，不差的，我正是古月尊者，郭謀遠聽說，正是古月尊者，連忙拱手致敬，問從何處來此，古月尊者道，老夫受了幾位友人之託，特從恒山，趕到此地來，對你們解釋嫌怨，同歸于好的，郭謀遠想，我問他們沒有什麼嫌怨，不過打個抱不平罷了，郭謀遠在這們想，對面的古月尊者，似乎已經曉得，當時對郭謀遠道，不是這麼說的，你同他們雖沒有嫌怨，如今你一發劍，幫助了跋道人，不是同他們結了嫌怨了麼，郭謀遠心中驚佩古月尊者，道德深高，自己肚裏說的話，也會曉得，便對古月尊者道，如此依道長怎樣說，就依道長怎麼辦是了，古月尊者道好，如此待我將各人，都叫到跟前，大家解釋一番，各人釋去了心頭的新恨舊怨，各走各的路，別再狹路尋仇，傷了和氣，古月尊者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對接天峰上發紅光的那個後生，招招手道，祁榮兒你可下來，祁榮兒是誰，就是曇花子的高足，記得他在五年前，奉了祖師爺浮雲尊者的錦囊吩咐，到北京尤子平家中，救了楊瓊瑤，殺退玄妙先生之後，就回廣西去的，他一去五年光景，書中並未提及，今日如何會在那裏出來，若要說明，先得將他五年來，過去的事蹟，略為寫上一番，方才可以表顯明白，他自從在尤子平家中，將玄妙先生的寶劍傷了，等到玄妙先生一走，他遵着祖師爺吩

咐，不必久留，速回家中，便不來同楊瓊瑤講話，逕自借劍光走了，回來到家，算計離家日期，已十數月，他的母親，正在想念他，忽見榮兒從窗隙裏，隨着一道白光飛了進來，心中又驚又喜，急問吾兒從何而來，如何一去數月，到今天才回家門，祁榮兒見過了母親，再對母親說道，孩兒自上月前，別了母親，到北京天橋那邊，拆開錦囊，依照祖師爺吩咐，隨着一位員外裝束的人，過了數月，後來在尤子平家中，救了一位女子，才算幹完了事，回轉家來，所以一去數月，不曾回頭，他的母親聽了，說，原來如此，這幾個月想煞我了，祁榮兒連忙謝過，如此仍在家中，住了數月，看看快到第二個錦囊，外面所寫的叫他到廣東九龍灣那裏去開拆的日期了，祁榮兒是謹遵師命，不敢或違的，待到那天一黎明，祁榮兒就要動身，他的母親對他道，你的父親，上次來信，不是說在這幾日裏，就要回來麼，你今天回去，別再像前番到北京去時，一去數月不回來，那時不但我要記念，連你父親回來後，也要想念你的，祁榮兒說，這話孩兒不能自己作主，要等過了錦囊，才自定規，像前次到北京去，原想看了錦囊，就可回來的，那知看了錦囊，教我跟定那人，不許離開，如此竟跟了數月，母親你想那事，不是出於意料外的麼，他的母親聽了，想與不錯，但說你自己作主，可以早些回來，總得早些回來，才是，祁榮兒說，孩兒曉得，請母親放心是了，祁榮兒的母親，又叮囑他一番，纔放他出門而去，祁榮兒到了母親，借着劍光，向廣東九龍灣進行，廣東和廣西，原是貼近鄰省，仗着劍光飛行，猶如電掣風馳，何

消半個時辰，早到九龍灣外，他在天空中繞着九龍灣盤旋，這點又要說明，那榮兒如何會認得九龍灣呢，喏，這都是從他師父遺下給他的那張天空飛行圖上，檢查出來的，他每次飛行，都帶了他俱去的。今天他是二路檢查過去，查到九龍灣外，收住了劍光，藏好飛行圖，在九龍灣四週飛繞了遍，擇個立的地方，如流星墮地般，霎時落在地上，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平空地上長出個人來，他一到地，就從懷中取出第二個黃布袋兒，取出一張黃紙，打開看時，他不看猶可，一看真使他嚇了一跳，你道那裏面如何寫法，他寫的是：「今日上午辰時，九龍灣外，有一號三道帆船，從福建方面駛來，那只帆船，船身是黑的，船頭是白的，船後面，又跟了一隻帆船，船身也是黑的，但是船頭並不白色，乃是紅色，那隻紅色船頭的帆船，是盜船，想打劫前面一隻帆船，那前面帆船裏有位主人乘着就是你的父親，你得快去保護，殺退盜黨，傷及盜首為止，不可多殺人命，盜黨退後，可偕父親回家，樂敘天倫。」此囑，「那榮兒起初看那張字兒，甚不明白，什麼三道帆，白頭，紅頭，個不清楚，看到後來，還疑自己父親有難，祖師爺來救護的，心裏感謝祖師爺不置，那那榮兒今天是多早離家，從廣西到飛到廣東，路也不大遠，所以此時辰光尚早，還未到辰時光景，他think我父親的船，既從福建那邊來到九龍灣外的，我何不迎將上去，在天空中遙遙接應着，比較臨時在九龍灣外亂尋好得多了，那榮兒主意想定，又取出飛行圖，吐劍沿着海邊，慢慢尋來，他經過大鵬灣來，來到花潭島左近，瞥見島旁邊，開出一號大帆船，

三支大橋，紅色船頭，乘着順風之勢，破浪衝波的，向外海駛將開去，祁榮兒一想，那號大船，祖師爺說過，他是盜船啊，我且隨着他，看他駛到那兒去，他一時間，也尋不着父親坐的那號大船。因爲這是捕漁汛裏，沿海一帶，往來船隻，既複雜，白色的船頭，又多，他一時間，瞧不准，那號是的，如今見到這號紅色船頭的船，便跟踪他而行，看他才駛到外海，忽然從水面飛來一人，那人在水面上行路，如履平地，須臾間已跳上那號紅頭船，船艙外面，原坐有數十個漢子，都是紅巾裹頭，黑布纏腰，手裏握了兵器，虎視眈眈的，向四面打量，這數十個人，看見水面上跳上去的那個人，大家都立起，對他行禮，那人並不還禮，但略一揮手，便進船艙去了，那人進去不多時，就回出來，出來時，跟了三個大漢，一個女子，都是紅巾裹頭，黑布纏腰的，獨有從水面飛來的那人，却是好好兒，商人模樣打扮，那四男一女，出了船艙，大家指手畫腳的說了一陣，看在吩咐舵工水師，將船掉頭，向大鎖門進行，祁榮兒看他們向大鎖門走了，自己便也隨了他走，如此直隨他相近大鎖門前，看那號紅頭船，已在一隻白頭船後面，一步不放鬆的，跟着駛行了，祁榮兒心裏有些明白，前面那號白頭船，一定是父親的坐船了，看他如何下手，這一號白頭船，和一號紅頭船，前後接尾而行，看看來到九龍灣相近，那時九龍灣外面的船，不多，甚是稀少，那號紅頭船，認爲時間已至，船上的四男一女，呼哨了聲，便立時又添了二道布帆，成爲五道帆的船了，前面那面號白頭船，始終是三道帆，行駛起來，怎及得來五道帆。

所以頃刻間，被他追上了，一待追上，那紅頭船上，坐着的幾十個漢子，統立起來，有幾個人等到船邊沿，拿起連環鐵爪鏢，對白頭船上拋去，砰！幾聲，已有十幾來個鐵爪一鈎，紮在白頭船上了，白頭船被鐵爪一鈎住，有一陣拖帶性的勢力喫着，你想五道帆的船來勢，何等猛凶，怎可被他把拖住，豈不要直沖下去，正沖在白頭船後梢上，白頭船の後梢，同紅頭船梢，撞了一下，論理，船梢比船後梢，來得堅固，砰！琅琅一聲，翻江巨響，已將白頭船後梢的舵柄撞斷，船沒了舵，就要打橫，一打橫，兩隻船，就要成爲丁字形了，在這兩隻船成爲丁字形的當兒，那紅頭船的數十個漢子，早已各在船旁邊的兵器架上，取了應用傢伙，明幌々地，跳過船頭，大聲呼喝，獻出金錢寶物來，紅頭船上，還有四男一女，也各取了兵器後一步，縱過船頭，指揮數十個漢子，搶劫東西，搜擄乘客，那白頭帆船，正是那榮兒的父親，那根榮回家來的乘船，那號紅頭船，乃是往來九龍灣，花濤島一帶的，出沒無常的海盜船，盜首姓邱，兄弟四人，一個妹子，那兄弟四人，叫邱豹，邱虎，邱強，邱國，一個妹子，叫邱金娥，還有一個妹婿，叫巡海夜叉薛龍，就是當年碧眼兒的師父，江天柱，在如臬城外殺死的，那個洪澤湖裏的水盜，關海龍薛虎的哥哥，今天那個薛龍有事帶了一號紅頭船，往靖海島那邊去了，不在這裏，且說五個盜首，接連縱上那根榮的乘船上，那根榮因爲長遠不曾回來了，船上裝了不少物件，也有喫的，也有用的，貨色也不少，是順便帶到廣西去的，那邱氏兄弟四人，本領也很了得，一個個能够在水面上

行走如飛，尤其是他們的老四邱國，更是高強，今天老四奉了老兄邱豹的命，在水面上打風，被他打探着了，那號那根榮乘的船兒，就跟踪追來，追到九龍灣相近，看風色不差，便呼嘯一聲，動起手來，那根榮坐在艙中，同幾個趁便船的同鄉朋友，閒講說話，說道：到廣東，廣東的東字，尙未住口，聽得船後梢，砰然大聲，全船都會震動，接着就聽舵工，在呼救命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誤會是船觸了礁，碰碎船身了，急忙拉了同乘朋友，一齊奔出艙外來看，待他們走出艙外之時，船身已經打橫，和後面一只盜船首住，成爲丁字形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半世橫行江上元凶授首 十年久別舟中父子喜相逢

上回說到那根榮被一只盜船，將坐船衝得打了橫。起初還想不到是盜船，當是過路的高船，和自己的船，誤懂了，正要查問，忽然被他看見，對面船沿上，站了數十個頭裹紅巾的，手執刀鎗，彪形大漢，知道不妙，要想吩咐將船撐開，看那邊早已嘖嘖的，越過船來，那根榮嚇得望船裏奔了進去，幾個同伴，胆小的，連脚都拔不起，跪倒在船面，對過來的強盜叩頭，那根榮奔進了船裏那些舵工水師，也有跟着奔進來的，也有急得放聲號啕，大喊好漢爺饒命的，那根榮的船上，原有七八個舵工水師，此時也大家一哭，哭喊之聲，聲驚海面，行駛較近些的船隻聽了，看不是路，誰敢來虎口捋鬚，都各自管自，向遙龍灣逃

了，這時祁根榮闖進船艙，聽得外面一片哭聲，不覺四肢亂抖，他一時慌了主意，竟向一隻破舊的木桶裏，匿身進去，希望避免今天危險，那些強盜，既過了船，由邱豹指揮，先將船上跪在艙面的人，和舵上水師，捆了起來，然後將船上貨物，衣服，首飾，銀錢，統統搬了過去，衆嘍囉奉了邱豹之命，捆人的捆人，搬物的搬物，這時船上喊聲，哭聲，鼎沸如潮，祁根榮匿在舊木桶裏，骨節亂抖，心裏在默認過往神祇，如得保佑他平安無事，避去危險，憤願回到家中，捐助五千金，給養育堂裏去賑濟孤老伶仃，祁根榮急抱佛腳，臨到危險之時，亂許心願，說也可笑，不料他的心願尚未許定，已有一個嘍囉兵將那隻木桶翻了起來，他看木桶裏藏了一個人，便不客氣，用手扭牢髮辮，一拖拖到外面，祁根榮被他一拖，早已三魂出竅，連喊好漢爺饒命，那嘍囉將祁根榮拖到外面，看他打扮整齊，曉得不是常人，用手中鋼刀，對他門面一幌，喝道，休得開口，快獻出銀子來，若有半個不字，便請你吃刀，說着，將刀背在他頭頂上磨了一下，冷悠悠的一來，祁根榮嚇得快要昏去，在這個當兒，忽然跑進一個嘍囉，傳令來他，大王有令，船艙裏有猪子，統帶到上面去問話，海盜將來客當猪子看待，一如現在世界，路劫賊剽奪路人衣服，稱爲剽猪子，可謂古今相偶了，那個拖住祁根榮的嘍囉，得了訓令，將他拖了，一同出了船艙，來到艙面，祁根榮一路喊饒命，嘍囉喝道，你要再喊，再割了你舌頭，祁根榮聽了，嚇得不敢再喊，須臾到了艙面，看艙面上，站滿了強盜，刀鎗耀目，紅巾飄飄，好不怕嚇，祁根榮被

那嘍囉，拖到邱豹面前，邱豹看了他打扮服裝，像個有錢的商人，恐是船主人，便呼喝道，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那隻船是你的麼，快說來，那根榮早已嚇昏了，老實不欺的，實說了姓名，同那隻船是自己的話，邱豹聽了，說你既是船主，當然有錢，快把貯藏的銀子，獻了出來。不然休想活命，邱豹立在船前，身旁站了三個兄弟，和一個妹子，兩邊又站了許多嘍囉，毅然正色的，在追問着根榮銀子，那根榮的銀子，都藏在貨物堆裏，此時可說，都已給邱豹手下的嘍囉，搶過盜船去了，那裏還有餘銀藏着，就是問他，也是白問的，他問了這句話，忽見眼前紅光一亮，接着就見那根榮旁邊立了一個少年，那少年面帶怒容，眼含殺氣，赤手空拳的，立定了，看着邱豹，一眼不寒，邱豹喫了一驚，忙問這是那個，邱豹的弟妹們，都不知那個人，從何而來，只說不曉得。嘍囉聽得，趕過來想來綑縛，但見那少年，一點脚根，早已飛上中間，一枝桅頂上了，邱氏兄弟五人，本領都也很不錯，這樣桅檣，要飛上去，是也能得，但要祇有這樣一點足，能夠不動聲色的飛上去，却都不能夠，當下兒妹，無不喫驚，但不肯放他過去。邱金娥能够打梅花袖箭，對着桅檣上的少年，一袖箭打去，那少年是誰，閱者儘可想到，是那根榮兒無疑了，不錯，正是那根榮兒，那根榮兒在天空中盤繞多時，起初料不到盜船，追上得這樣快，那盜船追上後，便一齊縱過船去，當時擄人的擄人，搶物的搶物，直待那根榮兒趕緊收住劍光，落到船上之時，他的父親已被嘍囉拖了出來，在邱豹面前訊問了，他認得自己父親，但不響什麼的，立在後面，此時聽邱

豹查問到自己，想這些毛賊，都不放在心中，待獻些顏色，給他們看看，所以脚尖一點，上了桅樑頂上，又見下面一枝袖箭打來，便吐出劍光，去輕輕一撥，早以分爲兩段，墜了下來，又恐父親在下面，遭了毒手，隨着將劍光望下飛來，那榮兒驅使那道劍光，不對別人身上刺，但對邱氏兄妹五人頂上，輕輕繞了幾轉，早見骨條令人頭、紛紛落地，在頃刻之間，邱氏兄妹五人的首級，都與頭項宣告脫離，也是他們作惡多端，惡貫滿盈的報應，那榮兒既殺了盜首，再用劍光，將那個嘍兵的上梁，都割了，嚇得那些嘍兵，都跪倒在船面，對着桅樑上的那榮兒亂拜，口中哀求饒命，那榮兒本無殺盡他們的心意，看盜魁已除，這班已割了耳朵，算警戒過了，便跳到船上，先見過父親，那榮兒自從獨秀峰前，被淨雲尊者，誘到北嶽學藝以來，今天和父親見面，是失散後的第一次，當時父子相見，那根榮兒子長成偌大了，一時倒認不出，那榮兒便將往年，如何如何，說了一遍，那根榮聽了，始恍然大悟，知道兒子，遭了奇逢，得了異術，今日能來此救他性命，心中快活非常，那榮兒見過了父親，然後叫那些強盜去罷，說我不來殺你們了，放你們去罷，強盜說放他們走，那有個不歡迎之理，便紛紛逃過盜船，想開船逃走，終還是那榮兒年紀輕，想不到自己船上的東西，有許多的，已被他們搬了過去，豈有不向他們要回之理，那榮兒想不到，那根榮却想到，對那榮兒道，你放強盜去了，你可曉得我們船上的東西，許多給他們搶去了，這便如何是好，那榮兒說，這樣不要緊，待我教他們送過來是了，說着，便一飛身上

了將要開去的盜船，那些盜人，雖然沒了大王，尚有小頭目等輩，還能維持秩序，自得祁榮兒替他們過船，他們都歡欣鼓舞地，看對船上有許多東西，大約是送給他們的，作爲壓驚的了，是不再向他們要的了。有一個小頭目，吩咐快快開船，別讓他們想到，那知船未漾開，祁榮兒已飛了過來，大叫快把我們船上的東西，送了過去，否則你們休想活命，那些強盜聽了，嚇得面容失色，有幾個狡猾的，隨口附着道：「好漢爺，不要動怒，我們本要將這些東西送過船來了，請你到船上等着好了。」祁榮兒聽說，他們原要送過來了，便將心氣平下，說如此快些送過去，強盜們答應曉得。當時那些搶過來的東西，統還了過來，祁根榮檢點一番，不少什麼，才放他們開船而去。盜船開去後，祁根榮教舵工們，換了舵，開船向九龍灣進行，此番祁根榮竟受虛驚，虧得兒子祁榮兒，救了性命，總算化險爲夷，轉危爲安。便一路浩蕩，回到廣西老家，那時家人父子，都見了面，天倫樂叙，極人生快樂能事，祁根榮在家中住上半年，又要到福建去，榮兒不放心，便護送他到了福建，再回家中，侍候父親，如此過了年，到了祁榮兒十九歲上，是第三隻黃布袋上的日期到了，祁榮兒拿出看了，看外面寫明，某年，某月，某日，到河南嵩山開拆，到了那天，對母親說了，便備劍光，向嵩山飛行，約到嵩山，已是申牌時候，將黃布袋兒拆開，取出那張紙兒，看上面寫道：「祁榮兒速到白雲觀對面，接天峯上，候定，少頃觀前有四人比劍，其中一對青年男女，被一道，一俗，逼得萬分危險之時，可急發劍相助。」祁榮兒看罷，不悉接天峯

在那裏，但他顧名思義，峰名接天，高度必定逾乎尋常，便吐劍光，起在空中，四面一打看，那邊有座高峯，連雲接天，堆翠疊碧，好不奇偉，又看峰下，對面山腰裏，有所道觀，想大約就是這個的了，便在峰前繞了過，看那邊有塊峰石，懸空懸出，平坦如鏡，上面可坐五六個人，倒是一塊好地方，就在那裏落下，立定身，看下面正對着道觀，臨高視下，瞭若指掌，他立在上面，左顧右盼，金風陣陣吹來，涼快得很，加之那時是九月時候，天高氣爽，山楓帶霜，一片紅色，行將西傾的太陽，照在楓葉上，愈見得紅如火噴，祁榮兒在接天峰的懸崖石上，立不多時，看觀前毫無動靜，看遠處的山崗，倒有一個人，在弈棋，二個人在旁邊看着，列位可曉得那湯崗上，其時正是跛道人和殷百萬，在奕棋，棋影子和一個道童，立在旁邊看，接天峰處萬山之頂，能够窺見全山，所以都被他看見，他看觀前，毫無動靜，有些心焦起來，又想祖師爺妙算，準確不爽，是不會錯的，再等一息看罷，祁榮兒想罷，偶一回首，忽見身後面的崖石中間，盤膝危坐了個，銀頭皓首，裝束奇怪的老頭兒，那老頭兒，面相精神，有幾分像他的祖師爺浮雲尊者，祁榮兒心中奇怪，這老頭兒，是何等人物，在什麼辰光，在這裏的，爲何我一點都不曉得，都好奇怪，祁榮兒心中一陣詫異，尚未啓口，聽那老頭兒，却開口叫道，祁榮兒，你可認得我，且過來，我有話問你，祁榮兒聽那老頭兒，叫出他的姓名來了，更是奇怪，要待不答應，已被好奇心所征服，不覺順口應道，我是祁榮兒，你是誰，爲何認得我，你有什麼話問我，你且說

來。那老頭兒開言，哈哈笑道，「祁榮兒，連我都不認識，却也怪不得你，我乃是你祖師爺的師弟。你師父的師叔，稱爲古月尊者便是。」祁榮兒聽說，是古月尊者，記得師父臨別之時，告訴他過的，說道「祖師爺，一行有四個師兄弟，長的，稱爲松風尊者，次的稱爲竹林尊者，第三個是自己的祖師爺，第四個是古月尊者，古月尊者是他的師叔祖，那裏還敢怠慢，連忙跪倒地上，叩頭見禮，古月尊者，叫他起來，不必多禮，隨着說：「你來此地的用意，我都知道了，可以不必講了，你看那邊有人出來了，可留心看着，古月尊者說罷，用手指着白雲觀前，祁榮兒回過頭來，果見白雲觀裏，走出三個人兒。前面走的一男一女，後面跟的又是個男子，後面那個男子，似乎在送着面的一男一女兩個人，接天峯地處極高，距離白雲觀很遠，若非祁榮兒等輩是劍俠，目力決沒這般好，能够看得如此清楚。祁榮兒看那三個人，客氣得很，沒有相打之理，正看間，忽見那邊樹林裏，又走來三個人，待到那裏，三個人一對面，就見彼此發劍，打起來了，祁榮兒看得奇怪，不想真有這般事，無緣無故，霎時會動手相打，祁榮兒看了片刻，就見由觀裏，送出來的一男一女，此時被他們殺得危急萬分了，便依遵祖師爺吩咐，吐出紅雲劍，去幫助他們，先將玄妙先生的青白兩劍，傷了，再將跛道人的風雷劍，破了，祁榮兒在打退玄妙先生之時，論理玄妙先生，那祁榮兒是認得的，爲何此時，却不認得了，這乃是接天峯過高之故，形狀男女，雖然分辨得出，面目終究有些不明，還有一層，玄妙先生的劍，祁榮兒是交過手的，爲何不認得

了呢，這點也不能說，因為事隔了幾年，況且劍術是各人都在長進的，祁榮兒又是劈手插入，不分青黃皂白的亂射，所以彼此，都不分明，祁榮兒自將玄妙先生，和跛道人的劍傷了後，末了，激怒了旁立的無影子，他早看出那道紅光，是從接天峯上發來的，又看他旁若無人，橫擊亂衝，便發虹劍，來打抱不平，無影子的虹劍，果然厲害。若非紅雲劍，怕不是他的敵手，當時紅雲劍，同虹劍，盤旋攻擊，兩下裏，殺了半個時辰，到了酉牌時候，祁榮兒在上面，無影子在下面，起初兩人的劍，是在山腰裏，大打特打，兩人打够多時，反將玄妙先生一行人，冷落在旁邊靜觀了，這時祁榮兒身後，坐的古月尊者，看他們這樣子打下去，不是道理，便一起身，蹣了接天峰，來到無影子面前，先問無影子道，你可認我麼，無影子正在交戰時候，無暇來和他講話，古月尊者見狀，便從泥丸宮裏，透出一道白光，那道白光，乃是古月尊者煉成的精氣，比任何飛劍要厲害百倍，當時喊聲住，便將紅雲劍和虹劍左右分開，他先同無影子說了幾句，再叫祁榮兒下來，祁榮兒在這極高的接天峰上，古月尊者但須隨口說聲，那口音便能直送上去，這也是古月尊者的精氣作用，能使聲音團結，沖霄而起，不會散開，祁榮兒聽得師叔祖教他下去，便飛身到了下面，他首先着眼睛，就是玄妙先生，他和玄妙先生，雖然有五年不見了，但是在他身邊，曾經跟上幾個月，聲音相貌，認得十分清楚。當了面，爲何會不認得呢，當時心裏想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那厮，再看楊瓊瑤，便不認得了，因為他同楊瓊瑤，只在尤子平家中，會過一面，加之

楊瓊瑤，此時已換了服裝，也如玄妙先生見了楊瓊瑤，一般的認不得，同時再看跛道人，無影子，一輩人，多不認識，便走近古月尊者面前，古月尊者對祁榮兒道，榮兒，你且站着，待我來給你們，介紹介紹，認識認識，彼此說起來，都是相識的，何必定要拚死拚命，結爲仇讎，傷了和氣呢，古月尊者話雖是對祁榮兒說，實間接指桑罵槐的，却是說給跛道人等聽，祁榮兒乃是奉祖師爺錦囊吩咐，來救楊鄭輩的，原和他們無甚仇讎，就是上次在尤子平家中，傷了玄妙先生一劍，害得玄妙先生恨他刺骨，這也是爲人受過，今日祁榮兒聽到古月尊者這幾句話，因他年紀輕，說話上面，還有些不理會，却呆瞪瞪看了古月尊者兩眼，這邊跛道人，玄妙先生，無影子，鄭士元楊瓊瑤的班人，聽到耳朵裏，各人都轉了轉眼珠，也貶起了看古月尊者幾眼，古月尊者又道，我同無影子的師父，是朋友，無影子同跛道人，也算是朋友，跛道人是玄妙先生的師父，算來與我都有直接間接的認識，祁榮兒是我的姪徒孫，鄭士元是祁榮兒的恩人，楊瓊瑤是鄭士元的妻子，算來與我也都有直接間接的認識，我曉得今日，你們在此拚命，特誠起來。爲你們調解一下，你們都得看在我面上，大家攜攜手解解怨，此後不要再尋仇，要想到冤家宜解不宜結，要緊在於修練正功夫，豈可將這些閑事，來拚掉性命，如何值得，看在我面上，大家來攜一攜手，算是打過說過，此後相見如故，別再爭執了，古月尊者一壁說着，一手拉過無影子，一手拉過祁榮兒，請他兩人先攜攜手，無影子和祁榮兒，原本素無仇讎，此次無影子發

劍，也不過一時不平，想代朋友出氣，如今說開，曉得古月尊者，是道高法博的高人，看他金面，怎敢不依，便伸手與那榮兒握了手，那榮兒年紀輕，無甚主見，就不是這樣，當着師叔祖面前，也不敢違背，兩下裏便握了握手，就算完了這樁事了。無影子和那榮兒，攔過手，古月尊者又要鄰士元和跛道人攜手。此時跛道人口內不言，心頭大憤，要教他攜手，如何辦得到，便一登八銜草鞋，借土遁，連白雲觀去了，跛道人一走，玄妙先生掉轉頭，也走向白雲觀去了。跛道人和玄妙先生一走，古月尊者的和事老，却做不成了，便長嘆一聲，說這也是劫數前定，無可挽回的。古月尊者嘆息幾句，拉了無影子的手對他誠懇地說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忠言逆耳堪雅娘含憤離夫 喪心病狂郭謀遠迷靈助友

上回說到古月尊者，拉了無影子的手，對他誠懇地說道，無影子，你的前程很大，你的師父，對你的期望，也很遠，他常對我說，希望你將來，好兒成個正果。想你是絕頂聰明的人，別負了你師父期望，無影子聽了，古月尊者這幾句話，嘴上不說什麼，心裏却大大不然，反怪他依老賣老，當作耳邊風，吹過完了，古月尊者，是明白他的心裏，曉得也是劫數前定的人，只得對他笑了笑，與他分手道別，臨別之時，古月尊者重復對無影子說道，無影子，你的前程很大，別爲着他人，誤了自己，無影子頭也不回，逕自去了，古月尊者

要看他往那裏走，看他也進白雲觀去了，便搖々頭，說聲可惜。回轉來，又對那祭兒道，你的公事已畢，可回廣西去了，別害了你母親在家盼望，那祭兒叩頭領命，拜別了師叔祖，再拜別了鄺士元楊瓊瑤，吐劍光而去，那祭兒去後，古月尊者對鄺士元楊瓊瑤二人道，昨天我在恆山，遇見了你們師父雲中野叟，他曉得你們有難，特地托我來調解，原想大家解釋前怨，不料今天來了，毫無結果，這也是叫我沒法想的一件事，如今你們也可回家去了，我贈你們劍丹兩粒，拿他去修煉傷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楊鄺兩人，道謝收下，古月尊者道，你們先走，我在嵩山上，尚有別事，還須勾留片時呢，兩人對古月尊者，深々拜了幾拜，齊吐劍光，向廣西飛去了，兩人的劍，有了傷痕，飛起來較前慢了許多，飛了半小時，纔始達到家中，早已飛得滿頭是汗，鄺士元對楊瓊瑤道，我這萬劍，今天傷得太厲害了，快拿他來修煉好了，不是玩的，便取出古月尊者給他們的劍丹，服了後，送到丹田裏，用功修煉，那劍丹果是好東西，不到幾天，早將傷痕修煉復原，鄺楊兩人，將飛劍修復後，想到外面也沒甚事，便不再出去，夫妻倆，老是在家中，練劍學道，不問其他，且按下鄺楊兩人，再回講到嵩山上的古月尊者，他待鄺楊兩人走後，自己又飛上接天峯，盤膝坐下，他承接天峰，奇巒突出，風景幽卓，住了一夜，到次日天色微明，才離了嵩山，回歸南岳衡山去了，他臨去之時，在接天峰的崖石上，寫下一行胡桃大的小字，這行小字他因何而寫，乃是在天色微明時，看白雲觀裏出來一個人而寫的，這一個人就是誰，是

無影子，無影子出白雲觀去，那值得古月尊者寫下一行小字呢，這却大々不對，寧道他如何寫法，寫的是什麼，待我錄在後面，閱者看了，便能領會他一二分的寓意了，倘然領會不得，下文自會貫通的，那些字，他是用指頭寫的，每個字，在崖石上，有半寸來深紋，他寫的，一共三十二個字，是「嗟你無影，泯滅天性，勦紂匡桀，一意孤行，巫山之陽，長峽之濱，哥哥待你，珍重前程，」這三十二個字，古月尊者留下，給誰看的呢，要等到半個月後，無影子自己來看，和過了四十年後，他的妻子婁雍娘，帶同兒子小無影子，來時觀看了後，那字跡就隱去不見了，這且丟開後表，先要講到古月尊者，為何看見無影子出白雲觀去，便寫下這三十二字，內中是何緣故呢，待作者來說明罷，自從昨天下午，跛道人負氣，遁進白雲觀，接着玄妙先生，和無影子都進觀來了，一見面，大家半響無語，末了跛道人開口道：「你們終南派，一向橫行天下，從來不曾被人欺侮過，現在遇到晚出世的

小子，到反跌在他們手裏，豈不喪盡了我們終南派下的面子，非得報復前仇不可，老郭你得幫我一些忙，替兄弟出口氣，無影子應道，老兄有事，就是小弟有事，今日若然沒有這個老頭兒出來調和，決不放那姓郭的走路，非拚至你死我活，不可，小弟立志，一向是專一的，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彼此既稱知己，一切都可犧牲，只要老兄用得着小弟，小弟是無不帮忙的，跛道人道，難得老弟如此見愛，不枉我們相識一場了，我想今天的事，看在那老頭兒身上，終算給他一些小面子，算完了，往後的事情，我們管我們幹，倘然他再出

來干涉，那是老實說，我也得去請師父，或者祖師爺出來，同他講些理性，別贏得我們終南派無人，無影子也道，那當然，那老頭兒除非不再來干涉。他以後，要是再來干涉我們的事情，我也不給他面子了，看他怎麼辦是了，跛道人道，那是最好了，但我方才所說，託你帮忙的，那句話，不知你能够答應否，無影子道，老兄有話儘講，小弟能够幹辦的，無不答應，跛道人遂道，喏，就是那柄風雷劍，風雷劍。因爲得不到八個變生子，喫了好幾次虧，現在與急於將他練好，以便橫行天下，報復前仇，那八個變生子，已經收得了四個。還少四個，那四個要託老弟在開封城裏留意物色，取了來幫助小兄。下，你到開封去採取，我是自到南鄭一帶去，玄妙先生到附近村莊上去，我們三人，分三路進行，限期半月爲滿，半月後，大家在觀裏聚會。是了，無影子滿口答應，要想就回開封去，跛道人留無影子住上一宿，到次日天色微明，無影子急要回去，便出白雲觀，借劍光飛回開封家中，妻子婁雍娘接着，問他回來如何這般早，無影子道，爲着替朋友幹一件要事，纔提早回來的，雍娘問是誰的事，是否是個道士的。無影子道，不錯，正是他的，雍娘問爲着何事，可否說給我聽聽，無影子道，你是我的妻子，有什麼不可以對你講，便將跛道人託他採取四個變生胎紫河車的事，說了，婁雍娘聽得，喫驚非小，說這事如何可以幹得。採取孕婦的紫河車，是犯天律的，現在還要物色變生子的。你想孕婦肚裏的包藏，那裏看得出，是變生單生，必至亂殺人命，如此造孽還當了得，別說我們練劍的人，行不得

，就一人般妖僧怪道，也忘於舉行，況且那椿事情，又是別人的事，何必代人受過，恐怕將來，要鑄成大錯，弄得身敗名裂，不得善果呢，無影子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賢妻之言，雖亦有理，但我已經答應了朋友，豈可出爾反爾，必要去替他物色一三個，纔可交代，雍娘又勸道，這種事，不是普通的事情，豈可失信在朋友面前，豈可糊塗而行，還請夫君詳細考慮一下，不行的爲是，雍娘勸了無影子多次，無奈無影子固執成性，說既然答應了他，情願自己犧牲一切，也顧不得許多了，雍娘見他苦勸不聽，也無可如何，由他去幹了，從那天起，無影子在開封城裏面，竟天亂走，凡路上有看見一二個孕婦，他終是對他呆看，要看出他，是否是懷着變生的胎，你想這如何看得出，一連看了五六天，懷孕的婦人，到被他看到不少，可是變生子却一個也沒有看出來，他看得心頭焦急，由他急中生智，想別管他，只好把良心橫一橫了，今後遇到懷孕的，看得肚皮隆起，比尋常懷孕的要大些，就當他是懷着變生的孕胎，將他試探一下，是了，倘然不是的，也做他不着了，那天出去，心中有了把握，在細細物色，肚皮比尋常大的孕婦，他尋到開封城外，開封城的南門外面，龍亭地方，龍亭面前，有個小湖，其時湖邊有一個孕婦，還在洗一領單衣，洗罷，回身來，正與無影子走個對面無影子兩眼不定的看他肚皮，看得那婦人，倒有些不好意思，低着頭，逕自走去了，無影子看他的肚皮，確乎比別的要高要大，想那個人不錯，就做他不着了，待到今晚，前去取了，看是如何，再作計較，當時跟定那孕婦走去

，直走到龍亭旁邊的一間大屋面前，看那婦人，進屋去了，無影子認清門戶，回身再到別處，去物色了些時，回到家中，待到二更時分，彈出虹劍，飛身到了天空，逕過龍亭面前的小屋裏，從窗隙飛了進去，那時屋裏，早已燈火熄滅，人都入睡鄉了，無影子將劍光一指定，霎時滿室光明，如同白晝，屋裏的一切，都看得明白，無影子憑着劍光，找尋那日間在湖邊看見的孕婦，見他正睡在床上，鼻息酣酣，睡得正濃，無影子到此，有些躊躇不定了，他想他是一個好人，與我無怨無仇，何忍下此毒手，又一回想，我既答應了朋友，朋友面上，如何交待，只好顧不得一切了，便用劍光，對準那好夢甜睡的孕婦腹上，輕輕一劃，早將一個便便大腹，兩引分剖，那孕婦雖在夢睡中，忽禁得起剖腹之慘，痛得躬一躬身，血像潮流般，四面飛濺，流溢滿床，同時在口中狂叫了聲，哎喲，可憐那暖字，只叫了半聲，已痛得喊不出來，無影子等他血流到快完了時，伸到孕婦肚皮裏，取出胎兒，看了一眼，並不是孿生子胎，是一個普通着纒養胎，而且還是個女的，無影子對那孕婦看了看，覺到他白死得可憐，仍將胎兒給他放在肚皮裏，算物歸原主了，當時從窗隙裏飛出外面，回到家中，倒在床上，仔細想了半天，想照這林胡亂去物色，不知要剖了多少孕婦的肚皮，纔能够得到，不但手續麻煩，也對不起無辜受累的婦人了，若說不是這樣去做，肚皮裏的東西，又難辨別得出，是孿生，是單生，那便如何是好，無影子左思右想，一夜天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到末後，再一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試過了一個，就再試

幾個，有何妨呢，所謂橫也是這筆賬，豎也是這筆賬了，管他媽的，幹罷，無影子主見想定，坐起床上，胡亂養了片刻心神，朦朧一物，天已大明，無影子與婁雍娘，雖是夫婦，他們是修練劍術的人，不大同床睡的，那晚婁雍娘安息在裏房裏，天一亮，就到無影子床前來，他們平素很和氣，彼此就問了早安，又談了些別的事，婁雍娘問起丈夫昨天，你到外面去，有沒有被你物色着，無影子聽了，也不相瞞，老老實實地，將昨天南門外，龍亭那邊，所幹的事，告訴了他，雍娘聽得，蹙起蛾眉，停住秋波，對無影子看了半晌，也不說什麼，立起身來，走進裏房去了，無影子見雍娘，爲了此事，心中不快，連忙跳起身，趕到房中，去懇藉他，一進裏房，已見婁雍娘哭倒床上，無影子問他道：我爲着朋友的交情，去幹了那樁事，是出于不得已的，那值得你如此生氣呢，雍娘聽了，用手指着床褥，含淚嘆道：郭謀遠，你一世聰明，歸在何處，你不記得，從前在角山寺，學劍成功之後，師父對你說過，會劍的人，將來不難成道證果，但須存心光明正大，不得稍存歹心，致違天心，你現在如此行爲，不但將來證果難望，恐怕尚有彌天禍事，加諸身上，我與你誼屬夫婦，曾經苦勸過你幾次，你竟當作耳邊之風，一意去胡行，豈不可悲，可嘆，婁雍娘說完話，又滴了許多眼淚，無影子起初見了妻子哭泣，和聽了一番言語，也自悔孟浪，但他因下了這樣的毒手，心靈上已模糊了許多，飛劍因在孕婦腹中染了許多污血，精光也失去不少，從此以後，任你如何修煉，那柄劍上的五彩虹光，總是黯淡無色了，等到後來，再遇到那

榮兒的時候，那柄劍就不是那榮兒的對手了，這是後話。慢談，且說無影子，爲着剖了一個孕婦的腹，竟將一片好心靈，模糊了，起初聽婁雍娘的話，還有些心動，待到反轉來一想，又把心一橫，說管他成正果，不成正果，你不開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句話，我現在也不希望成正果。就此幹去，等到我要成正果了，再放下屠刀，也來得及的，雍娘聽他說出這幾句話來，好似換過一個人了。又呆對也看了半天，嘆道：你既曉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可曉得，欲登彼岸，及早回頭。我勸你將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趕快趕到角山，去對師父面前懺悔罪過，或者尚可挽回萬一，倘不如此，恐怕要萬劫不復的了。婁雍娘爲的丈夫，無緣無故變了心腸，幫一個大盜取孕婦腹中的紫河車，忍心害理，認爲犯了戒律，怕將來，得不到好的正果，想哭諫一番，不料無影子的心靈模糊，糊塗到底，不但不肯回頭，還要理頭去幹，婁雍娘看勸他不醒，也無可如何，說既如此，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各不相關的，自管自罷，無影子說甚好。看你成正果去。無影子既同婁雍娘反了目，婁雍娘便帶了他的兒子，一不留留的，趕上角山去，見師父哭訴去了，無影子也不去管他，任他自去，自己仍舊抱着初志，繼續去採取紫河車，他在開封城裏，一連剖了十幾個孕婦，在這十幾個孕婦腹中，祇得到一個變生胎，但是已將開封城裏，圍得滿城風雨了，開封城裏的百姓們，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的，說現在有採取紫河車的妖人，在城內外，專剖孕婦胎腹，也有被取去的，也有不取的，不知如

何用意，嚇得開封城裏的孕婦，人人自危，鄂縣在屋子裏，不敢出而，到外面，官廳方面，得了隨地紳士們的稟告，着實注意這件事。暗中派了許多得力差役，緝密察訪。你想這事，如。察訪得出，那無影子乃是來去無形，不可捉摸的劍客，任他們察訪了幾天，一無頭緒。無影子因爲祇有得到一胎，尚差三個，便在城內外，加緊採訪，又採訪了五六天，再剖了八九個孕婦，一無所獲，無影子聽開封城裏，街談巷議，鬧得聲沸喧天，不能再下手了。二算，已屆離開嵩山時所約定的半月爲滿的期限了。須帶了採得的那個變生胎，先到嵩山去聚會，此時玄妙先生已回來了，他却一無所獲，白剖了十來個鄉婦的腹，無影子問起跛道人，說尚未回來，就將那個變生胎，交與玄妙先生收存，自己復向南鄉一帶走去，順便去會跛道人，且說跛道人，自從前此日，在嵩山上，與無影子別後，自己逕奔南鄉一帶物色。跛道人心腸很辣，他不管肚皮生得怎變樣，大小，祇要是個孕婦，遇到了，就去剖了，在半月裏，被他剖了幾十個，採得的變生胎，也祇一個，南鄉地方。因爲在半月裏，剖了幾十個孕婦的肚皮，也如開封城裏一般，鬧得聲沸喧天了，跛道人看不好，又以半月歸期已到，不曉無影子和玄妙先生兩人，採得了幾個，不如歸去一躍，再作計較，便帶了變生胎，飛回嵩山，跛道人回來時候，正是無影子動身到南鄉去的當兒，一來一往，不曾碰面，跛道人到嵩山白雲觀裏，會見了玄妙先生，問起無影子，說方才走的，他到南鄉看你去了，又問他採得幾個，玄妙先生說他採得一個，現在放在這裏說罷，取了出來，交與師

父，跛道人接了藏好，想現在探得兩個，連前探得的，共有六個了，尚少兩個，六個多能探得，雲丘兩個，有何難處。無影子既到南鄭，尋我去了，尋我不見，終會回來的，此時也不去等他了，讓我到許昌去走一遭，上緊去物色幾個回來，再和他見面罷當時對玄妙先生，囑咐了幾句，別了他走出白雲觀。正要發劍，這時跛道人的劍，和玄妙先生的劍，都已修復原了。作者順便提過，再講跛道人，將道袍袖一拂，風雷劍便躍然飛出，身體正要隨着上去，忽見眼前金光萬道，跛道人陡的一呆，連忙收住劍，看個仔細，但見接天峯一帶，金黃燦爛，如同金谷銅窟，耀眼奪目。在這金光萬道中，隱約看去，有『孽障重重』四個大字，四個大字後面又隱約看見，有個身高丈外，頭戴毘盧帽，身披大紅法衣，手執像珊瑚般紅的一枝小樹，高可齊眉，眉毛很長，自如霜雪，下垂到腮邊的人形，那些金光，和大人形，如曇花一現，都在一霎那間，泯滅了，若非跛道人，要是普通人，怎能看得如此清楚，跛道人看罷，脫口叫了聲唉，這是什麼，却是何故，跛道人看初次碰到，所以不明何故。想開者是第二次見到了，總能記得，他是誰，請猜一猜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乍笑乍啼鬼回關白雲觀

疑真疑夢師徒共會小孤山

上回說到跛道人，要飛到許昌去物色變生胎，方要放劍起在天空，不料眼前現出金光萬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來了，不知方才大門前，果真有這麼滑脚的一回事麼，跛道人聽了，心裏明白，嘴裏說不出，怒冲冲的，一逕繞大殿，來到雲房中，玄妙先生跟了進來，在後面想道：師父面色可怕，好似方才，替誰鬥過氣的，或者方才曾經鬥過一交，也未可知，自己不便多問，就在旁邊站定伺候，跛道人將取來的孿生胎取出，一個個會將攏來，共計八個，孿生胎，足了數了。跛道人一看，轉怒爲喜，想從今以後，我可無憂無愁橫行天下了，那廣西兩個狗男女，先得去收拾他們性命，以消腹中宿忿，跛道人想罷，叫玄妙先生拿出一隻大八卦爐來，那隻八卦爐，是煉丹用的，現在借他來，練孿生胎，玄妙先生端過大丹爐，再到百寶廚裏，取出跛道人從前修合好的丹丸藥膏，和孿生胎一齊放在裏面，讓跛道人去練，正在這個當兒，忽聽雲房門外有人大聲喝道，你這孽障，妄殺無辜，不知他年，如何死法呢，跛道人聽了，喫一大驚，忙借土遁出了雲房，來偵察時，那裏有什麼人，待回到雲房，看玄妙先生對着房門發呆，跛道人問道，你作什麼，玄妙先生道，方才看房門縫中，伸進一線白色的東西，約有尺來長，我正看時，忽然那東西，漸漸膨脹變成一個賊禿頭，看那賊禿頭，合在窗縫中間，頭頸伸得很長，我看他是誰，却就是師父未來之前，立在雲房口，對我說謊話的那個和尚，我看了奇怪極了，便吐劍去殺他，不想劍到頭上，才繞了一轉，那顆頭早縮小和伸進時候大小，退出窗外去了，我忙將劍追他出去，已空無所有，我防他再進來，所以對着發呆，跛道人道，是了，這一定是什麼魔鬼，在和我們開玩笑了，別理他，倘

然再纏不清時，待我到師父那邊，去拿一面照爐鏡來，收拾他的性命，跛道人說罷，意頗自得，便整理修合的丹藥，生起炭火，在雲房裏煅煉起來，他要煉那經生胎，到風雷劍上去，必須先將經生胎和丹藥修煉完好，再將他吞到肚皮裏，借着人身精氣，神，修練，才可成功，爐火既經生起，跛道人便坐在丹爐旁，監察修練，正在修煉之間，聽得窗外面，哭聲四起，跛道人側耳聽來，都是婦人聲音，羣呼跛道人，你好狠心毒手，快還我們命來，跛道人聽得，毛髮悚然，想青天白日，那裏來的怨鬼，忙叫玄妙先生，打開窗戶，待到窗門一打開，外面的哭聲，便寂然無聞了，待你一關上，那哭聲又起了，跛道人心中心驚疑，玄妙先生更心慌，意亂，毛髮四豎，但是外面哭儘哭，裏面修煉，儘管修煉，此時爐火旺盛，回爐裏的烟也迷漫密起，那些煙，起初無甚變化，等到外面哭了多時，忽的團結起來，一縷縷互相絞繞，頃刻間，化成了一個人形，看那人正是誰，就是二次撞跌跛道人的，那個賊禿和尚，仍是怒目切齒，對着跛道人冷笑一聲，開口說道，跛賊道，當心些兒，跛道人那時觀狀，喫驚非小，此時聽他，開口說了話，反而不放在心上，便立起身來，將一拂道袍，發劍出去，劍未着身，那團烟，却隨着飛散了，化爲烏有，風雷劍，却在濃煙中，穿梭似的，射了幾下，仍就飛回袍袖，氣得跛道人火星直迸，正在無可奈何之時，驀聽得門上，哈哈大笑，跛道人回頭看去，原來那和尚，又立在雲房門檻上，兩手托在門上跨開了兩足，開嘴大笑不止，跛道人欲待再發飛劍，但見他用手對跛道人一指，跛道

人的手臂，就舉不起了，飛劍也發不出了，跛道人大驚失色，看那和尚，却止住了笑聲，順口罵道，跛賊道，你慘無人道，死無日矣，和尚罵畢，又是一陣大笑，笑聲未已，砰的一聲，兩扇雲房門，自由關上，把那和尚也關一門外了，從此就聲息杳然，也不知和尚還在門外，不在門外，門關上後，跛道人的手臂就可活動如舊了，他心中又驚，又懼，猜不透那和尚究竟是人是妖，是魔，是鬼，是怪，恐他還在門外，一時倒不敢去開門，直待過了好幾個時辰，看去毫無動靜了，方始教玄妙先生，把門開了，門開後，果然沒有和尚蹤跡了，跛道人提心吊胆的，在修煉變生胎，深恐那和尚又來尋玩笑，如此提防了一晝夜，始終不曾再見，才放了心，安心靜意的修煉，如此修煉了四十八天，那和尚沒有再來開玩笑，讓他修煉變生胎，告了成功，這和尚是誰，如何先起同他玩，到後來，便寂然無聲了，又是什麼用意，和尚是誰，同和尚來和他開玩笑的用意，何在，現在不便說明，待到後文書中，跛道人大到臨頭之時，自會明白說出的，現在算暫守秘密，且說跛道人，修煉八個變生胎，滿了四十八天，告了成功，便將變生胎取去，合着飛劍，一齊吞入肚中，盤膝跌坐，運用精氣神三寶，又苦苦的修煉了四十八天，那柄劍煉好了，跛道人大喜，要試試那柄劍，究竟怎樣，教玄妙先生發出白虎劍試試，玄妙先生恐怕師父傷了他劍，有些猶豫不決，跛道人道，略一試試，不會傷害你的，假使真的傷害了呢，大不了，再煉補幾天是了，玄妙先生說道話雖如此，終究不傷害為妙，像我這兩柄劍，接連傷了兩次，現在雖

然煉補好了，到底嫌嫩，不及起初，來得老到，跛道人道，不妨真的，將來我到師父那邊去，討些劍丹來，遇着傷害時候，用他來扶助煉補，要事半功倍，而且煉來，手裏無縫，妙到毫顛。玄妙先生驚喜道，如此，師父在去的時候，帶些來，不要忘了，跛道人答應說，我記得了，你可放心，快將白虎劍吐出，待我試一試，玄妙先生無奈，將白虎劍吐出，在雲房裏，盤旋飛舞，論到往常的白虎劍，同風雷劍，比較起來，當然是望塵莫及。不過要想傷了他，非得碰在白虎劍上，是不會見功的，此番風雷劍，自經八個孽生胎，煉過之後，風聲雷聲，雖然照舊，但他的速度，和光彩是大勝從前，那風雷劍真快。聽呼的一聲，早已碰在白虎劍上，跛道人喫了一驚，要待收住，已是不及，聽得叮零一響，可憐一柄好端端的白虎劍，竟被風雷劍，擊成片片了，跛道人和玄妙先生，一齊吃驚，想不到風雷劍，加上了八個孽生子，會厲害到如此地步。那白虎劍，碰上去，變成了片片蝴蝶舞，玄妙先生哭喪着臉，收拾片段，要想再煉，已是不成，因為風雷劍，經過紫河車，污穢東西煉過，被他劈碎，除非重行煉柄新的，要想修補舊劍，是不成功的了。玄妙先生，自空失了一柄白虎劍，要煉柄新的，又非三年五載，不能成就，心裏懊喪非凡，嘴裏說不出，跛道人心中也想，我自己煉了風雷劍，不想轉將徒弟的白虎劍傷了，使他少了一隻右臂，豈不抱歉，如此惟有教他重新再煉一柄罷了，當時慰藉玄妙先生幾句，算過去了，跛道人快活寶劍成功，要大張筵席，開個風雷會，邀誰同門各派，三山五嶽中的劍俠飛仙，到來相

敘，便遣玄妙先生到開封城裏，去找無影子，打算教他一同出去。到外面去邀請幾位，他曉得無影子，曾和他的師父，遊過三山五嶽，劍俠飛仙，認得的很多，說起那無影子，自從上次在開封城裏，取了兩個學生子胎，回到嵩山，因為跛道人還未從南鄉回頭，便到南鄉去看跛道人，他到了南鄉，正是跛道人回到嵩山之時，此來彼往，可謂巧之極矣，那無影子到了南鄉，尋找跛道人，踪跡不見，探聽風聲，也是像自己在開封城一般，大家小戶，都在慶賀孕婦，無影子想到跛道人，別已回嵩山了呢，還是回去罷，同他碰了面，看他有幾個採得了，再作道理，當時彈劍光，飛昇在空中，望嵩山飛行，看看快到嵩山，忽見眼前，金光萬道，正要看來，那金光多半，已射進兩眼，頓時眼光四散，火屋亂迸，頭腦也一陣昏混，便失了知覺，待到清醒過來，閉眼看時，不免吃了一驚，看自己身體，立在一條滿佈綠茵的長隄上，隄兩岸栽滿了纖腰楊柳，迎風擺舞，不住蕩漾，無影子定過神，忽見眼前一匹神駒，輕翻四蹄，疾馳而過，馬上坐的人，是男，是女，沒有看清楚，但見那匹馬，是白色的，騎的人，穿的衣裳，是紅的，無影子對那匹馬跑過，不大在意想着自己，好端端在天空上飛行的，如何忽的到了這裏，又想到自己，來的原起，乃是眼睛裏，被金光射迷了，心頭一混，就此失了知覺，來到此地，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實在有些不明白了，迷糊了心神，不知不覺的來到一條滿佈綠茵的長隄岸邊，他得已在想，到底怎麼回事，實在有些明白了，難道我也在做夢麼，且看這裏是什麼地方，他左右一顧看，那條柳

隄很長，兩面是水，隄在水中間夾着，兩面的水，非河非江，好似湖，閱者，你道那處是甚麼地方，却是杭州西湖的蘇公隄上，無影子不會到過杭州，所以認不清了，他又見那邊走來一個老年人，便上前問他道，請問老丈，這裏是甚麼所在，那老者，對他上下看了看，心中暗想，既到杭州，這裏是甚麼地方，都不懂得，又聽口音，不是杭州人，想是初來遊玩的，便道，這裏是杭州西子湖頭，這條隄，是蘇公隄，無影子應能，對聽謝了聲，心中異常納罕，怎的一霎眼，會到了西湖，無影子又想，既經到了杭州我沒有來過，也別去管他，就遊玩一番，再說罷，便信步走去，走盡蘇隄，過岳王墳前，來到西泠橋邊，蘇小墓前，看見那方才飛馳而過的那匹白馬，又從眼前飛馳過去，好不快疾，眼睛一霎，不見馬後面，黃塵滾滾，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無影子心中想像，這樣的好馬，和這樣騎馬的好手的人，很不容易看到的，可稱爲雙絕了，無影子在蘇小小墓前，徘徊口頃，用手摩挲墓碑，細々來看，看碑上面，勒的是「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正看間，忽然那墓碑的字，漸漸淡下去，終至於泯滅不見了，無影子大驚，怪這墓碑的字，如何會淡滅了，他錯愕萬分，再仔細一看，那墓碑的字，漸漸有了，那字雖有，可是已變化了，方才看到的「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此時乃是變爲「無影子」連到孤山相見的九個字了，乃這九個字，也如曇花一現，頃刻隱去，九個字隱去後，那「錢塘蘇小小之墓」七字，又是堂堂在目了，無影子今天被人家，戲弄入了彀了，忽的這樣，忽的這樣，害得他，頭腦不清，又不知

孤山在那裏，想還是問路人，當可曉得，蘇小小的攻旁，擺有一個小攤，坐着一個婦人，無影子去問了他，說孤山就在前面，你但過了冷橋沿湖走去，就有上山大道，無影子謝過了那婦人從西冷橋，走到孤山脚下，尋見一條山上之路，便迤邐上了山，四面看看，不見有人，他便翻崖越石，去尋，尋到山巔上，一塊大石上，看石上坐着三個人，中間一個，左右兩個，中間一個，是道家裝束，面如古月，眉分八彩，眼若朗星，端鼻方口，海下一部竹節剛鬚，精神百倍，清氣照人，看他年紀，約摸六七十歲光景，左邊那個，也是道家裝束，面如渥丹，白眉毛，細長眼睛，鷹爪鼻頭，缺嘴吧，看來年紀約摸四五十歲光景，右邊那個，是個女子，一身紅裳，面目秀麗，態度婀娜，無影子看見這三個人，看那中間一個，道家裝束的人，似乎有些面善，講到無影子的目力，甚是銳利，見過了的人，不論隔了幾多年，終能認得出，想得起的，可是對那個人，却一時想不起，正算打回頭要走，忽聽馬嘶聲起，急便看去，見那邊樹林，擊一匹雪白似白的白馬，無影子看見那匹馬，就想到，方才有山下，兩次見到的，那匹疾馳而過的，或者就是他，那個紅裳的女子，想就是騎馬的人，無影子想到這裏，忽然石上面，那個坐在中間的道士，開口叫道，無影子，你到此，還不過來叩頭，更待何時，無影子聽了，大爲吃驚，想不到那人，如此高個，居然教我過去，對他叩頭，他是何等樣人，愛得起我的叩頭，冷笑一聲，那裏願意，繼而想到，在天空中，被萬道金光，射迷了眼，來到杭州，和走到西冷橋旁的，蘇小小

上，看過石碑，變化字跡，兩樁過不多時的奇事，心裏早軟化了許多，然而一時間，終不肯過去叩頭，但對那道人，立定呆看，他還要看出他到底是誰，這時石上面，三的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四十一回 白馬紅裳逆徒遭譴責 光天化日教匪犯封疆

上回說到無影子來到孤山頂上，看見石上面坐定三個人，有個道人，教他過去叩頭，他那裏願意，其時石上面坐的三個人，看無影子不過去叩頭，便激怒坐在左邊的那個道士，開口喝道，孽障，想些什麼，還不上前跪下，聽訓，無影子到此也忍無可忍，回問他們道，你們教我跪下來，你們是何等樣人，配不配教我跪得，先說些來歷我聽聽，應當跪的，我就跪，不應該跪的，就是割下我的腦袋，也不跪，左面那個道士，用手指了指無影子，惡笑道，神識昏愴，到如此地步還要待人家說來歷，給你聽，可曉得你助桀爲虐，死無日子，省得麼，那道士一邊說着，一邊喊了聲岳夫人在那裏，道士喊聲未已，瞥見側面松林後面，轉出兩個人，前一個，是童顏鶴髮的老嫗，手扶鳩杖，後一個，是婉變窈窕的少婦，無影子見了，那兩個人，面容失色，你道來者是誰，前一個老嫗，就是住在山海關外角山寺裏無影子的岳母，而兼是師父的岳夫人，後一個，就是反目離家而去的妻子婁羅娘，無影子看見那兩個人，走上前來，慌得倒退了幾步，但看師父同妻子，不先來同他講話，却走

到石前，跪下，對石上面坐的三個人，叩頭，一影子看師父，在對那三人跪下叩頭，不禁拭了把汗，他自言自語道，看不出那三個人，他如此大來頭，想我師父，早年帶我到三山五嶽游玩，也曾遇得到了不少飛仙劍俠，高人奇士，或者是同門，或者是朋友，最多不過對他們點點頭，若是對他們行個鞠躬，算是遇見老前輩的敬禮了，今朝對那三人，竟會跪倒身軀，深深禮拜，他們的來歷，一定是在師父以上的了，師父既然跪倒了叩頭，難道我倒立着，不肯跪倒叩頭麼，便也不期而然的，曲下雙膝，遠遠跪下，連連叩頭，這時岳夫人，同婁靈娘，已立起身來，岳夫人一人，走到無影子跟前，叫聲舍生，抬起頭來，無影子看見師父，本來是敬怕的，不敢或違，便抬起頭看着師父，聽得師父，對他說道，唉，無影子，我記得你，前番到角山來時，看你面帶漣紋，生怕你的前途上，有不利的纏繞，阻礙了進行，那時曾經關照你，要你留心交友，慎重處事，曾經幾時，你去交了一個跛道人，跛道人的師父，是玄理教主海天祖，我雖認得，曉得他們行遠乎道，也不過同他們口頭交友而已，這些所謂立身處世，純憑自己，用真眼光去審定，取善輔仁，古有明訓，你也是個讀書儒士，經達明義的，難道連交友之道，都不懂了麼，岳夫人說到這裏，略停了停，又說道，你既然和他交了朋友，對他的所作所爲，應當隨時進勸，只使他不聽你的好言，你也可問心無愧了，不想你不但去正言規人，反去助桀爲虐，他要採取孿生胎，你就幫他去採取，如此一來，在南鄰開封兩處，傷了百來個孕婦性命，連同孕婦胎內嬰孩性命，計

五嶽奇俠傳

妻子反目，師傅見棄，想再上角山，去求見師。等可憐，像我們煉劍學道的，配做這樣的事。幾天前，祖師爺和師叔祖等，到我那邊來，帶子到接天峰之時，正是跛道人在雲房裏練劍。得你要從南鄉回嵩山，看跛道人去，便託師是戲弄跛道人的，那兩次掃到跛道人，在地的到這裏，聽候訓話，畜生，我起初，在角山時不再提及，他的道號是什麼。和那上文無，要歸正，不可在意妄爲，就是古月尊者，文交待，且說無影子回到開封後，心灰意懶，期望，很大，又說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別生，奉了師父之命，來請他。回到三山五嶽，道。自己去罷，無影子被師父，沒頭沒臉的那事還願意同去，推說家中有事，不能出門。無影子只管低下頭，聽訓話，但他師父，推却，他見激他不動，又見他面色大不爲然。他再說話了，無影子頓了一默，仍舊不聽見，無影子防跛道人自己再來，關照家人，有眼不但師父不見了，妻子不見了，連那坐在石生回山之後，跛道人聽說，無影子不肯來，果見了。再看那邊樹下，繫的那匹白馬，也不家裏人回絕了，跛道人不明所以，快快回家。在地上，躊躇片時，猛看見祖師坐的石塊上，離了山觀，逕往三山五嶽，請劍俠飛仙而去。去看來，看寫的是，欲明後果前因。可接玄理教主海天福，再稟告煉劍成功，再請師。也是隨讀隨減，待他讀完，那字也減完了，師父那邊，去過之後，再到自己認我的朋友，深悔時，主意打錯，不應該替跛道人識，跛道人依着預定計劃，向四川大雪山飛行。

去作孽，這便如何好呢，是了，看方才石上字跡，的明要如後果前因，可到接天峰上，便知究竟，如此，待我趕到那邊，看過後，再作計較罷，就不敢久留，當時彈劍飛身，認定方向，逕投嵩山而來，不一刻，到得那裏，在接天峰上，繞了一週，在先起那榮兒，和古月尊者，到過的，那塊懸擱在外面，平坦鏡的石上，落下，就有半寸來深痕的胡桃大字，映入他的眼簾，他不知是古月尊者寫的，當是師父，或者是祖師爺所爲的，便將他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細審其中意味，頭兩句，是嘆息他，後面兩句，是警告他，說什麼巫山之陽，長峽之濱，哥哥待你，珍重前程，什麼叫哥哥待你，珍重前程呢，這倒不解，難道有一個叫哥哥的，在那兒等我，要和我爲難嗎，他想了又想，道聲罷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但事已至此，也不必去擔憂，得過且過，由天發付來是了，無影子道罷，回頭看見，下面白雲觀的三清殿前，盤膝端坐着一個大和尚，那和尚，左右前後，環跪着百來個披頭散髮的婦人，對大和尚合十禮拜，那大和尚，在懷中取出一包不知甚麼東西，用食指，在那包東西上，畫了畫，向環跪着的婦人撒去，那些婦人，好似得了甚麼甘露甘甘似的，爭相拾取，像歡忻鼓舞的，隨風分散了，霎時一個不見，那些婦人不見後，這個大和尚，也立起身，冉冉上昇，隱去，終於不見了無影子今天一天，眼前所見的幻象，真使他驚心動魄，自己也希望將來達到如此境界，但他又深悔，不應該替跛道人幹那椿事情，反被跛道人誤了，但也是我自己，癡心太重的所致，事到如今，跛道人也不去怪也，但怪自己，一念之錯，弄得

妻子反目，師傅見棄，想再上角山，去求見師傅，懇他懺悔，但自覺赧顏，不好意思，還是回到家中，暫度幾時，再說罷，他也不到下面白雲觀去，當時發劍，回開封而去。無影子到接天峰之時，正是跛道人在雲房裏練劍生胎的當兒，那個坐在三潛殿上的人和尙，就是戲弄跛道人的，那兩次掃到跛道人，在地的和尙，那和尙上文說過，下文自有交待，此時不再提及，他的道號是什麼，和那上文無影子的祖師爺，師叔祖的姓甚名誰，統在下文交待，且說無影子回到開封後，心灰意懶，從此閉門謝客，在家深自懺悔。那天玄妙先生，奉了師父之命，來請他一同到三山五嶽去，邀請劍俠飛仙，無影子正在含恨跛道人，那裏還願意同去，推說家中有事，不能出門。用婉言謝絕了玄妙先生請之再三。無影子終是推却，他見激他不動，又見他面色大不爲然，便不敢強請，回山復命而去。玄妙先生去後，無影子防跛道人自己再來，關照家人，有朋友來看他，統回絕出門去了。是了，玄妙先生回山之後，跛道人聽說，無影子不肯來，果然親自到無影子家中來請。待回來時，又給家裏人回絕了，跛道人不明所以，快快回去。嵩山後，關照玄妙先生，教他看守嵩山，自己離了山觀，逕往三山五嶽邀請劍俠飛仙而去。跛道人預定先到四川，大雪山，去參見師父，玄理教主海天福，再稟告煉劍成功，再請師父，發柬，代邀各處劍俠飛仙，到嵩山相會，師父那邊，去過之後，再到自己認我的朋友這裏，去邀請他們來參與此會，彼此認識，跛道人依着預定計劃，向四川大雪山飛行，將近河南荆紫關那邊，聽得下面鼓聲喧天

四川大雪山去，是取直徑走的，取直徑走，必將河南省西面邊陲的荆紫關上越過，他聽得下面金鼓喧天，便定住劍光，望下看去，但見下面，有兩隊兵馬，列成陣勢，快要交鋒打仗的樣子，跛道人想，打仗倒是好玩的玩意兒，就得上片刻，再走罷，便在天空中翱翔圍繞，要看出這兩處兵馬，是何處軍隊，看左邊的兵士，是打着黃龍旗，右邊的兵士，是打着八卦旗，他猛然想到八卦旗，乃是我師叔那邊的，如何在此，和官兵打仗，既是自家人，倘然給官兵打败了，就去助他們一陣。倘然將官兵打败了，那我也不必下去了，我自管到大雪山去，跛道人想到這裏，已見下面擂鼓吶喊，衝鋒相搏了，看官兵雖勇，還敵不過八卦教師節節向荆紫關前敗退。跛道人深自得意，跛道人正在私自慶幸，看見八卦教方面，紛紛倒退，棄戈的棄戈，拋矛的拋矛，不消片刻，全陣大亂，都狂拔腳要逃，跛道人大大驚，仔細看來，只見軍隊裏面，有一團雪白也白的東西，高約數丈，就地滾滾而來，那東西，所到之處，八卦教徒，個個倒地而死，銳不可當，好不利害，正是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跛道人看罷，又驚又怒，不悉那東西是什麼，想事到如今，安可袖手旁觀，待我下去，看過明白。當時按下劍光，落在地上，正在那團白光雪亮如日的東西面前，跛道人嚇得那東西厲害，不敢近前，向旁邊一讓，細細察看，原來一個人，不知拿的甚麼兵器，在使勁，想那人兵器也特別，手段也不差，如此，讓他嘗嘗我初出頭的風雷劍的滋味如何。就立即拂起袍袖，喝聲慢來，看傢伙罷，風雷劍出了袍袖，仗着新煉合了八個變生子

妻子反目，師傅見棄，想再上角山，去求見師
子回到家，暫住幾時，再說罷，他也不到玉
子到接天峰之時，正是跛道人在雲房裏練劍，
是戲弄跛道人的，那兩次掃到跛道人，在地的
時不再提及，他的道號是什麼，和那上文中無
文交待，且說無影子回到開封後，心灰意懶，
生，奉了師父之命，來請他，回到三山五嶽，
那裏還願意同去，推說家中有事，不能出門，
推却，他見激他不動，又見他面色大不爲然，
，無影子防跛道人自己再來，關照家人，有暇
生回山之後，跛道人聽說，無影子不肯來，果
家裏人回絕了，跛道人不明所以，快快回去，
離了山觀，逕往三山五嶽，請劍俠飛仙而去，
，玄理教主海天福，再稟告煉劍成功，再請師
，師父那邊，去過之後，再到自己認我的朋友
識，跛道人依着預定計劃，向四川大雪山飛行，
如雪，亮如晶的一團東西上沖去，那團白如
掃兩下，不爲所礙，及到風雷劍三週繞回來
衝進，還當了得，這風雷劍在白光中，穿
地，白光沒了，立時現出一個圓顛方頂，面
，閱者可想得，就是在本書，第 集上說的
眼兒在第一集上，說的是被他用九轉混元索
兒，白芙蓉神眼韓玉珍到來，用太陽劍，將
險乎喪了性命，虧得那時來了個童顏鶴髮，
腰掛寶劍，足登雲履的高人，一陣清風，將
人，好似做夢一般，閉着眼睛，當是死去了
底，睜眼看時，更是喫驚，原來已到鉛山原
看，忽見天空中，墜落一個人來，那人不嚇
數月的心頭肉碧眼兒，回來了，碧眼兒雖然
，夢見母親，譚夫人問他，爲何會從天空中
，訴了母親，說道，如今大仇已報，想父親
天職了，譚夫人聽得，又喜又悲，拭拭眼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十來枝捲紙，錢六提在手裏，跟在白雍身後，一路問長道短，說杭州有幾年不到了，岳王墳前秦檜，不知還存着否，白雍道：我自六年前帶你到杭州，來過之後，一向也不會到過，你問我岳王墳前的秦檜，想總不會去掉罷，今天我打算先到四湖邊上的清波門外的永利棧裏，打好尖兒，就在近處遊玩一番，明天同你上岳墳，去看秦檜，在不在，錢六聽了，很歡喜，三人走了一歇，老翁走得有些乏力，便僱了一乘坐轎，翁孫兩人合坐在一起，錢六跟在後面，隨轎夫來到清波門外的永利棧。永利棧的主人，也是衢州人，姓徐，叫宏夫，住在杭州多年了，與白雍自幼相識，白雍到杭州，總是住在那裏的，今年來了，到了這裏，徐宏夫接着，先敘一番寒暄，再替他騰出一間上好清潔的房間，讓他翁孫倆住下，並且吩咐侍役，要格外小心服侍，白雍進了房間，洗過了臉，喝了杯西湖龍井，吩咐錢六，先到船上，去對舟子說，主人住在岸上，今天不下船了，錢六去後，白雍拉了拱壁，到宏夫那邊，談了半天，錢六從船上回頭，那時天色也漸漸晚下來了，白雍說今天光陰已經消磨殆盡，明天痛痛快快地遊玩吧，當晚在棧內住過一宵，春眠不覺曉，一覺醒來，已是日照西窗，鳥喧枝頭了，三人起身後，梳洗完畢，進些早餐，就託徐宏夫，到湖邊僱了隻湖船，講明先到岳王墳，回頭再到三潭印月，湖船已經僱定，三人便到湖邊，下了船，看舟子打動清波，乘着順風，向岳王墳進發，白雍同拱壁，坐在中艙，錢六坐在前頭，錢六的面前，是船夫，船艙裏，有一個小姑娘，一雙白白玉手，推着一枝板槳，一推

仰，鼓着浪兒，幫助他船後稍上的白髮老父，催船進行，錢六看那小姑娘，年歲不滿十三四，通臂勁力，倒很不弱，看他推一下槳，那船穿梭似的去了丈餘，講到錢六，雖做了下人，自幼兒也曾練過功夫，他看那個小姑娘，似乎會把子的，幸而在西子湖上，要是在窮鄉僻壤，荒江大河，到要提防一二着了，錢六回頭來，又對後梢的老船翁，看他眼於異彩，雙眉入鬢，鬚眉雖白，精神十足，搖幾把櫓，着實見功夫。錢六心中盤算，看他們外表，一定是會把子的，讓我來試上一試，錢六打定主意，不說什麼，看看來到岳王墳前，錢六擦起衣袖，將一隻臂膊，插入水裏，用了十分勁，要阻止他們進行，那個小姑娘見了錢六的情形，發嬌聲說道，客官，當心手臂兒，說着，他用力一扳木槳，當時覺得錢六是在同他開玩笑了，便冷笑了一笑，將木槳兒，直插水中，澈底掏了起來，嘩喇喇一聲，水花四飛，白浪湧起，那隻船像射箭般的，直衝兩四五丈路，同時船裏，吱哨一聲，接着又是撲通一聲，白雍大驚，急忙看時，看錢六早已倒在船艙中了，連連在塵擦手臂，白雍不知道，錢六已經喫足了苦，教他坐得仔細些，別掉到了水裏去，錢六口內不語，心裏喫驚，看不出那孩子，有這些功夫，實在可驚，嚇得不敢正眼去看他了，須臾船到目的地，那個小姑娘，早已一躍上了岸上，拉住船纜，等到後稍一並岸，白雍等便離舟登陸，先進了岳王廟，參拜過了塑像，再到岳王墳前，錢六帶上去，看秦檜夫婦的鐵像，搶先踏了進去，白雍拉了拱壁，緩緩行來，看過精光石志泉井，才到岳王墳前，牽着孫兒，在鐵香爐前

先對岳王就地拜了四拜，再對岳王的兒子岳雲，拜了四拜，然後回身走到秦檜夫婦鐵像那邊，看見錢六，早已在那裏看得出神，另外還有幾個遊人，也看秦檜。在戟指罵秦檜如何奸惡，如何將岳飛父子害死，後來如何死法，如何鑄了鐵像，在墳前滔滔不絕的。大數秦檜罪狀，白雍聽了幾句，拱壁倒不聽得了，他昂着頭，對祖父說道：「一個人，總要做得好，你看秦檜、遺臭萬年，長跪墳前，岳王埋骨西湖，留芳百世，就是一個比例，白雍點點頭道，正是這樣說法，一個人，總不要忘了『忠孝節義』四個字，只使不得留芳百世，決不可使他遺臭萬年，來留給後世指罵不休，翁孫兩人談了幾句，三人重複回到岳王廟裏，看那廟卓絕的廟貌，朱碧輝煌，好不莊嚴，看方面長鬚的岳王，好不威嚴，翁孫看够多時，那拱壁忽然對祖父道：「祖父，你想孫兒長成之後，還想做個忠臣呢，還是想做個孝子呢？」白雍道：「你自己想來，願意幹那樁，就幹那樁，拱壁沉吟有頃，對白雍道：「我想還是去做個孝子吧，白雍道：「何故不要做忠臣，願意做孝子呢？」拱壁道：「做了忠臣，像岳王那樣人，雖然得到萬古流芳，但是當時，却受盡了無限痛苦，橫遭慘死，多麼可憐，他所以受到這許多痛苦，雖都是奸臣，同他作對，來陷害他的，若然使他做了個孝子，想不至有人來陷害他的。忠臣孝子，同是一樣，可以流芳百世，那末何必定要去做法那忠臣，還不如做個孝子，落得歸正首邱，優遊林下，養親自樂，等於養皇上人一般，豈不是好，白雍道：「照你說法，忠臣是沒有人做了，拱壁道：「那倒不是這樣說法，他們願意做忠臣，任他

夫做，換了我，終不願做忠臣，情願做個孝子，但是我，也不過說說而已，像我這樣不孝的人，那裏配做孝子，流傳萬世呢，白雍聽了，心裏歡喜，遂說，做人要有志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你心裏願意學做孝子，那有學不到的道理，拱壁道，如此，待孫兄慢慢學來，倘有不肖的地方，還請祖父寬恕，教正，白雍道，你且學來是了，我決不會來責怪你不是的，公孫兩人，一路說着，出了岳王廟，錢六也跟了出來，大家走到湖邊，重又下了方才乘來的那隻湖船，錢六是已經領教過，那個小姑娘的手段，見了他怕，不敢再嘗試，也不再對那小姑娘迎面而坐，却掉轉身軀，對坐在白雍面前，白雍向他道，錢六，你在家中，牽記的岳王墳前的秦檜夫婦，說他們不知還跪在坟前否，今天見到了，你得安心麼，錢六點頭道，那幾個鐵鑄奸臣，希望他們，不朽不壞，永遠的跪下去，也好平平人家心上的憤氣，白雍同錢六談着，那後梢的老年舟子，開口問道，老先生，此時是否，叫我們到三潭印月去，白雍道，不錯，不錯，正要划到那兒去，看過那裏，我們就回去，明天再到虎溪，靈隱，那邊去看濟顛僧，舟子道，如此明天也乘小的船好嗎，白雍道，甚好，甚好，舟子道，那末明天，我們一早，仍在清波門外，永利棧前的河埠口，等候，白雍道，好的，你仍在那裏等是了，幾個人，說說談談，不知不能，已到三潭印月，白雍叫舟子，在三潭印月左邊，穿梭似的，划了一週，將高立在水中的石塔，三影，看得明明白白，些微不遠，大家看過石塔，天已近晌午，白雍教舟子回頭，向清波門划去，須臾到了岸邊，

齊上了岸，白齋給了舟資，叫他明天早些來。舟子答應曉得，划船回去。公孫主僕三人，來到永利棧。棧主接着，已是午後，連忙叫廚下，端上飯菜，二人飽餐既畢，商議下午遊玩地方，準備到城隍廟去走走，於是三人，在棧中略坐片時，即便辭棧，向城隍山而去。那日下午，他們在城隍山各處遊了一番，回到棧中，住過一宵，到了次日，用罷早餐，三人來到湖邊，看昨天那隻湖船，已在那裏了，三人便下了船。舟子鼓浪掉漿，直望靈隱那邊，划去，靈隱寺坐落在靈隱山的陰面，他的歷史很悠久，是在晉朝時代的一個和尚，叫做慧理建造的。從此遺傳在天地間，到明朝時候，墮廢了許多。那時又有個和尚，叫做宏禮的，他來重修。那宏禮抱了極大宏願，不但將舊有的修造一新，還新添造了不少，從此便有覺皇殿，直指堂，羅漢殿，金光明殿，輪藏閣，尚鑑堂，華嚴閣，大樹堂，梵香閣，聯蓮閣，紫竹林，萬竹樓，青蓮閣等等，這許多名勝，矗立在靈隱山上，其間要算羅漢堂，最為宏壯了，裏面有五百尊羅漢，同人體一樣高大，外加還有濟顛僧的造像，到了康熙年間，二十八年，他老人家到江南來，看上了靈隱寺，就賜了一尊金佛，給那寺裏，還將那靈隱二字，改為雲林。從此以後，靈隱寺，便成雲林寺了，後來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乾隆的興致，到也不弱，下江南到靈隱寺裏，將覺皇殿，改為鸞嶺龍宮，將直指殿，三字改題為涌翠披雲，這鸞嶺龍宮，和涌翠披雲等勝蹟，到紅羊亂時，曾經毀壞殆盡，現在則又多修理完竣了，靈隱的勝蹟，既然如此可觀，他們公孫兩人，和錢六進了寺裏，

便在各處遊玩了半天，就在寺裏，打了午齋，白蘿是定下午到虎瀑去的，後來想虎瀑，且慢去。不如先到三天竺那邊一走，便一齊出了靈隱寺，乘了轎，錢六在後面，向三天竺進發，杭州地方，抬人的輿夫，足上功夫，從幼煉成的，他們跑起山路來，如履平地，一些不喫力，在片刻之間，輕便快速的，由靈隱寺向天竺抬去，天竺有三個，稱爲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上天竺，是在天竺山，乳竇峰北面，是晉朝時代，道翊和尚，到山中結個茅廬，創建佛廬，稱爲天竺看經院的，待到南宋，康王渡江以後，就將院改寺，稱爲天竺看經寺，到清朝康熙，乾隆，兩皇帝，先移到過那裏，康熙題了法雨慈雲，四個字，乾隆將天竺寺，改爲法喜寺，寺兩旁的香燭店陳設殆遍，而且還有逆旅，這些擺香燭店，和同逆旅的人們，都是釋門弟子，沒有外人的，在春天香汛裏，寺裏香客麇集，熱鬧得很，春天香汛，雖然熱鬧，但還不及六月十九觀音誕辰那天，那天的熱鬧，真是驚人，觀音誕辰，定爲十九，可是杭州士女，却在十八晚上，就連袂聯翩，傾城空巷的，渡過西湖，到天竺來燒香了，你想熱鬧不熱鬧，上天竺之下，還有中天竺，下天竺，中天竺，稱爲法真寺，下天竺，稱爲法喜寺，中天竺，與下天竺，也都在晉朝時候建造的，那法真法鏡，兩寺，也都是乾隆改的，照此看來，可說是晉朝慣建寺院，乾隆慣改寺名的了，今天白蘿先到天竺，上轎的時候，輿夫就問他，先到上天竺去，還是先到下天竺，白蘿道，先到上天竺罷，于是輿夫向上天竺而來，輿夫跑得很快，到了多時，已經上了山，來到寺門，白蘿出

轎，看錢六已跑得汗流了浹背，氣喘如牛，白雍給了轎資，攜了孫兒三人挨次進了寺裏。寺南旁的香燭攤，就過來兜生意，白雍去買一對大蠟燭幾十對小蠟燭，幾十股香，一共化了幾錢銀子。那白雍吩咐錢六說，這對大蠟燭，點到觀世音的座前去，其餘的，都點在各位神祇像前，錢六領白雍命令，如法去點了，白雍正要來領着孫兒，到觀音像殿裏去，頂禮膜拜在那一霎時間，那個拱壁，連連喊痛死我也。白雍急忙問道，痛在那裏，拱壁說，痛在肚裏，不知怎的一來，肚皮裏猶如刀割齒鋸，白雍暗想，此時並非炎夏天氣，決不見得會發絞腸痧的，大約是昨天晚上受了些風寒，或者是方才在靈隱寺用的素齋，不大清潔，有蒼蠅等類，落在那兒，也未可知，此時白雍身邊，已走進一個老和尚，那個老和尚，慈眉善目，氣宇不俗，對白雍合十道，施主敢是來進香的麼，白雍答道，正是，來進香的，老和尚道，如此請到便殿小坐，容貧僧獻盃香茗，白雍道，怎敢叨擾，老和尚道，何須客氣，只要施主，不厭山上杯茗不潔是了，白雍道，好說了，如此老法師請前。老和尚道，施主請前，白雍同和尚，正是客氣，那拱壁肚皮，已痛得上氣不接下氣，白雍也決計想不到，會痛得如此利害，要攜了他跟那和尚到便殿去，順便問老和尚廁所的所在，不料他却坐倒地下，立不起身了，白雍大驚，忙問怎樣，拱壁兩手抱住自己肚皮，皺緊了眉頭，咬緊了牙齒，只會搖搖頭，表示痛的意思，連說話也說不出了，白雍慌了手足，忙問拱壁道，你疼得怎麼樣了，白拱壁只管搖着頭，不會答話了，老和尚問這位是誰，白雍道，他是

我的孫兒，不明什麼好端端的，不知如何，會肚痛起來了，我想現在，非炎天六月，總不是有急痧的，不知此廟有什麼解痛的藥，老和尚低頭，看了片時，用手指去按按拱璧的鼻孔，大驚失聲道，不好了，你看令孫，氣息都沒有了，白雍去一按，果然，沒有氣息。又看他面如死灰，唇中高縮，再去摸摸胸口，還有些熱氣，手足也已冰冷。等於死去無二了，此時白雍，真急了，拱璧是他的第二生命，怎好平空地得了急病死去，便煞不住老淚縱橫，聲聲喚叫，拱璧醒來，白雍呼喚得，真是口徹舌焦，拱璧那孩子，不但不醒，反而連胸口的熱氣，逐漸減退下去，白雍急得面無人色。老和尚在旁邊，看了不忍說道，施主，這樣罷。令孫既然病重，睡在地上，甚不方便，不如將他扛到後面空屋裏去，那邊有床舖，讓他睡下了。待老納差廟夫趕到杭州城裏，去請個醫生來，替令孫診病如何，白雍聽了，心裏感激萬分，說道，大和尚，如此慈悲，真不愧為佛門弟子，如此有勞大和尚，相幫一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神情恍惚痛喪雛孫 心胆彷徨驚逢幼主

上回說到白雍，在天竺燒香，不料那孫兒拱璧忽然得了急症，虧得老和尚慈悲為本，肯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到後面空房裏去養病，白雍就央他相幫一下，將那拱璧扛到後面去，老和尚說可以可以，老納一向喜歡為他人急難的，聽施主不是本地口音，想是衛々那邊

人氏，白雍道，鄙人正是衢州人氏，老和尚道，果然不差，那衢州，我在幼年時候，也曾到過衢州人，待我很容易，到現在，還紀念着他們，施主是衢州人，今天到了此地，令孫父烈的患了急症，不要說，在我佛門之中，就是在別的地方，老鶴也不肯袖手旁觀的，那個和尚，一半是熱腸，一半是勢利，他看白雍，人品服裝，決定他不是個有錢的員外，定是位致仕的闖老，所以施主長，施主短，見機而作，奉承許多話，白雍心裏，一面感激那和尚，好俠尚義，一面在怕自己的孫兒，萬一有什麼差池，不是玩事，急得手足發抖，正要俯下身驅去，與和尚扛那孫兒，却見錢六，在各殿上，點了蠟燭，回頭看見主人，在同一位老和尚，相幫着扛睡倒在地上的一個人，錢六先近看時，見是小主人拱壁，不禁喫了一驚，忙問白雍道，主人，小主人怎的會睡在地上啊，白雍道，你且不要多問，快相幫我把小主人馱了，到後面去，錢六看事情不對，不敢多問，馱起拱壁，那和尚便打前引路，白雍和錢六，跟了他，進了佛殿後面，一間空屋裏，看那裏，床鋪都齊，老和尚說，這裏以前，有一位老納俗家的親戚，到杭州來，住上幾月，特誠爲他鋪設的，現在他回家去了，就騰出來了，今天讓令孫睡着吧，白雍謝不絕口，錢六將拱壁，馱到床上，看看已是去世，老和尚真好熱腸，他還希望請位名醫，要從死神手裏，去奪回那條小性命，便對白雍道，施主我在百忙中，也不會請教過，尊姓，大名，白雍便道了姓名，說起那白雍，在峽口那邊，是很有名氣的，遇到那位老和尚，也曾到過衢州，峽口，白雍一說起，當時他

就曉得，說原來就是白員外，失敬，失敬，那老和尚一邊說道，一邊走了出去，去叫了廟工，趕到杭州城裏，去請著名醫生，周小廉去了，廟工差去後，老和尚又回到房裏，來看拱璧的病狀，老實說，拱璧的病，是早已死去多時了，這時對他胸口一摸，如同冰冷，那手足更不必說，已如僵木了，老和尚大驚，說白員外，我看令孫，恐怕不識藥石的了，如何病症犯得如此快速，這算什麼病呢，白雍哭喪着臉，拉了拱璧的手，淚如雨下，說想不到，到杭州來頑，會犯了這樣重病，霎時死去，叫我如何回到家中去呢，老和尚自己懊惱魯莽當時去叫醫生去，不會摸一摸，他的胸膛，他已經死了，還請什麼醫生呢，他又一想，醫生既經去請了，想待他來時，或者有可設法，挽回的地方，也未可知，就此老等那周小廉到來，廟工是率着老和尚之命，盡力的奔了去，在天方傍晚的辰光，已把醫生請了來，周小廉原是杭州最時髦的醫生，家裏頭堂上壁角，都掛滿了像著手成春，盧扁再世的一類匾額，杭州人有重要的病症，別位醫生，不會診治的，那個周小廉，終能够設些方法，投些藥石，挽救挽救，今天到了寺裏，走到拱璧睡的床前，一眼看見了拱璧面色，就說道，不對啊，順手指頭一按額角，說那個人，已到來的路上去了，沒有什麼病呢，白雍再三央求，想個法兒，來醫治他的孫兒，要多少酬金，任憑醫生說是了，周小廉對白雍說，並不是鄙人不肯替令孫設法，可曉得令孫，已經氣絕身亡了，還有什麼法兒可想，除非去另請高明罷，周小廉無法可想，白雍也不能強逼他想法，只好付了醫金，周小廉當時告辭走

了，周小廉走後，老和尚對白雍道，周先生乃是杭州，數一數二的挽救急病重症的第一位醫生，他今天推說沒有法想，看去終是不會還魂的了，倒不如將他放在這裏，待過了一宵，看明天如何，再作道理吧，白雍此時，心亂如麻，淚落如雨，一切統聽老和尚主裁了，說既如此，又得叨擾貴寺，齊靜道場了，老和尚說，不要緊的，出門人，遇了意外事，多麼不方便，這裏是佛門，佛門原是方便之門，今天就施給施主，方便一二，有何妨呢，白雍道，難得老和尚，如此慈悲，倘得孫兒，今夜過後，回聲轉來，非酬報幾千兩銀子，替菩薩做些功德不可的，老和尚說，我要施主銀子的何用，如蒙施主不棄，將來肯替寺裏的金剛殿，修理一下，已受賜不勝了，白雍道，好說，好說，倘然佛爺，保佑我孫兒，震然而起，別說修理金剛殿，就是修理全寺，也所不辭的，老和尚聽了，對白雍合十行禮的說道，多謝施主慷慨，但願令孫，今晚醒來，不但令孫之幸，敝寺也叨光不淺了，白雍聽了，點點頭，眼看著孫兒發呆，他想這等什麼病，好端端和我進寺的，怎的肚痛氣絕，身亡了，天下從來沒有聽見有這樣快的病症的，莫非是犯的中風病，唉，這真真那裏說起，曉得這樣，就是一到杭州，可以成仙成佛的，也不願意來了，今日之事，我不到杭州來，說不定是不會犯的，那末那些禍事，都是我自已招來的，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一些不差，實在懊惱不過，他胡思亂想一陣，見天色已是晚下，想今晚是不能回清波門去了，老和尚方便行到了底，吩咐工夫，在房間裏，特誠再陳設了兩張床鋪，讓白雍和錢六

安置，那晚，白雍茶飯都不思進口，還是錢六喫了一頓老和尚送來的素齋，白雍在百忙千亂中，不曾問過老和尚的法號，到了晚上，老和尚仍就到房間，來同白雍談了半天。纔問得那老和尚法號，叫長新，長新就安慰了白雍一番。說：假使令孫有了一差二錯，乃是天命攸歸的，非人力所能挽回，也不必過於悲傷，免得悲傷壞了自己身體。你的年紀大了，精神衰了，有病的痛苦，喫不起的了，況且在外面，倘然遇到不舒服，豈不更加糟了，白雍答道：老和尚言雖有理，不曉得鄙人，是很珍愛那孩子的，那孩子如今死了，猶如死了我的靈魂，如何叫我回到家門去。白雍同長新嘮々叨叨的講得起勁，旁邊錢六眼瞪々看定拱壁的屍身，他看他面色死灰，手足直挺，分明死已多時，聽老和尚，尚在同主人說，還要希望他還陽轉來，真是六月中旬，在等天上下雪了，萬事當局者混，旁觀者清。白雍心裏，最可拱壁忽的坐起床來，老和尚想最好拱壁漸漸透出氣來，那末將來修造全寺的大施主，有着了。老和尚因為知道他是峽口白員外。極有家私的財主。就格外獻殷勤，白雍在房裏坐了一夜天，錢六是坐到半夜裏，就橫河床上。鼾睡着了，白雍那裏要睡，坐在拱壁床前。整々滴了一夜眼淚，到了次朝，老和尚看到拱壁的死，是死定了的了。不見得再會還魂重生，便對白雍道，白施主，我看令孫是不會活的了。空望無益。不如趕辦後事罷，講到白雍也不是渾人，如何不曉得，已是死云，不會活的了。然而拱壁的死。死得太快。速，白老翁總當他是睡熟一般，不當他死去，希望他醒來，如此又捱了半天，看去，不會

活的了，老和尚又催着他，辦理後事，白雍無奈，含着酸淚，掏出十兩銀子，交與老和尚，託他好人做到底了，所有衣裳棺木，統勞他去代辦去了，在白雍的意思，本想將拱璧的遺體，搬到船裏去，連夜開回衢州，不是一天二天，所能到的，遺體很容易腐化，如何能够安置許多日期，只好聽了老和尚的話，將他收拾了，老和尚叫王夫，到城裏買來了衣棺，幫着白雍，草草入了殮。在入殮的當兒，白雍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巴不得一同裝進棺材裏去，入殮既畢，白雍又掏出十兩銀子，給老和尚，託他打發王夫。又託他們扛到關口，那邊自己乘來的船上去，一面又叫老和尚，取出緣簿，自己在上面寫了百兩紋銀，算是報答老和尚的，勞他方便之德，至於修理金剛殿，和全寺的說話，因為拱璧沒有還魂，就無形消滅了，王夫等得了十兩銀子賞銀，喜得手舞足蹈，二個人，打了一具小棺木，一個提了一盞燈火，沿途焚着紙馬，敲着小鑼，向關口而去，他們到關口，是錢六在前引途，白雍却坐了一乘轎子，隨在後面，老翁在轎裏，眼看着孫兒的棺木，淚像雨點般的滴下，滴到後來，伏在扶手上，傷心得抬不起頭來，便昏昏沉沉的，一直由轎夫，抬到關口，到了船埠前，轎夫停了轎，揭起轎簾，看老翁，已經昏迷，錢六連忙過來，喚醒白雍，白雍一開眼，就叫我的拱璧孫兒啊，你到那裏去了，錢六勸道，主人，拱璧已經死了，死的不能復生，自己身體要緊，別痛苦壞了，白雍好似沒聽見，口內仍舊不迭的喊拱璧我的孫兒啊，你到那裏去了，快回來，隨我回到家裏去啊，錢六看他痴如癡，不想出轎，就

伸手將他攙扶出外，連呼主人，好了，別痛苦了，到船上去罷，誰說，隨將白雍扶到船中，此時拱璧的棺材，業已扛下船，起初船家一驚，後來知道了所以，亦深爲可惜，都說，這樣一位活潑潑地的小賓官，好好兒來杭州，却盛了口棺木回去，使人看了棺木，豈不發呆，以爲世上，竟有如此橫遭大難的禍事，白雍到了船中，船家過來盤問，順便勸了幾句，白雍好歹沒有聽見，但管自己亂喊，拱璧回來，錢六看主人，失魂落魄似的，便由他們作主，吩咐船家趕快開船，回峽口去，船家答應着，便解纜啓碇，開船連夜起程，向湖州上溯而去，白雍因爲愛孫心切，孫子死掉了，痛苦得像發瘋似的，錢六因主人死了愛孫，也弄得沒了頭緒，竟將倚在通利橋前的一隻從清波門外，划到靈隱寺的湖船忘了，湖船的舟子，等候白雍到天晚，不見下船，想是在靈隱寺住下，便划船回去，到了第二天，再來等着，第二天晚上，不見下船，又回去，第三天，再來等，到晚上，又不見下船，只得又回去，如此一連等上四天，不見白雍下船，舟子心裏奇怪，怕四天的船資，沒有着落，到第五天早晨，先到清波門去問，永利棧內東家，據東家說，自從那天早晨，由你們划到靈隱去後，到今朝，沒有回來過，想他們要來時，總得趁你們船，回來的，大約還在山上，不如你再等一天，倘然再不下船，就到靈隱寺裏，去探聽探聽，因爲看上去，有些疑惑，想那白老先生，不是糊裏糊塗的人，他做人，很精細，曉得你們老等在岸邊，免不了得心焦，一定要遣錢六，來知照你們的，決不會在山上，住下有四天之久，豈有一向不來知

照你們之理，是不會的，請其中，別有什麼岔事。藏在裏面，你今天去探聽了，要是沒有消息，明天讓我自己去，你的船資，儘可放心，白老先生，乃是峽口有名的財主，莫說三四天，就是十天，八天，他沒有來知照你過，你爲他等候的這些損失，當然會照算給你，放心是了，那舟子總說，說曉得了，我們也不是全爲着這三天四天的船資，來向你講話的。橫豎有你在，有什麼放不下心呢，舟子說罷，拔步去了。白雍離開杭州，已有四五天了，爲的離開之時，太匆促，沒有關照舟子，也沒有關照永利棧的東家，害得他起勁似的，探聽不已，靈隱寺裏，香客如雲，那裏探聽得着，結果一無下落，永利棧的東家，着了急，又等上半月，連一點音信都沒有，害得他汲水桶掉在井裏，心頭萬分不安，末了，船資，只好代爲付訖，來不來，也由他去了，且說白雍，歸心如箭，催促船家，上緊趕路，不到一月，已抵峽口家鄉，白雍在途次，急盼船駛得愈快愈好，等到既抵家鄉，倒有些嫌快了，這點爲着何故呢，那白雍心裏，想如何去見媳婦，所以嫌他快了，船一靠岸，船家來請上岸，白雍坐在船中，有些起身不得，對錢六看看，錢六亦心領神會，明白了主人意思，便來分解道，生死有命的，又不是主人將他打死，害死，這有何妨呢，況而事到如今，好歹總免不了回家的，請上岸罷，白雍歎了口氣，立起身，吩咐將棺木，暫停船裏，自己先到家門，待擇定地位，即日去入土安葬，白雍担着滿腔心事，人家說，醜媳婦難見公婆面，他却做了醜阿翁，怕見媳婦了，錢六在前，白雍在後，望家門而來，待到家門，錢六先跨

進門檻，白雍在後面，看錢六跨進大門，自己脚下，倒有些發軟，僂促如轅下駒了，在這個當兒，不料那先跨進門檻的錢六，翻身倒奔出來，連呼有鬼，有鬼，白雍正担着憂，欲進不前，被他一嚇，倒退了幾步，連問什麼，什麼，還未住口，突見死在上天竺的心愛孫兒拱壁，跳跳躍躍，奔了出來，連喊錢六，祖父回來了嗎，想煞我了，白雍看了，也連喊有鬼，有鬼，要待倒奔，那拱壁已跳躍到跟前，一手拉住了白雍衣帶，喊道，祖父，你回來了，孫兒沒有死啊，快到裏面去講罷，在拱壁拉白雍的當兒，家人們，也多已聽得老主人回家來了，一齊出來迎接，你扶，我攙的，把白雍扶進去，白雍到底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看家人們，多同拱壁說話，想決不會是鬼出現，然而他的棺木，還在船上，放着呢，這又何故，莫非我沒有到杭州去，此時還在夢境裏麼，正想着，已到中廳，他的媳婦，和老妻，也都聞信來到中堂，見他來了，多問他路上可好，白雍向他們，略說幾句，就問，我是否在做夢，拱壁如何會在家裏，他的媳婦，接口應道，阿翁那裏在做夢好端端的，在幹事，那個拱壁孩兒，問起他，他是從上月，隨了老人家，到杭州去，昨天才回來的，白雍道，什麼昨天回來的，他同誰來的啊，老實對你們說，他是隨我到杭州去，到上天竺，得了急病死了，現在棺木，還在船上，他的屍體，是我同錢六，親手抱到棺木裏去的，而且那天，帶到船上，開回來，一路上，又無聲靜，那裏他會昨天回來，別是騙子弄的玄虛，曉得我死了孫兒，來張冠李戴，想拐騙什麼嗎，他的媳婦道，這點不見得會的，你且

看，那個，是不是拱壁本身，說着，將他身旁的拱壁，推到阿翁面前，白雍拉過他的手，從頭至足，看個仔細，確然是個活潑潑的拱壁孫兒。一些不是張冠李戴，白雍說，不信，我且問你，你不是急病死在上天竺嗎，怎麼會回到家呢，拱壁道，不差啊，我自從那天，跟祖父到上天竺，踏進寺門，就覺腹中作痛，待到相近大殿那邊，痛得我話都說不出，後來痛上加痛，痛得我昏了過去，從此就糊裏糊塗，不知究竟，忽的一來，好似做場大夢，會在路上，同一個老媽媽，走路了，看時候，方才朝曦初上，看祖父同錢六，多不見了，又看地方，也不像杭州，旁邊有條大江，沿着江邊，儘走，我問他，我祖父呢，他說，隨後就來了，何必多問，我就不敢問他了，他拉了我手，我走起路來，覺得脚步輕鬆，而且很快，一些不覺得費力，又不知如何，那老媽子說你的家門到了，我抬頭一看，果然是的，再回頭時，那老媽子已不知去向了，我吃了一驚，就跑進家門，見了祖母、母親，將上事，對他們告訴了一遍，祖母同母親，也奇怪不置，要待你老人家回來再說，你老人家今天回來了，說是我已經死了，還將棺木帶了來，這真奇怪極了，你說恐怕是拐子弄的玄虛，來張冠李戴，如此你且看我孫兒，是不是拱壁原人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斧劈空棺祇贖斷香殘蠟 病纏賢母幸逢國手神醫

上回說到拱壁，辯到沒有死的一路原由，白雍聽了，他一番言語，心中納罕，拱壁的母親，

和祖母，也都希奇說，那有這種事件，白雍道，我想到了，從前宋朝裏，有兩個包文拯，一個是妖怪變化的，莫非眼前的拱壁原身，也是妖怪化的，拱壁笑道，祖父，說宋朝有包龍圖，以爲孫兒是妖怪的化身了，孫兒想得一法，可將木來的棺木，起開來，看個仔細，要是孫兒真的死了，當然屍體在裏面，若然孫兒沒有死，裏面定然沒有遺體的，白雍想，不差，這個當場可以明白的，便叫錢六到船上，將棺蓋起開，錢六道，小主人，已死一月，光景裏面的軀壳，一定在腐爛了，起開來，豈不要臭死人，況且無緣開棺，是犯王章國法的，白雍說，還管他臭，有甚麼王章國法，眼前有這變化的疑事存着，安可不去起開，待起開看過後，再作計較是了，錢六不敢違背，拿了銳斧，奔到船上，用力幾下，早將蓋劈開，錢六劈棺的辰光，鼻子管裏，緊緊塞了棉花，防臭氣沖出，等到棺木劈開，不但沒有臭味，還夾鼻孔，沖進一股香氣，錢六心頭一愕，停睛看時，更爲喫驚，你道棺木裏面，有沒有屍體，却有許多點過的蠟燭香，放着，錢六看了，認爲又是一樁奇事，連忙奔去告訴白雍，白雍也深爲奇怪說，拱壁的遺體不是我和你，端的將他抱到棺木裏去麼，錢六道，那裏會差，不是好好抱到棺木裏去的麼，白雍道，我倒底不信，且去看過明白，當時起身，携了拱壁，來到船中拱壁的祖母母親，都一齊來看，看棺木裏面，盡是些燻香殘燭，各人都看得張口結舌，白雍道，奇怪，奇怪，查怪，遂命與六把棺木，連同香燭，拋到荒野裏去，付了船資，叫船家回去，自己同着家人，回到家中，大家議論，那怪奇事，有的說

這樣的，有的說，是那樣的，彼此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到底，白蓮上了年紀，想思，是過人，他說我想到了一這一定，是上天竺的佛爺，作的玩笑。那個陪送拱壁來的老媽媽說不定即是觀世音的化身。家人們聽了，都附和着說，白蓮說的話，有見地，事實上，定是這樣事體，無疑的了，關於這點上，作者愚鈍，實在想不出所以然，真的好好兒的人，會忽然死去，死後，放在棺木裏，怎的會由一個老媽媽，陪到老家。而且相着白蓮回家，只有一天，白蓮說是上天竺佛爺，同他開玩笑，佛說五嶺書空，一切無罣礙。他的會尋燒香的，善男信女的信心，想佛可說是大智大慧的，豈可憐此種渺小的事呢，頗費思索，作者愚鈍，想不出，還請讀者去思量，評斷罷，且說白蓮，自從回家以後，那個愛孫，仍得承歡膝前，他私自慶幸不誤，但想到上天竺緣簿上所寫的，一百兩銀子，當時承老和尚殷勤相待，是不能失信的，不如早些送去，還有永利棧那邊的房飯帳，和他僱的一隻湖船，忘付船資，深覺抱歉，此番不如趕緊着錢六上去，統去銷了帳，也好安心，便取出百三十兩銀子，叫錢六進來吩咐他到杭州一走，錢六領命，唯唯，白蓮就將百三十兩銀子，交給他叫他說，一百兩，交與上天竺當家老和尚長新，五兩交與永利棧主人，三兩交與那天划到靈隱去的船家，二十二兩，藏在身邊，作為路上川資，一路須要小心。速去速回，不要在外耽擱，錢六應聲曉得，接了銀子，自去打點行李，藏好銀兩，即日動身，往杭州去了，錢六到了杭州，先到永利棧，見了棧主，將往來對他說了，棧主稱奇道，說世上有這

難奇事，話說奇人有奇事，看那孩子將來，定要出人頭地的，錢六付了房飯金，棧主那裏肯收，推讓再三，方始收下，那只湖船船資，錢六也交與棧主，託他代付，自己逕到上天竺，見過當家，告知所以，當家對佛合十，連念大悲大懺，救苦救難，不絕於口，當家和尚，對錢六也說這一定是觀世音菩薩，念你們主人，心腸慈善，故將棺木裏的死人救活，暗中送到家裏，顯些靈應，錢六聽了，點頭稱是，說不差的，我也想到是這樣，錢六將銀子交給老和尚，老和尚付了一張收條給他，又留他在寺裏喫了一頓素齋，再給他一尊細密出品的藏觀音像，教他轉呈白旛主，讓他供在家中，讓佛來保佑，錢六接了觀音，恭恭敬敬的下下天竺回到峽口，回家中將所幹事件，稟過了主人，又將佛像奉上，白旛接了，喜歡非凡，教捧到經堂裏佛龕中間，去香花供養，又慰勞了錢六，給他十天假期，酬他路上風霜勞頓，白旛自經了這番奇突的變故，好佛之心，益發濃厚了十倍，竟天除與拱壁打趣說笑外，終是在佛堂裏，與着老婆，雙雙合十唸經禮佛，像個不出家的空桑子，並且替拱壁起了一個別署，叫做「觀來」，含着觀音送來的意思，那拱壁自從至杭州去，出了岔子之後，心靈頓變，比從前愈加聰明智慧，而且極能孝順祖父母，和生身母親的慈命，這點原是他岳王廟前說過，甯使效作孝子，不願效忠臣的本心，白旛活到九十餘歲，無病死，白旛的妻子，也和繼坐化，夫妻倆的日期，只隔一天，可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白旛死的時候，拱壁已有三十餘歲了，他早已娶室，並且已有二個兒，但他那時，仍是一個白

衣人，沒有功名成就，這恰並不是他才不足濟，因他誠心要做孝子的便努力在孝字上用功夫，對於功名二字，視同糞土，他雖具滿胸經綸大才，却不去應試，不去求名，情願白衣到老，奉親自樂，以達到他的素志，白雍夫妻死後，家中只瞻了他的慈母了，他的母親，要成他一個孝子，親戚人家，幾次來約他同去應試，都給他婉言謝絕，說道我家拱璧，淺才薄學，是不配應試的，免得丟臉，還是不去的好，後來他們母子的心懷，人家曉得他們母子用意，也不敢來相邀了，拱璧這樣的養親自樂，追慕二十四孝爲人，處處步法他們做事，他心裏，可說二十四小時裏，沒有片時，把孝字放在一旁的，這樣的誠心孤意，來孝侍他母親，直孝侍到他的母親，年逾花甲，到了七十相近的歲數，那拱璧自己，也與五十歲相近無幾了，有一天，他母親忽然得了傷寒症，拱璧心中擔憂，請了著名大夫，住在家裏，在家診疾，自己在母親房中，衣不解帶，睡不合眼的伺候着，他母親的病，起初原是傷寒症，不料服藥之後，忽然病症一變，不但一變，而且一變再變，變得名醫束手，大家不懂是何病狀，方案誰都不敢開，拱璧着了慌了，所以由他親戚姓單子的，介紹個走方醫生到來，說他曾治好過許多人，不論什麼疑難病雜症，他肯答應你醫，無不藥到除病，著手成春，今天他介紹來了，俗語道，一不薦醫，醫生是不大好作薦的，譬如薦來的，是個徒負虛名的庸醫，診錯脈理，反把病人送了命。如何對得主人家，他的親戚單于氏，也是個極把細的人，他曉得那醫生確有真本領的，故而親自介紹過來，拱璧着着，曉得單于氏平素

爲人，那個醫生，一定不會錯的，便領他到裏面診脈，對拱壁道：『全堂的病症，是由傷寒變化的，且經了幾次變化，現在變化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病症了，那種病症，任何藥石，是沒有用的，除非要到某處山上，去採一種藥草，煎湯服下，那病，就可霍然全愈了。』拱壁聽了，他道出病的起原，有根有據，估量確是一位有本領的醫生，問道：『大醫生，既然如此說，不知那藥草，在何處山上，叫何名稱，如何式樣，統請告訴我，好待鄙人去採取，』

陡然探得那藥草，服了，果然全愈了，自當重重酬報，決不食言的，那醫生說：『我早曉得，你是位有名孝子，我不素最敬重的是孝子，做了三十年醫官，遇到病家，是孝順父母的人，我就不分晝夜的，肯趕去給他看病，病家若是貧苦的，就不要他的診金，還要送他些藥費，現在遇到了你，你又是位極孝順母親的孝子，怎的不告訴你詳細，實對你講，那藥草生長在高山之頂，那座高山，就是近在眼前，遠在千里的那壓蛟口旁邊的江浪山，講到江浪山，在衢州府下，也可算是數一數二的高山，那座高山，連雲接天，不可仰視，最高的山峯，別說人跡不到，就是鳥獸，也不易走到，飛到的，那醫生取出江浪山就在那邊，拱壁心中一歡喜，以爲只在眼前的東西，可以一採便得的，直待醫生道：『那藥草，生在江浪山山巔的極峰之上，藥雖是有，採取真不容易，那藥名稱九星百療草，在幼年的時候，隨着師父到這裏來，我師父是俠客中人，他能仗劍到山巔去探險，發見那藥草，便帶了一葉下來，那藥細長嫩綠，葉上起有九點紅星，不論什麼疑難雜症，將九星百療草，煎服半葉，』

還你沉疴立痊，我師父取下來，那瓣藥草，曾經救活兩個人，後來師父打算去多採些，被那別事礙着了身，沒有功夫再去，此後他老人家，棄醫學道，隨着一位高僧，往四川而去，那件事，就隨着拋諸度外了，鄙人早想繼續師父之志，到山上去採些下來，救度世人，怎奈鄙人非劍俠飛仙，不能夠上去，今天看見今堂的病，又想到那藥草，藥雖有，採取太難，但是也有一個法子，不過很費事，拱璧聽了半天，聽得津津有味，說，只要有法子可想，管他費事，終要設法，將他採來，還請教個方法，倘得採來後，服了就好，定當重酬報，那醫人道，鄙人方才說過，是極其敬重孝子的，你是個孝子，安得不爲你設法呢？那個法子，早已籌之有素，但消僱十來個搭高匠人，叫他搭起鷹架，順着巉巖削壁，盤繞曲折的搭將上去，直到山巔爲止，待他們鷹架搭好了，你就順着鷹架上去，採取那藥草是了，拱璧聽了，沉吟半響，想江浪山何等險峻，何等高巖，想搭鷹架，到山巔，非經過十天半月，不會成功的，我母親的病勢，看上去，是沉重的，怎可延至如許日期，那事委實太費時，可惜他的老師，到了四川去了，不在這裏，否則就省時了，拱璧心中一時猶豫不決，不敢貿然答應出口，那醫生似乎已經體會其意，說道，白先生，是不是恐怕令堂的病，不能多延時日嗎，拱璧道，不差，真是這樣想，醫人道，不妨事的，鄙人雖然是個淺見薄學的庸醫，自審還有些小經驗，能够料定令堂的病，在這一月以內，沒有變化，一月之外，可不敢說了，拱璧看他雖是個江湖上的走方醫生聽他所說的，却頭頭是道，而且很謙

和，想從來有真本領實力的人，決不肯大言欺人，遇事終處處謙虛的，此人也是如此，想來定有能耐，別小視他，辜負了他一番良言美意，就照他辦法，去僱搭高匠人，來搭蓋鷹架，預備接足上去，遂一口答應，連道多謝大國手指示方法，敢不遵命而行，但是一層，待到鷹架搭好之後，還得請先生到上面一走，因為鄙人不認識那藥草，恐採取不着，豈非自辛苦了，醫生道，那不會的，鄙人聽師父說過，此種藥草，在山嶺上，遍地皆是，俯拾即得，他的葉瓣上，又有九粒紅星，可以做爲標準，尋藥甚易，只要鷹架搭好了，上得山巔，就不愁沒草藥採得的，拱璧聽了，深信不疑，說如此好極了，但是先生，現在也不便到別處，就屈大駕，在舍下留診，待到家母病痊，再放先生他去，那醫生道，自先生盛情，不是我肯領受，實在桐廬方面，還有個朋友等着看病，不能担擱，明天就要動身的，今天倒要看先生，去僱搭高匠來，順便指點他個，搭架的地位，以便事半功倍，好取快速，拱璧道，如此又勞清神了，便吩咐錢六的兒子盛明，那時錢六已謝人世，由他兒子錢明，代行執役了，教他赶快去喚搭高匠的工頭來，須臾工頭來到，拱璧對他說了，教搭起鷹架，上江浪山去採藥，只要架搭得穩妥快速，在半月內能造好，情願多用些工資，那工頭聽說，要搭鷹架上江浪山，爲之一愕，想天下那有這般事，這麼高的江浪山，要採鷹架至山巔，待我來多索些工資，工頭答道，鷹架會搭的，搭得快速些，也可以的，但是工程極大，恐怕先生出不起大價，拱璧道，只要你搭得快速，你要幾何工資，就給你幾何，是了，

那工頭昂起頭，算了算，直口說道，非二百兩銀子不可，拱壁道，就依你二百兩，一兩也不來少你，限你半月內，必要完工，延誤一天，要罰五兩銀子的，你答應麼，工頭道，可以可以，但是半月之前，搭好了早一天也要加五兩銀子的，拱壁道，也可以，我也答應你，那工頭要拱壁先付些定洋，拱壁就先付他五十兩，工頭領了銀子，歡天喜地的，招集工人，趕緊搭架去了，工頭上時醫生也曾尋點他造的位置，然後告辭了拱壁，臨去之時，又對拱壁道，此種藥草，江浪山上雖是遍地皆是，因為他的功效，等於不死靈藥，珍貴異常，非是隨便何人，可以採取的，且也不宜多取，像鄙人的師傅，算是劍俠中在學道修行的人，見了，也不敢多取，只採了一葉，你若到得上面，切忌多取，採一二葉足够了，多取恐反招禍呢，拱壁道，曉得曉得，準定取他一二葉，是了，醫生又說，半月後，倘若我有暇的要騰出功夫，到這裏來看你的，或者一今上去，讓我也去見識見識，上面的風景，順便也去採取一二葉，似酬素志，拱壁道，很好很好，老等你，駕臨是了，過了半天，拱壁看過母親的病後，逕奔江浪山下，去看他們搭鷹架，峽口本在江浪山下，待他到山下看時，看已有二十來個搭高匠，努力的在那兒工作了，他抬頭看看江浪山，實在使他驚愕，這麼連雲接天的山嶺，別說去搭鷹架，就是搭好鷹架，要走上去也非得一天二天的路程，不可，他仰視山嶺，忘却頭上的帽子，已落在地下了，虧得錢六的兒子錢明，隨在後面，連忙替他拾起，交待了他，他便同錢明回轉家中，靜候鷹架搭好，如此候上十天，他天天到

山下去察看一回的，七天到了，看他們已搭到山上了，估量再搭五六天，可以抵山巔了，這件江浪山上搭鷹架的事，此時已喧傳遐邇，歡喜熱鬧的人，都奔來看仔細，遠近絡繹而來，不絕於途，有幾位好奇的，說等到鷹架搭好了，我們要去白先生，一會上看看，有的說人家費了二百兩銀子的大費，搭了鷹架，採藥去的，那肯讓你去閑看，衆人議論紛紛且莫管他，單說拱壁，看搭鷹架又過了五天，在這五天裏，鷹架雖然接上廿餘丈高，可是去看離開山巔，却同十天上，看去的情形，一樣無二，好似這五天裏，一些沒有加搭上去，拱壁心中奇怪，問下面立的工頭道，這五天裏，你們搭上多少高度，工頭道，這五天裏，我們加搭上廿餘丈，拱壁道，既然加搭了廿餘丈，如何在我看來，還是同十天上的，差不多，仍舊在半山腰上，一些沒有加高上去，工頭看定拱壁道，不差的啊，我也在這樣想，算的這幾天裏，好似沒有加搭上去一樣，照我在十天上的估量，最多加上十餘丈，可以達到山巔了，如今加了廿餘丈，還是在半山腰上，難道鷹架搭上去，山頭也加上去了不成，兩人一說，彼此都各稱奇，拱壁道，我倒不信，山頭真的會加上去，是山神土地，在同我開頭笑了，那有此事，工頭道，倒說不定的，莫非那天動工的時候，時間忽促，沒有祭出神土地，所以同你我引起開心來了，拱壁道，這便如何是好，工頭道，別無他法，惟有重新致祭，拱壁道，也好，就如此辦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忠義堪嘉保主同登接天架 孝思不置爲母獨參超界僧

上回說道搭鷹架，採取藥草，搭了十五天，仍是渺茫，疑心沒有祭過山神，却在那裏開頭，所以更重新致祭，拱壁就即刻回到家中，教家中備辦牲口等類，到江浪山下，致祭山神土地，求他保佑，致祭山神土地，本歸工頭的事，拱壁爲着母親關係，這些小數，在所不計，且親自到神桌前，虔誠禮拜，叩頭致敬，時江浪山下，差不多天天有百來個男女老幼，在看熱鬧，今天在拱壁祭山神土地，又都圍攏來，神案左右，圍觀看着，正看之間，忽見江浪山上，飄飄蕩蕩，颶風飛舞着，墮下一件大東西來，大家看了，喧聲四起，有的居然喊道：山神土地來受享祭了，喊聲未已，那件東西，已是不偏不倚的，墮在香案中間，拍的一聲，把個正在叩頭的白拱壁，嚇得抬起頭來，但見香案中，平鋪着一張青色白紋大芭蕉葉，拱壁問道，這是誰做的惡劇，錢明道，沒有人惡作劇，看他從山巔上，悠悠忽忽飄下來的，拱壁聽着，想是山巔風大，吹下來的，便立起身，要去拿掉他，却看蕉葉上面，有一行蝌蚪白紋，端正有序，不倚不偏，拱壁看了，深爲詫異，連忙伸手，取過看時，原來是一行篆文大字，寫得古色古香，盎然可愛，這時旁邊看熱鬧的人，近來觀看大家看了，都不認得，獨有拱壁看了，却認得，看他寫的是，非詩非話的一行格言，寫道，「拳拳孝思，不替不既，鬱鬱九星，惟繁惟茂，江山之嶺，豈易攀援，架高千丈，終虧一寶

，欽爾孺子，待諸架頭，願期來茲，毋負盼候」拱壁看罷，心內明白，當時對空拜了幾拜，教撤了香案，那張芭蕉教錢明拿回家去藏好，又教取過一隻草帽，自己預備上鷹架一走，錢明問道，主人換了草鞋，將到那裏去，拱壁道，我上鷹架去，免得滑脚，那搭鷹架材料，都是些竹竿編成的，恐怕發滑，故而換了草鞋，錢明道，那鷹架又不曾搭到山巔，主人何必要緊上去，且待鷹架搭舒齊了，那時再上去也不遲，如今到了上面，又不能到山巔，不過看看他們，搭蓋而已，怪費力的，何必上去，拱壁道，你那裏知道，我還要去看他們搭蓋呢，怪他們搭得太慢，想本來預定半月爲期，今天已屆期限，明人就要逾期了，看他們搭來搭去，老是搭在半山裏，一定在上面作玩，不經意，不然那裏有搭不上之理，錢明道，這些方才你同工頭說，不是說有山神在作怪呢，所以搭上一層，那座山高起一層，拱壁道，這句話，不過猜想罷了，那裏真的，有這樣事，我現在到上面去，打算去促他們，上緊加工，或者去外賞他們幾兩銀子，也不算希奇的，這句話，原是拱壁騙錢明，罷了，這也並不是拱壁有心對下人說謊，乃是不敢洩露舊葉的秘密，恐怕一出口，大家要跟着上去，好騙他，那知錢明赤心爲主，聽說主人要上去，就要一同上去，說架上很難走，待小的扶持主人一同上去，拱壁推說不消的，我七會上去，你但在下面照顧是了，錢明不答應，一定要跟了上去，說主人不教他跟去，他也偏偏要跟去的，不然除非主人不上去，那末大家作罷，拱壁想想，這個人，到討厭，又一想，他乃是赤心爲主，不放心我一人上去

，故而硬要同去，並不是有意同我作對，如此，就領受他的美意，帶他上去一走，待到了上面，再看事做事，是了，當時說，錢明，你既然一定要去，那就准你去，但須小心些兒，不要大意，到鷹架，不比走平地，並不可往不看，看了要胆寒，只管向上去好了，錢明答應着，說主人是上了年紀了，很應當心些，像我是英挺強壯的少年，爬山越嶺，尚且幹得。不要說是走走鷹架，拱壁道，你雖年輕也得小心些，錢明道曉得，一面說着，一面向偕着，上了鷹架，那個工頭，在後面叫道，白先生，你要到上面去嗎，須得小心些兒，拱壁答道，曉得的，我去看看，就下來的，說着遂即拔步向鷹架上進行，那座鷹架，乃是盤旋曲折，一層一層，拱蓋上去的，好像一座盤梯，走起來，很穩妥，不過有些軟弱弱的，因為鷹架踏腳的地方，都是竹編的，那座鷹架，此時已搭有八十餘丈高了，這變高的鷹架，他們走去，走到二十丈高的地位，已是走不動了，錢明還能走十幾丈，拱壁是兩腿麻木，一層都不會走了，連教他止步說，再上去要回下來，腳灣都發軟不能下來，到了那時，弄得進退兩難了，錢明便止了步，拱壁想到芭蕉上的題字，明明上面有神仙等着，教我到了鷹架盡頭，自會相見的，照我現在，走上一半不到的地位，就走的不動了，要到上面，豈非是同登天，這便如何是好，拱壁一面想着，一面坐倒鷹架上，他不敢望外看，也不敢望下看，但看山腰裏，山腰裏皆是削壁，兀立千丈，陰森森，寸草沒有，拱壁看看，也有些胆寒，想別的不要緊，單怕鷹架搭得太高了，一個立脚不固，傾倒過去，性命休矣，

正想之間，忽見削壁旁邊，懸下一隻大提籠籃，那籠籃又大又闊，可以坐一二個人，牠漸懸漸下，待將懸到拱壁面前，就停住不落下懸了，且不停的在他面前，骨碌碌亂轉，拱壁對他看了半天，忽然靈機一轉，意會了那隻籠籃的用意，便立起身，拉過那隻籠籃，跳進裏面，打算教錢明一齊坐進去，看他已是呼呼的睡着了，拱壁想這孩子，真好睡，還說是英挺強壯的少年，走上二十層鷹架，就睡過去了；再教他走上幾層，恐怕連身體都要掉下去了，拱壁坐進籠裏，那籠兒，早已懸空上升了，拱壁也不去喚醒他，竟自由他吊了上去，那籠兒在鷹架旁邊，一層層懸將上去，經過一層層的面前，也看見有工人上下，直待懸過鷹架頂上，又看見許多工人，正在努力往上搭架，拱壁看他們，似乎一個也沒看見他，他深以爲怪，如此超過了鷹架，再向上去，拱壁抬頭看來，但看都是白茫茫的雲霧，剛接了山峰，山壁獨有雲中間，懸下一條粗繩，不斷的向上昇去，看他實在好快，不滿片刻之間，自己身體，已入雲端裏面，如此又上了些時，那籠兒便停住不動了，好似着了地，但見週圍都是雲霧，糊裏糊塗，看不清楚，那籠兒雖然不動了，他也不敢跳出籠兒，因爲看看左右下面，都是白茫茫的恐怕跳出去，落了空，掉將下去，那時還當了得，不要說，跌得一團糟，直連骨頭，都要跌成粉碎了。他胡思亂想中，聽得一聲長嘯，頓時雲流霧散，上面現出一片青天，下面現出一座山頭，自己坐在籠兒，正放在山頭中間的空場上，拱壁便大着胆子，跳出籠兒，一眼看去，好一座錦繡山頭，山頭上果真遍地皆是，九星

綠草紅花相間如同異錦，別成奇觀，拱壁左右看着，見得芭蕉紛披，山花怒放，地下四時代謝的花草，山頭上都盛開着，是將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併爲一時了。拱壁想想好奇怪，是仙境是佛境，看不明白，又想，怪不得騰蛟老是搭不上來，原來是這般好去處，不是容易上得的。那醫生說他的師父，曾經到過，可見得此人，也非等閒之輩，可惜不曾遇到，否則也可拜識拜識。拱壁又一想，我倒忘了，方才寫下湯語的事。此中一定有人，待我尋來，他看山上，路徑井然，植物有序，拳石如人形，四面環立相拱。翠峰如錦屏，左右漫張成行，婆婆老樹，臨天風，自然擺舞，鮮豔桃花，映紅日，顧盼生姿。又看楊花，參滿了小徑，珍禽，棲滿了枝頭。麋鹿獅熊，遍地亂走，虎豹犀象，自在閒遊。拱壁看了，有些胆怯，不敢舉步，便在一處青石背後，隱坐下來。心中胡想，山巔居然被我上得了，要下的，是難能够了，此處不見有人，但見走獸飛禽，怪怕人的，這便怎樣，正想間，忽見那邊現出一人，看是個沙彌裝束，青色頭皮，白嫩面孔，手持念珠，走到拱壁面前，開口問道，這位是白孝子嗎，拱壁聽了，看他是對着自己說的，但聽他說他爲白孝子，他却不敢便應，對他看看，小沙彌看拱壁不答應，又問道，這位可是，白拱壁孝子嗎，拱壁隨口應道，小師父，白拱壁正是在下，孝子兩字，却不敢當，小沙彌道，我也不知道，你是孝子，不是孝子，聽師父這樣對我講，便也這樣對你說，如今你不承認是孝子，也能，只要你是白拱壁，就是了，拱壁道，在下正是白拱壁，令師何人，不悉有何見教。小沙彌

道，業師是誰。你且慢去問他，但隨我前去參見。是了，我師父正候着你呢，拱璧看那小沙彌，年紀不滿十歲，說幾句話，倒很生辣喫重，別管他，我也急於要見高人，就隨他去參見，當下立起身，請小沙彌領路，小沙彌在前，拱璧在後，沿小徑，曲折灣繞走了些時，纔始止步，看前面有一所茅亭，擋住去路，拱璧抬頭，看茅亭中間，坐着一只斑斕猛虎，張牙舞爪，要攫人而噬的模樣，嚇得拱璧，倒退幾步，面上失色，小沙彌過來，一把將他拉住，問道，自孝子，作什麼，拱璧道，嚇煞我也，小沙彌道，嚇的什麼，拱璧道，茅亭裏，有隻猛虎坐着，小沙彌道，那裏有什麼猛虎，你且看着仔細，拱璧再抬頭看去，那裏有猛虎，原來坐的是位頭戴毘盧帽，身披大紅袈裟，頭如巴斗，面如銅鏡，環眼鬚眉，方口長耳的，一個大和尚，那和尚嘻開了嘴，露出一排雪也似的銀牙，哈哈的不斷地狂笑，拱璧當是彌勒尊者現身，已早倒俯身軀，在茅亭外，拜將下去，幾拜方畢，小沙彌將他扶了起來，說師傅教你到茅亭裏閑話，拱璧聽了，立起身，不敢仰視，低了頭，隨小沙彌進了茅亭，重復下拜，聽上面坐的和尚，說道，自拱璧罷了，何必多禮。你爲生母患病，聽了醫生之言，不惜大興工程，要到江浪山上，採取九星百療草，看你一片誠意，深堪嘉許，如今准你採取，這裏遍地皆是，你去採一葉罷了，拱璧想那位高人，不知是否即是佛門中的彌勒尊者，難得碰到的，待我大着胆子。他一聲，倘然是的，亦算爲人一世，眼見過了彌勒尊者金身，亦足自豪了，就在地下叩頭問道，弟子敢問上面坐的，可就是人世間

，宣傳的，西方彌勒尊者變，拱壁間上面坐的夫和尚，是否即是彌勒尊者，聽上面哈哈笑道，「彌勒尊者，誰能見得，我非彌勒，厥號『痘』」又道，白拱壁，你問我是否彌勒，我乃是西方挖痘僧是也，三世之前，與你有一齋之緣，又爲你是個孝子，故用蕉叶，指點你迷津，用篋籃引渡你上山，讓你採取靈草，去療你母親沉疴，我且實對你講，你靈草雖得，但是你母親大限已屆，決非人力所能挽回，他服了靈草後，也不過苟延殘喘，多活半月罷了，不能逃過本月底的，我看你骨格不凡，心地光明，大可學道修行，又算你前程，根底，雖不大厚，好在世事在人爲，俗語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況是你未做屠夫，你母親死後，過了三年孝期，可到雲南金沙港上，等我，當來度你，你如今，可赶快採取了一叶，待我送你下山，且不可將山上情形，告訴他人，至要至要，拱壁聽了，心中驚喜交加，急便起身，看茅亭外面，地上就有九星靈草生着，便出了茅亭，在地上採了一叶，拱壁一葉，方纔到手，小沙彌又到跟前，過來拉了他就走，說師傅叫我，送你下山，再不走，天要下大雨了，拱壁道，待我拜別學僧，再走，小沙彌道，不必了，師傅已經去了，拱壁不信，回頭看去，果然茅亭裏，祇有一個蒲團，所謂挖痘僧者，已不知去向，拱壁不敢多問，又聽得天空上，雷聲隆隆，黑雲四合，江浪山何等高大，黑雲來時，都從頭上飛過，雷聲也在頭上亂滾，狂風大作要把人吹到天空中去，虧得那個小沙彌，拉了他，自己兩脚，如履冰凌虛，浮飄不定，任小沙彌拉着亂走，如此帳灣抹角，向下盤去，與方才走的

路不同，覺得又是一處境界，如此走了半天，翻過了許多峻嶺險巖，見過了許多瀑布飛泉，不知不覺，已走到二十餘層的鷹架上面，小沙彌放了手，道聲珍重，又說師傅關照你的話，不要忘了，三年後，在金沙港上等你呢，小沙彌說畢，轉身縱步，到山腰裏，兩手搭着懸崖，好似壁虎游牆，順搭順上，霎時不見影踪，拱璧也不知自己，怎的會到了鷹架上，看鷹架旁邊，還睡着一個人，細看那人，却是錢明，就想到此處，即是方才上鷹架來時，走得乏力休息時候，坐着篋籃到山上去的地方，此時太陽已將西傾，架上的工人，也相繼下架來了，落暈照在錢明面上，格外映出他面色紅潤，拱璧着了太陽，忽然又想到方才，在山嶺上，不是見烏雲四合，雷聲隆隆，要下雨的樣子麼，你看此時，天上西方一片金光，照着斜陽，天空中，彩雲成紋，何等好天氣，這又奇了，拱璧想天色不早，快把錢明叫醒，下架去罷，便叫道，錢明醒來，錢明在睡夢中，被拱璧喚醒，開眼看了拱璧說道，主人，上面好玩嗎，拱璧聽他言中有因，問道，那裏是上面，什麼叫好玩，錢明拭拭睡眼，笑着說道，主人還說誰來，你手中拿的是什麼，我都見得的，瞞得我過麼，拱璧手中緊緊拿的，就是一叶九星百療草，拱璧道，這是什麼，你可曉得，錢明道，那個東西，不是在茅亭面前，採取的麼，怎的不曉得，拱璧聽了，喫驚問道，你睡在這裏，怎曉得我在茅亭裏的事，錢明道，怎的不曉得，我不~~不~~同你一起上去的麼，拱璧道，胡說，我上去的時候，看你磕睡在這裏，鼻聲呼呼，睡得正濃，知道什麼，錢明道，委實我隨了主人

一同上去，待我來道出原由，我見山上，放下來兩只筐籃，一只主人坐了進去，我也就坐一只，兩只筐籃，懸了上去，到上面，大家跳下筐籃，看主人好像沒有看見我，我便也隱在主人身後，主人當時的一切舉動，我都見得，你取藥草的時候，我在茅亭後面，看著你，採得了藥草，被一個小沙彌，拉了走路，我要跟你走，忽然後面有人，拍了一下，回頭看時，也是一個小沙彌，走來，拉了我，向別處路上走去，在走過的地方，一路都是毒蛇猛獸，我嚇得戰戰兢兢，不敢動步，小沙彌却不由我停足。拉了我狂奔，奔到後來，被石塊絆了一交，開眼看時，見你立在面前，我明曉得是做夢，醒來先看主人，手中確有一叶藥草拿着，曉得那夢不虛，故而問你上面好玩兩嗎人正說着，看見許多工人，已走到身邊，拱壁道，不必說了，我們回去罷，兩人就相扶下了鷹架，已是黃昏將近，工人仍在下面等着，說白先生下來了，上面搭得如何，拱壁想，你做了工頭，立在下面，逍遙自在，也不曉得陪了我一同上去，真是豈有此理，又一想，虧得他沒有同去，不然，那件事，又給他知道了，便回答說，上面搭得還好，但是藥草，我已經在架上面拾得了，你們明天，可以把鷹架拆了，不必搭上去了，工頭奇怪道，什麼藥草已經拾得了，那正是可恭喜一可事啊，是了，是了，天不負孝子的白先生是四遠聞名的孝子，雖然鷹架搭不到山巔，天却見憐，把鷹草好端端，放在鷹架上，教你去拿，想來葉叶上的字跡，就是這些話罷，白先生，做事慎重，不肯預先對我們說，是不是啊，白拱壁趁此機會，也順便應道，你真聰明

，被你猜着了，明天來拿錢，找你百五十兩的搭鷹架費是了，工頭聽得，鷹架不要搭了，銀子明天可拿了，自然歡喜不勝，末了，要一看藥草樣式，拱壁便給他看了，他看上面，有九粒鮮紅小星，碧綠生青的葉瓣，映着各星，着實美觀，工頭道，那草，確是不易見得的，到底仙草，與凡草不同，工頭看罷，費了幾句，還與拱壁，拱壁袖好藥草，回到家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大限難逃琳宮證果 息壤在彼滇水尋師

上回說到拱壁，袖好了藥草，別了工頭，回到家中，在路上關照了錢明，到家不要盡情說出，但說在鷹架上，拾得是了，錢明口裏答應，曉得，嘴裏那裏藏得牢，不到幾時，早已告訴別人，說主人如何上山嶺，如何遇到像彌勒佛的仙人，如何給他藥草，的那些事，統統說了出來，後來便弄得盡人皆知了，這是後話，順便提過不表，且說拱壁到家後，將藥草煎了湯，給母親服下，病體便立刻轉機，纏綿床褥數月的人，喝了藥汁，就能起床坐了，靈山仙草，果然靈驗，家裏諸人，那個不歡天喜地，謝謝神仙，獨有拱壁，却仍愁眉不展，強現歡顏，以承色笑，這點如何，他想到疙疸僧，對他說過，母親的病，大限已到，雖然有仙草，可以回生，也祇能够挽回他半月壽命，半月後，就要與世長辭的，拱壁這話，不能對別人說，錢明起初，雖然聽得疙疸僧說過，但他究竟在夢中，好些也都忘懷

不過知道大概情形罷了，拱璧在愁母親來日無多，心中悲痛萬狀，他怕天晚下來，希望天日增長，一年當做一日，可是心中越要天日增長，却越見得過得快速，眼見着紅日東昇，忽的來却已夕陽西墮，可惜現在沒有魯陽其人，倘然他老人家還在世上，情願對他磕首二十個響頭，請他用長戈，將落日揮將起來。如此過去，光陰真快。眨眨眼，已屆半月期限，拱璧提心吊胆，天天侍候在母親身旁，看母親服了藥草之後，飯也加餐了，身體也強健了，看上去，却不像要往西方去罷的樣子，拱璧心中疑信參半，那天正是服了藥草後第十五天上，拱璧的母親，還很好的，同拱璧談了許多家事，到了晚上，忽然要沐浴更衣了，拱璧的妻子，連忙來侍候，等到沐浴更衣既畢，他在床沿上，對拱璧笑道，今日午後，我在廳堂間，看見個大和尚，大約是彌勒尊者，他進來，告訴我，說我大限已到，今晚戌時三刻，金童玉女，來接引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你可替我趕辦後事，不要延遲，拱璧聽了，陡的一驚，想那個大和尚，莫非就是江浪山的疙疸僧嗎，他還來關照我母親，這可證實了，這便如何是好，當時心內喫驚，面上仍舊現出笑容，對母親道，這乃是母親年老眼花的緣故，母親自服仙草之後，身體比從前還要康健了，那藥草是延年益壽的，一定可以增壽多年，那裏有好端端的，會到西方去呢，此種朦朧夢境，不要去信他，請母親珍重身體，是了，好讓不孝兒子，多承歡幾時，拱璧的母親，聽了，苦笑道，我的兒，爲娘的不是別人，不會極端迷信神權的，昨天晚上，你父親同你祖父，也都來對我說過，所說

的話，都同那大和尚所說一般，你如不相信，我來還你個對証，在那枝藥草，可不是在鷹架上拾得，乃是大和尚用篋籃，引你上去，到茅亭旁邊，採來的，拱璧聽了，想道，這話，或者從錢明口中傳出，再從別人口中，傳給母親聽的，不能相信，但聽母親又說道，你如不信，還有一個見証，可告訴你，那大和尚，不是叫疙疸僧嗎，他乃是從西貢來的，他還叫你在我死後，守過三年孝，便到雲南金沙港那邊等他，是不是的，拱璧聽到這句話，直使他精神一振，想這句話，錢明是不記得的，他知道早傳說起來了，怎麼母親也曉得，便問道，這話誰告母親的，拱璧的母親，又笑道，這話乃是你祖父，對我說的，對不對，拱璧聽了，啞口無言，想照此說來，我的事，幽冥皆知了，祖父既然曉得這些，母親的死，他當然也曉得，看來是不能避免的了，然而我不相信，無病無痛的人，說道戌時三刻，要死的，教他如何死法呢，還說有金童玉女來接引，拱璧心中想着，嘴裏仍舊極端安慰母親，請他早些安睡，這些話，雖然有些可信，終究是夢寐之言，不能全信，母親放心，安睡罷，他母親笑道，我到這般年紀，難道怕死麼，況且我的死，是有金童玉女來接引的，就沒有，也不懼，一個人上了年紀，終免不了一死。只要我死後，你們長命富貴，兒孫滿堂，那是我死也瞑目了，拱璧聽了，惘惘然，不知所對，此時已到戌時三刻，他母親忽的立起身，說金童玉女來了，大和尚也來了，一邊說着，一邊對空禮拜，作迎接的狀態，拱璧眼中，不見什麼，一衆家人，都環侍左右，室中高燒紅燭，大家都不見什麼，但都聽得天

上，仙樂幽揚，悅耳可聽，拱璧一切都不管，貼身立在母親左面，看定母親面部，看有什麼變化，看母親側首對他道，我兒，你且過來，聽我最後的幾句話，吩咐你，拱璧聽了，看事情越趨越真，便不敢怠慢，轉身到膝前跪下，俯首聽訓，拱璧的妻子，拱璧的兒，和衆家人，也都挨次跪下，聽老太太最後訓話。老太太對拱璧道，我自從你父親故後，將你撫養成人，直到現在，幸得兒孫滿堂，家門平安，多半雖是託賴祖上遺澤，一半也仗你至孝格天，邀得彼蒼見憐，保佑得一家門無災無禍，今日是我大限之日，眼見你們這許多人，環跪在我面前，使我又傷心，又歡心，論理，當然硬不起心腸，拋了你們竟去，但是大勢，又不能歸我自主，只好心腸變鐵石，各管前程，管不得你們一班人了。我死之後，你不要忘了三年以後，金沙江上的話，你祖父說，機會最好，別錯過了，老太太對拱璧算說完了話，再對拱璧的妻子道，賢德的媳婦，你自到了我家，多麼的孝順我，多麼的相夫有道，我的心裏，那一時不在私自慶幸，慶幸我家，討得一個賢媳婦，我與你，情同母女，極希望天天終朝，相處在一室兒，那知今天，爲姑的大限臨頭，要與你長別了，我死之後，你也不必悲傷，我期望你，好好的撫着孫兒孫女，教導他們讀書，認字，將來好立世做人，想我賢德的媳婦，這些早都瞭然，用不着我臨死的阿姑，囑咐的了，我死之後，家中的一切內政，統都由你管理是了。時間不早，離情萬端，要說一時也說不盡，越說越不盡了，我要去了，老太太說到這裏，就起身，拉起幾個孫兒女，在各人粉頰上，都甜甜蜜

蜜的，深深吻了一下，便回身坐到椅上，哈哈笑了聲，接着聽得屋上，鸞鳴鶴唳，笙囁笛吹，家人大奇，再看老太太時，已經坐着化了，拱璧和妻子，拉住老太太，縱聲大哭，孫兒女們，和僕役人等，也都放聲落淚，人死不能復生，老太太既經死了，拱璧等，哭够多時，也哭他不活，只好忍着痛，舉辦後事，依着法，遵禮成服，擇日開奠發引，如此忙了，七七期滿，始安靜下來，那拱璧早已累得只賸皮骨了。這一半是，料理老人家死的勞苦所致，一半是，日夜痛哭的緣故，七七之期既滿，拱璧的妻子，再三苦勸，纔始放懷了些，但他每天，必要到母親墳上去，哭拜兩番，他的母親墳上，就葬在他祖墓的旁邊，和他父親合葬一穴的，這塊墓地，也是他祖父在日看定的，有個精於堪輿之學的人說，此墓風水甚好，得九龍相朝之妙，理應誕生帝皇，所惜墓位左面，有所寺院，每天被鐘聲振動，防由此變化地脈，地脈變化後，雖然不能誕生帝皇，却可出一異人，但是要修德積善，纔可成就，否則還恐招禍，那位堪輿家的本領，倒也不弱，那座墓，後來果然沒有誕生帝皇，却出了白拱璧，成爲絕世異人，再說拱璧，天天早晚，到墓上去哭拜，兩次，朝作爲暮晨昏的應盡子職，如此接連三年，三年之期滿後，拱璧倒也忘了那江浪山上，大和尚對他說的話了，他只記得，早晚到母親墓上去，拜拜，其餘一概不管，有一天，他從母親墓上回來，走進書房裏，觸目就見書桌上，放着一件三年不見的怪東西，你道那東西是什麼，就是三年前，致祭江浪山時，從山嶺上飄下來的一張芭蕉大葉，拱璧對他一呆，想這

件東西，藏在書箱裏，幾年不曾取出他來看過，倒也忘了，今天如何會放出在這裏，是誰取出的，便走近書桌，看上面一行篆紋字跡，依然鮮明在目。他看那白紋，似乎短了許多，他記得從前，看時，是很長的一行古篆，箇中寫的，我還記得，說的什麼「殷殷孝思，不罄不置，鬱鬱九星，惟繁惟茂」的一類，今天看來，如何短了許多，細看上面的字，雖仍是篆文，但那字句，已不大同，看只有寥寥八字，寫的是「莫忘金沙港上之約，」拱璧心中一動，想我倒忘了，不差，三年之期到了，挖痘僧，對我說過，三生之後，到雲南金沙港上，等他，這事還是去好，不去好，若然是說去，諒情他終度我修道去，不見得再回來的了，不去，母親歸天時，說過，祖父告訴他說的，機會很好，此事怎處，倒覺得進退兩難，拱璧心內，有我拋不下家中，總作如此想法，後來從詳考慮一下，想母親活到老之年，也免不了一死，自己現在也有五十餘歲了，得能活到老耄之年，也不過是那時間事，如此光陰，何必流連不捨，就拋了家中，到金沙港去候他能，又想，我此去，若然告訴了家人，他們那裏肯放我走路，不但一時，不能走，還怕此後，被他們處處留心，使我寸步不得離開。這時欲走不得，反自受累了，且把心腸一硬，譬如我今日死了，任他們去，我管我，尋出路去是了，拱璧想罷，預計暗中一走了事，當時不動聲色，暗暗收拾些銀子，衣服，打成一個小包裹，到了次日清晨，寫了一紙留言，留在書桌上，悄悄出了後門，到母親墓上，拜別了一番，問路向雲南進發，這裏家中，起初不知走了拱璧，那拱璧往常

是睡在書房中的，他的妻子，到午後，不見拱璧之面，叫人到書房中去看他，回說不在那裏，當他有別的事件，出外去了，待到晚上，又不見來，他的妻子，奇怪起來，叫錢明進來，問他主人，到那裏去的，你可曉得，錢明道，今天一天，不曾見過主人面。當他在內房裏，不曉得他外面去，他要回去，終帶了我去伺候的，決不會獨自出去的，況且有一天不見了，那裏去哩，這又奇了，拱璧的妻子道，莫非在附近鄰舍那裏，你去看來，錢明領命，到附近鄰舍家中，去找個遍，不見蹤跡，再到附近親戚那邊去問，也說沒有來過，錢明找不見主人，只得回來復命，拱璧的妻子聽了，驚奇起來，那時拱璧的兒子，長的已有三十餘歲了，是個憨子，不懂得什麼的，次的祇有十餘歲，也不大懂得世事的，聽說父親不見了，說道父親不在家中，別是祖母墓上去的呢，拱璧的妻子，被他一提到，想着說道，倒不錯的，叫錢明快去看來，錢明聽得，急急奔到墓旁，那座墓，在江浪山下，來回很快，不多一刻，回來復命，說不在那裏，拱璧的妻子聽了，愈覺奇怪，既然左右找不到，也只得等他回來了，大家等到晚上，仍是音信杳然，晚上又不回來，家人等了一宵，到了次日，又不見回來，家人有些恐慌起來，尤其是錢明，奔來奔去，像個熱鍋上罵蟻，東西亂轉，亂尋，拱璧的妻子，也急得什麼似的，他的次子，在書房裏發見留書，就拿來給他母親看，他的母親看了信中之語，始恍然大悟，曉得他去踐三年前，金沙港之約去了，千里遙遙，如何放心得下，當時打發錢明，沿途道趕上去，去趕他回來，錢明想往金沙港去好

雖則是向雲南進發，但不知主人走的，是那條路，如何趕得着呢，然而喫別人家飯，只好聽別人家使喚，便不分晝夜，向取從雲南去的路上，一路尋去，一路打探着，可有這樣的一個老頭兒過路，錢明趕上十幾天，來到江西浙江邊界的懷玉山，聽得一聲響響荆莽中，竄出數十個強盜，將錢明圍住，要他買路金錢，錢明身邊所帶的，不過是他主母，教他來趕主人的幾十兩川資，錢明看勢頭不好，忙將用賸的川資，連包獻給他們，他們看了似乎嫌少，在他身上一抄，看沒有什麼了，本來放他走路，不料內中有個強盜，到賞識了錢明了，說那人相貌英挺，精神飽滿，我們何不帶他人夥，也可多一個弟兄，衆人聽了，贊成者多，便不由分說，將錢明擄上懷玉山去了，拱璧家中，自錢明去後，等上一年，不見趕得主人回來，本要打發拱璧的次子，和幾個家人，陪着他去找尋父親，可是尚未出門，忽然外面進來一個大和尚，那個大和尚，巨眼大臉，禿了頂，披了黃袈裟，開了大嘴，一路踏踏踉踉，進了白府，直上中堂，正遇到了拱璧的妻子，見了一驚，方要查問，那和尚對他合十，同時向袖裏取出一封信，說道，是從金沙港回來，這封信是那白施主託我帶來的，拱璧的妻子，聽說，丈夫有信來了，如同久旱望見甘霖，急忙接過信來看，忘却大和尚坐，待他將信看完，再看大和尚時，早已不知去向，拱璧的妻子，自嘆福薄，有眼不識聖僧，當場錯過了，好機會，你道那和尚是誰，就是江浪山的西貢吃道僧，吃道僧假寫了封拱璧的信，特地來安慰他家中的，大意說道我已到金沙港，在江上遇見了聖

僧，得蒙收爲門徒，現在已到仙境絕域，修道養性，此後人緣永絕，不復再到家門了，你們也不必記念我了，你們如有意修道，也可在家虔誠參修，佛門廣大，將來或能得成正果的。至於錢明，據聖僧說，現在懷玉山上，不久就可回來了。今天趁着聖僧至江浪山的便，將這封信，託他帶來，你們看了後，不必悲傷，應當爲我慶賀，這是信中的大意，餘的，不過是託付妻子一番，主持家政的說話，拱璧的妻子，看罷書信，知着那個大和尚，就是聖僧了，想趕緊拜見他，不料霎時間，已失了所在，當時自嘆緣薄，又曉得丈夫，不會回來的了，悵悵一番，也無可如何，過了幾天，錢明當真回來了，問他一去年餘，在於何處，他說在江西邊界，懷玉山上，遇着強盜，被他們劫上山，在山上住了年餘，苦雖不喫，却天天記念家中，前幾天，得到一空閑，偷個漏兒，私自逃下山來，奔回家中來了，不知主人，有否回來，拱璧的妻子說，你主人却在金沙港上，隨着一位聖僧，到仙山修道去了，那位聖僧，前幾天到過這裏，帶來你主人一封信，當時我不知他是誰，待看明白了，他却不見了，實在可惜。錢明道，那和尚是怎麼樣的，拱璧的妻子道，是肥頭大腦，像彌勒佛似的，錢明道，是他麼，囁，我知道了，他乃是江浪山上的仙人啊，主人隨了那人去，是再好沒有了，可惜我，晚幾天回來，要是我遇見他，終得求他帶我到仙山上去，見見主人，拱璧的妻子道，那聖僧你在江浪山上，見過麼，錢明道，那裏會沒有見過，不過在夢中罷了，但是不曉得，爲什麼要教主人，到金沙港上去，他在江浪山上等主人，豈不近了。

許多麼。拱璧的妻子說，這點有誰能猜想到呢。錢明和他主母，談了半天，且丟開不去管他了，待他回講到方才錢明所說的，爲什麼要叫主人，到金沙江上去，他在江浪山上等主人，豈不近了許多麼，這兩句話，錢明不知其中道理，聽上去似乎也很有理，不過內中還有緣因，非錢明所知了，待我來說明罷，大凡一個修道的人，不論已成道，未成道，或者是拜師，或者是收弟子，必有一定的地方，江浪山，是拱璧遇見師傅的地方，金沙江，是他投拜師傅的地方，反轉來講，江浪山，是勸道僧會見弟子的地方，金沙江，是勸道僧收受弟子的地方，像從前，白娘娘，斷橋會許仙，金山寺會法海，都有一定的所在，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如此，金沙江，既是拱璧投拜師傅的地方，如何投拜，同他現在在何處仙山隱身，待作者上緊催着管城子，要追溯的追溯，敘述的敘述，免得閱者看了心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釣客垂綸現身敷幻影 頭陀伏法入夢試真心

上回說到作者，要把拱璧如何在金沙江，投拜師傅，在何處仙山隱身，追溯的追溯，敘述的敘述，免閱者心焦，再聽我詳細道來，講到拱璧，自從出了後園門，取路一徑向雲南而奔，他在路上，曉行夜宿，有船趁船，有車搭車，一路平安的過去，不到半年光景，已達雲南金沙江旁，金沙江的流脈甚長，他從西康，灌溉下來，穿過雲南全省，直達安南緬甸

而去，這樣延綿數省的長江，那拱壁首先達到的江邊，稱爲瀾滄江，瀾滄江的上流，有座關，稱爲漫關，拱壁剛正來到漫關，他一問當地的人，說前面的江，就叫金沙江，拱壁不知就裏，只要達到金沙江是了，便順路來到江邊，但見茫茫大江，滾滾白浪，那裏有懶真僧的蹤跡，此時拱壁身邊的川資，也用得所盡無幾了，他在江邊，等了一天，嘆了些在路上買得的乾點，略爲充了飢腸，待至天晚，不見懶真僧來，便懶洋洋回轉漫關，漫關那邊，原有客寓，就在那裏住上一宿，到了次日，再到江邊去等候，等了兩天，又不見他來，如此一連等上十天，勤道僧始終不曾見過，他到江邊去的時候，却天天有問老漁翁，在江邊釣魚，圍着就陪着談天，雲南地方的口音，本非江浙人能够聽得懂的，拱壁一路來，像湖南廣西的人，也聽不懂的，虧得他認識字，處處用文字來做代表，遇到言語不通的地方，就寫字給人家用，人家也就寫了字回答他，這樣子，遇到不識字的人，雖然也不能合用，但是本國文字認識得的人，究竟遍處皆是，那個不識字的，這個終認識，拱壁到異省客境，既是仗着文字通行的，怎的在江邊，能同老漁翁談話呢，原來那老漁翁，談的話，是江浙人的口音，就此兩人談得十分起勁，拱壁告訴了他，來尋訪師父的原因，漁翁聽了，大不爲然，連沒有這樁事的，金沙江，數千里長，就是有的，也不知道他在那段尋你呢，除非你順着江，尋將上去，那末或者他尋的着你了，不然你就是等了一世，如何尋得着，和尚的話，大半是撩不住的，不如回家去罷，拱壁聽了，回答說，他不會差的，早遲一些

罷了，我既到了此地，非等到他不可，如此又等上十天，老漁翁，照舊的，天天到江邊來向他講話，勸他回去，他終是不肯回去，一定要等到他，老漁翁道，你真的要等到他麼，拱璧道，自然要等到他，你想我，不要等到他，何必從數千里外來，候他呢，漁翁道，這話也不差，既然你要等到他，老是這樣，等在邊裏，是不中用，不如，老漁翁說到，不如兩字，忽的住了口，拱璧聽他，話裏有因，連忙問道，老丈，「不如怎樣」老漁翁聽了，冷然笑道，你要問我，「不如怎樣」麼，不如回家丟啊，拱璧聽了，失望似的，對他看看，又低下頭，看看自己衣服，惘々然，開不得口，漁翁靚狀，復又笑道，自拱璧，你好不痴呆，那邊來的，不是癩疽僧嗎，自拱璧三字，白字是姓，是告訴漁翁過的，他曉得不足爲奇，拱璧兩字，是不會對他說過，他如何會曉得，此時猛聽得他，叫出白拱璧三字，又聽他說，那邊不是癩疽僧嗎，便覺心靈一轉，精神百倍，抬頭看時，已不見老漁翁，但見眼前金光一閃，自己便模糊起來，好似磕睡過去，畧四面看時，那裏有癩疽僧，但見漫關那邊，奔來一羣差役，面前十幾個，手持大刀，後面還有五六十個徒手兵士，中間四個人，推了一個囚車，囚車後面，還有個武官兒模樣的人，押着，那羣人，來到江邊，把囚車放下，看形狀，似乎要等候過江的船隻的，自拱璧立起身，到旁邊細看那囚車內的囚犯，吃了一驚，你道那車內是誰，正是癩疽僧，看此時癩疽僧，沒有像江浪山上，遇到時間，那般神氣了，頭上的毗盧帽已是破了，身上的紅袈裟，已是碎了，垢塵滿面，穿了雙百補僧

衣，慚憐不堪，他坐在囚車裏，愁戚中，却仍嘻開了大嘴，對拱璧問道，你來了嗎，唉，可惜，我已犯了法了，不能够度你至彼岸去，今天是我死期，他們將我送到對岸金字塔下去斬首，你想可憐不可憐，拱璧聽了，大驚失色，急忙跪下，問道，弟子在江浪山上，得蒙聖僧指示，今日不遠千里，趕到此地，來恭候聖僧，恭候了二十來天，雖然遇到了，不想你老人家，却犯了罪了，但不知犯的是何罪，可有沒有設法的地方，弟子情願代師傅去設法，勸疽僧道，今日已臨死期，問我所犯何罪，一時說來話長，不及對你說，你要代我設法，除非有人來代我受死，一面賄通差役，將我放了，或者還可挽回，拱璧在同勸疽僧說話的時候，旁邊差役，連聲呼喊，不許開口，還要將拱璧驅開去，勸疽僧對他們道，我是垂死之人，過了江，就要死的，難得路上遇見一個老相識，就讓我同他講幾句話，那班人聽了，決計不可，定要將拱璧驅開去，拱璧想錢可通神，摸々身邊，還有幾兩銀子，連忙取出，給了他們，作爲孝敬，要求和那和尚，再講幾句，那班人得了銀子，就由他再談幾句，勸疽僧輕輕對拱璧道，我身邊有銀子，足夠賄動他們，放我逃走，因爲那班人，是狠貪錢的，只可惜，眼前沒有一個代死的人，人在於急切之間，如何辦理，拱璧聽了心如火炙，猛然記得三年前，在江浪山上，虧得聖僧，賜了一叶仙草，救了我母親沉疴，後來雖然不到半月，仍舊死去，這是大限關係，並非聖僧不肯爲力，如此說來，聖僧是救我母親的恩人，今日聖僧有難，譬如我在途上死了，就來代聖僧去死，你道如何，勸疽僧道，

你所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性命出入的事情，不是胡亂可以答應的，你且去想停當，再對我說，拱壁道：我已想停當，無須再想，只要聖僧將這班人，賄賂通了，弟子准可代死，並無戲言，癩疽僧道：你既然有這番心腸，肯代我而死，你死後，我一定爲你做道場，超度你，往生極樂，現在你看，那江面上，有隻大船來了，這隻船，就是來載我們過江的，到了船上，你又不能下船，那時候，無可挽回，快把這面樹林下坐的一個押解官長，請來，我有話對他講，拱壁不敢怠慢，過去請那官兒過來，那官兒神氣十足，來到囚車旁，喊道：瘋和尚，有何話說，癩疽僧看他來了，當在懷中，取出一串珍珠，那珍珠一出懷中，毫光萬道，太陽照着，閃閃奪目，癩疽僧取出珍珠，先向掌中一盤，教官兒附耳過來，那官兒，便低頭向囚車旁邊，癩疽僧噤哩咕嚕，說了幾句，看他當時笑逐顏開，伸手接過和尚手中的一串珍珠，抬起頭向對面林下，發了一聲暗號，一班差役，立時聚集在他面前，看他對衆人輕々說了一番，那班差役，便如狼如虎，趕到拱壁面前，將他一把拖番，翻了手足，塞了口，拱壁眼睜々看着，自己准備代死，心中也不慌不忙，看他綑好自己，就去打開囚車，放出癩疽僧，將他僧衣僧帽，脫卸，披戴在拱壁身上，癩疽僧得脫，對拱壁道，承你盛情，代我一死，我得趕緊回到江浪山去，代你做道場去，且見差役人等教癩疽僧不要多講，快些逃走，癩疽僧對拱壁一合十，念聲啊彌陀佛，善哉善哉，回身轉向斜路上，飛也似去了，癩疽僧去後，那班差役，將拱壁橫起了，向江邊走下，

看那邊已有號大船，靠近岸來，衆人將拱壁一擡到大船，開船向對岸進發，江中風浪極大，船身顛播得狠，那十幾個拿刀的差役，將刀在江中浸溼了，對船沿上，霍霍的磨個不停，在磨刀的當兒，還不時對拱壁看。拱壁視死如歸，並不害怕，又一個，居然輕輕的對拱壁道：你這個人，真愚笨，天下那裏會去代人受死，螻蛄尚且貪生，難道你不想活命麼，拱壁聽了，口中說不出話，心中暗想，我代恩人受死，死有餘榮，有什麼貪生怕死，便報他一個苦笑，閉了眼，不願再看他們了，眼睛一閉起，耳中但聽得霍霍刀聲，滔滔水聲，頃刻間又聽得喊船靠岸了。拱壁開眼看來，果見船已靠岸，就見差役們，將他抬到岸上，抬着他走不多遠，眼前就有一座，黃金寶塔，兀立眼前，他們將他放在塔下，打開囚車，拖出拱壁，教他跪在地上，那官兒呼喝一聲：執刀的提起大刀，對拱壁頂上劈下，拱壁眼一閉，纔閉眼，耳中聽得轟然一聲，響震耳膜，拱壁喫了一驚，免不得開眼來看，看那裏有什麼黃金塔，差役，官兒，自己好端端原在江邊，連旁邊那個老漁翁，都垂釣未去，他面上頓時現出奇怪的，注視着漁翁。漁翁問道：白先生你好睡啊，睡得有趣啊，拱壁道：別說他了，想是年老神虛，方才正圓大哥談話之間，不料一時糊塗不清，入於夢境，且做了一場惡夢，嚇死人也，漁翁問道：老丈既是方才做了一場惡夢，可否將夢中情景，說出來給鄙人聽聽。拱壁道：有何不可，便將夢中情景，告訴了他，漁翁聽得，哈哈笑道：白拱壁，人生如夢，夢中有夢，你道那夢是假，安知此夢是真，是夢非夢，真夢

假夢。原是夢夢，且不去管他，就當他是夢中之夢便了。拱璧看不出那漁翁。會說出這幾句話來，像個有道隱士，莫非是渭水垂釣的一流人物，話中寓意，似有點化他的意思。正要請益，漁翁又舉手向拱璧的身後，問道，你要尋和尚。那個後面面立的，不是和尚，是誰，拱璧聽了，連忙撥轉頭，目光到處，早見一個大和尚，頭帶毘盧帽，身披紅袈裟，手托降龍鉢，足登八鈕草鞋，肥頭大腦的，嘻開了大嘴，對拱璧打個呵呵。問道，你來了嗎，拱璧早已起身，拜倒和尚跟前，說師父在上，弟子到此，已是多日了，勸疽僧，點點頭說，我也曉得。你到此多日子，可惜你不曉得我，到此也多日了，拱璧道，師父何日到此，弟子怎的不曾看見，勸疽僧道，你自己不曾看見，我還天天在江邊陪着你，看你在江邊，看他垂釣呢，說着，用手指着漁翁，漁翁聽了，蹙了勸疽僧一眼，說聲人家都有好福氣，收到得這們孝徒弟，像我們，可是一輩子，無望的了。漁翁說了這些話，回過頭去，自己去收起釣絲，背上漁籃，揚長去了。他臨去之時，聽勸疽僧口中在答道，怪老兒，又眼熟了，過了二十年，不是你的福氣嗎，老漁翁當然聽得，但他頭也不回的去。拱璧聽了，他們說話，一些不懂，也不敢去問，他但問師父，既然在這裏，弟子那有不見之理，莫非師父誑弟子，勸疽僧道，誰來誑你，不但我坐在你身邊，連你的睡夢中，連我都全你去過，不信，我來還你一箇見證，你方才不是做場殺頭的惡夢嗎，拱璧聽說，道，唉，師父怎的會曉得，勸疽僧道，你自去想來，我怎的會曉得，你的夢境，拱璧低頭沉思，矍然大悟。

，重複拜倒，口說多承師父指點迷途，這倒不是。原是師父試驗我的心地，和暗示一念之善，得登彼岸的，那個殺頭，算是欲成正果，須得無我相，黃金寶塔，便是舍利珠了，弟子蒙師父，苦心孤詣，示我法乘，啓我知覺，真是沒齒報不盡的了，癩疽僧道，只要你能够澈底悟道，將來得能成就正果，也是爲師父的光榮，何必言報，如今隨我過江去罷，說罷拉着拱壁，走下江灘，拱壁看江上，並無舟楫，如何渡江，便問要過江，舟楫停在那裏，癩疽僧笑道，舟楫便在這裏，看他已將身上搭衣卸下來，向江面拋去，那搭衣，拋在江面，平鋪如鏡，並不下沉，亦不飄流開去，且骨都都不停亂轉，癩疽僧用手一指，喝聲停，那搭衣，就不轉了，教拱壁踏到搭衣上去，拱壁不敢，恐怕沉下江裏，於是癩疽僧跨步，先踏到上面，拱壁看他立得穩了，方敢踏上去，拱壁一踏上，癩疽僧喊聲過江去罷，那搭衣似有靈性一般，漸漸移動，向對岸飄去，拱壁想，一件搭衣，能够渡江，猶如遠塵的一輩了，那搭衣，飄得很快，不多時，已飄過數里闊的江面，他在江面飄去的時候，拱壁四面閑眺，他此時雖未成仙，成佛，踏在那件搭衣上，飄行江面，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等於已經成了仙成了佛，無二了，那時不但使他愉快，還使他發見了一件更足驚人的事件，他看見離開搭衣數丈遠的江面，上有兩個八九寸長，胸繫紅綾的赤身小孩子，在江上面互相廝打，拱壁奇怪起來，問癩疽僧，你看，那邊江上，怎的會有兩個孩子，是人，是怪，癩疽僧看了，道，那兩個是人，並不是怪，拱壁道，不是怪，如此小人，如何能在這

裏游戲，癩疽僧聽了，含笑不言，拱壁道，如何不會沉下水去，癩疽僧聽了，道，這個嗎，早泥些兒，且莫去管他。你看彼岸已到，登岸罷，拱壁看，果然到了對岸，不敢再問，跳上岸，癩疽僧將搭衣收起，披在身上，拉了拱壁走路，拱壁回過頭去，看江面的兩個孩子，還在那裏打滾，想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真有這般怪事，看到了，却也眼福不淺，又見那面江上，此時有隻船兒，波浪突波的從上流駛下來了，拱壁要待再看，已被癩疽僧，拖着，走得遠遠地，望不見了，閱者可知，江面上的兩個小孩子，是何等樣人，和上流駛下來的，那隻船兒，有無關係，並非作者，不肯當時說明，實在是一枝禿筆，不能說兩面話，且待下文，細表了，請閱者原諒，單講白拱壁，隨了癩疽僧，渡過金沙江，一路望前趨程，一口氣走了十里，走得白拱壁氣急喘緊不已，他也不知，要走到那裏，纔停癩疽僧，看白拱壁，有些走不動了，便道，拱壁，你走得乏了麼，待我來施個縮地法，早些達到目的罷，連說仝仗師父魔法，是再好沒有了，弟子真的覺到力乏了，癩疽僧道，你可閉起雙目，非我教你閉目時，不許開視，有什麼聲音聽見，也不要驚慌，老是閉着眼睛，拱壁答應曉得，便將雙目閉起，拱壁的雙目方才閉起，癩疽僧就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喝聲起，拱壁的身軀，便凌空而起，耳中聽風聲呼呼，手足呆笨，不能動彈，如此飄飄蕩蕩，如風吹落葉，不知經過了多少路程，忽然風聲沒有了，手足活動了，耳邊聽得癩疽僧喝道，拱壁快開眼來，到了，拱壁開了眼，看此身已在萬山千谷中，蒼々翠翠，崔崔巖巖，

爲生人來沒有到過的大山谷。左右前後，千峰萬峰，起伏削拔，懸崖絕壁，觸目皆是，千尺長松參天，五百尺瀑布垂地，松聲震聒，水鳴淙淙，鳥喧枝頭，悅耳清神，猿啼空谷，悽楚奪魂，山路蟠屈，幽谷深潛，險峻幽深，實爲罕覩，白拱壁霎時身在萬山千山中，而又爲生平不曾見過的大山，當時疑惑，是四川峨嵋山，或崑崙等山，不知此身，恰在中緬交界的，野人山中，野人山，險峻天成，有九道可通緬甸。緬甸在光緒九年，被英國人佔據去了，英國人，得了緬甸，便想進窺那座野人山，不信請看他在片馬那邊，駐兵的用意，片馬在緬甸，英人強要派兵駐守，進窺之意，便可瞭然了，野人山，天險可守，值得重親，且說白拱壁，跟得癩瘋僧，來到野人山中，他們立足的地方，乃是在一灣溪水。兩行松徑的山坡上，癩瘋僧拉了拱壁，轉過山坡，就有一條蔦蘿小道。迤邐婉委的向山谷中伸展進去，癩瘋僧就循着這條鳥道，同拱壁進了山谷中間。那座山谷，形式猶如一個葫蘆，前狹後寬，遠看去，谷底裏，中，左，右，搭有三個茅蓬，二個茅蓬，是舊的，一個茅蓬是新的，那谷裏面，四週都是沒蹤長草，但有不少比碗口粗大的巨蟒，在長草中引頸吐舌，眼放紅光，見了拱壁，要吞人似的，拱壁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骷髏變成人相忽來忽去原是曇花 漁翁化作書生卽色卽空乃爲真傳

上回說到那拱壁，跟了癩瘋僧，進了山谷，那山谷形似一個葫蘆，前狹後寬，四面都是長

草，且有不少比碗口粗大的巨蟒，在長草中伸頸吐舌，眼放紅光，見了拱壁，要吞他似的。拱壁大驚，殼鯨不前，勸疽僧脫下搭衣，披在拱壁身上，只說你看了那件搭衣便可無事了，儘管隨我到茅蓬中去，說也奇怪，等到搭衣披到身上，那些蛇，都低下頭，不敢仰視了，拱壁胆子壯了許多，就除了勸疽僧，進了谷中，來到中間，那個茅蓬面前，他未踏進茅蓬之前，心裏想，茅蓬裏一定有位得道的高僧，坐着，那知踏進裏面，使他見了嚇得倒退數步。他見茅蓬中，高坐着一具無肉骷髏，烏流流兩個眼窟窿，寸來長的黃牙，上下露出，木沉沉一種可怕形狀，使人見了生怖，拱壁問道，師父這是什麼，勸疽僧喝道，何敢多問，還不跪下來拜見祖師爺。拱壁聽了，原來是祖師爺，想是祖師爺坐化的遺蜕，連忙恭敬下拜，待他拜罷，抬起身，又喫了一驚，看茅蓬裏，那裏有骷髏，却見一位高大老和尚，坐着在中間，那老和尚，雙眉重頰，金箍冠額，白髮披肩，十八粒羅漢大珠，懸掛胸前，一領百衲衣，披在身上，雙膝盤起，坐在上面，看他身軀，比立着的拱壁，和勸疽僧還要高長，要是給他立起身來，師徒兩人，均可在他脅下走來走去了，拱壁滿腹驚奇，方才看見的，好端端是具骷髏，怎的忽而又變了人了，世人有句話，叫化白骨爲肉身，這不過是譬喻譬喻，施恩澤給人家的人，猶如重生骨肉的意思，那有真的會如此，莫非我方眼花了不成，又看祖師爺，這麼高大的身軀，像座小塔，真是從未見過，拱壁拜罷，祖師爺，看祖師爺垂眉合目，不說什麼，便回頭看向左右，兩面的茅蓬裏，看左右的茅蓬，裏面都是

無人坐着，拱璧正看間，忽聽得上面問道，立者可是白拱璧麼，拱璧聽得，連忙回頭，看是祖師爺閃開細目，注視着他，在問他了，拱璧又復跪倒，稟道，徒孫正是白拱璧，上面又道，你既是白拱璧，在右面我已爲你新蓋了一所茅蓬，你到那裏，靜坐參修去罷，一切聽你師父教誨，不可疏忽，上面說完這幾句話，仍舊眉垂眼合，不說別話了。拱璧在下面，跪了半天，再不見祖師爺，別的吩咐，忽聽師父在旁說道，拱璧起來，隨我到這裏來，拱璧便立起身，隨獼狃僧出了祖師爺茅蓬，看茅蓬下，有一堆黃色東西，似乎是草木之類，看他却在蠕蠕而動，仔細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隻斑斕金睛白額猛虎，那隻白額虎，伏在地上，屈着前爪，在吮牙磨齒，拱璧想方才進來的時候，並不會看見，此時怎的有了隻猛虎了，那時進來的，怪怕的，連忙躲在師父身邊，獼狃僧問道，何爲，拱璧指着後面道，師父，你看那邊，有猛虎呢，獼狃僧回頭，看了，笑道，這是小白，何必怕他。拱璧聽罷，心中不明究竟，明明是隻猛虎，什麼叫小白，又想到師父同祖師爺，法力無邊，那隻猛虎，想是師父養着的，這小白的名字，當也是他們起的，拱璧總算聰明，被他想着了，說時，已到左邊獼狃僧茅蓬裏，看裏面有樹叶製成的蒲團放着，此外別無他物，獼狃僧在蒲團上坐下，拱璧想獼狃僧，我雖認爲師父了，但是沒有好好行過弟子禮，今日初到山上，來行個大禮，便拜倒蒲團，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獼狃僧道，你的心意，我已曉得，只要你肯用功修煉，不負我提拔一番苦心，就是了，何必多禮，你且起來，就地坐下，聽

我道來，拱璧便就地坐在下面，癩疽僧道，我先告訴你。此地山名，叫野人山，山谷叫南葫蘆谷，上面坐的祖師爺，稱爲嬰兒頭陀，在這裏，已有千七百餘年了，祖師爺在這裏，不過是遺蛻，他平常住在這裏的，今天到這裏來，多半也爲了你，你看此時祖師爺，又去了，拱璧仰首看中間的茅蓬裏，又是一具骷髏，不見祖師爺的肉身了，拱璧問道，祖師爺去了，他到那裏去了呢，癩疽僧道，現在你儘可不必問他，將來自會知道的，你且附耳過來，靜聽我教你參修的秘法，拱璧便附耳過去，聽了許多參修的秘法，便退到右邊茅蓬裏，盤膝坐下，依法參修起來，如此在茅蓬裏，參修了三年，起初覺得極難入門，到後來，就迎刃而解，三年之間，竟被他參透了上乘功夫，他師父，又給他食了些，辟穀絕粒的靈丹妙草，三年後，修得精神百倍，煙火不進，等於陸地神仙了，他在南葫蘆谷中，呆坐了三年，一步也不曾出過谷口，上面的祖師爺法身，從上山來時，見過一面，此後也不會再見過，那那隻伏在茅蓬下的白額金睛虎，天天看見他，踱來踱去，在茅蓬面前，拱璧雖然明白，那隻猛虎，是師父養的看山虎，不會傷人的，但他道行淺薄，看見他總有些懼怕，不過到後來，他日以爲常，不足爲怪了，那個癩疽僧，在三年裏，拱璧看他天天在茅蓬裏，不會到別處去過，其實他有否離開茅蓬，拱璧那裏知道，拱璧在南葫蘆谷，三年後，一天癩疽僧走來，對拱璧道，我現在離開此地，到別處雲遊去了，你好好的陪着祖師爺，坐在此地，誠意修養，過了幾年，我自會回來，看你的，拱璧點頭答應，癩疽僧遂即借陣清

風去了，癩疽僧去後，拱璧一人，在茅蓬裏，整整坐上十七年，在這十七年裏，已得到不少大智慧，癩疽僧不會回來過，祖師爺的肉身，也不會再現過，拱璧也有些奇怪，師父到那裏去了，他臨去之時，曾對我說的，過了幾年，自會回來。現在一去，十七年，杳無音信，自己的修行程度，不知到了如何地步，要等師父回來，請他指點一下，不料他老人家，不回来了，拱璧正想之間，突覺眼前，金光萬道，火星四迸，那隻伏在祖師爺茅蓬下的白額虎見了金光，暴跳如雷，狂吼如獅，拱璧雖在修道，六根清潔，無罪無礙，但是根底淺薄，一切幻象幻聲來時，容易驚動，當時心靈轉動，運用肉目看去却見祖師爺，又高坐在中間茅蓬裏，師父端坐在右面茅蓬裏了，原來祖師爺，同師父，一齊回來了，拱璧大喜，忙下了茅蓬，先到祖師爺跟前，參拜完畢，再到師父跟前，拜罷，問癩疽僧說，去了幾年，就回來的，如何一去十七年，纔始回來，使弟子座右，失了良師，乏人指導，想煞了弟子也，癩疽僧道，那事却也難怪我，我本想最多三四年後，就回來的，到了外面，不料有許多事體，將我繫着了，使我一步也離不開，不能回來看你，幸虧你自己用功，我曉得你，現在也有五六成的上乘功夫了，這也難得的，今天我本來，也沒有閑功夫，能夠回來，爲的是你的前程大事，故而趕回來，你可曉得，今天應當離開這裏事的嗎，拱璧聽了，這句話，好似青天起個霹靂，爲之一呆，暗想師父，剛正回來，在這裏，住下十七年，並無半點差池，爲何要叫我離開這裏，好不奇怪，便答道，弟子學識淺薄，不知西裏

請師父指教。癩疽僧道，你看爲了你離開這裏的事，連祖師爺的法駕，也勞動到了，老實對你講，你與我的緣，已滿，這裏的地方，與你的法緣，也滿，所以要你離開這裏了，要你離開這裏，並非要你到別家中去，來會爲你到一個好地方去，是將來你歸根結蒂的地方這裏不過是你的起源地，罷了。拱璧道，師父說的話，弟子此時明白了，弟子願意在師父跟前，不願意到別的地方去，癩疽僧道，那事如何由你，都是你自己的前程也，註定的，不能強求的事，也不是今天，我纔知道，要是沒有今天這回事，早已給你剃了度了，你明白嗎，拱璧一想，不差啊，我倒忘了，師父是和尙，祖師爺也是和尙，我到現在，還是個俗家人的本來面目。師父是聖僧，本來預知的，今日對我說了根由，當然是註定的事體，不會差的，就遵了他的話，聽他吩咐是了，便道，師父既是這樣說，弟子怎敢違背。請師父尊杖是了。癩疽僧道，如此好極了，你且過去，拜別祖師爺，我就同你前去。拱璧過去，向祖師爺拜了幾拜，叫聲祖師爺。今日緣徒，秉承師父訓話，要離開此地，到別處去了。特來對祖師爺告別，請祖師爺指示幾句。渺茫的前途，嬰兒頭蛇聽了，揚起長眉，閃開細目，吩咐道，你今天別此他去，到了那邊，將來自然要比在此地，好得多。前途的一切，我看你，很光明，也毋須對你說什麼，只要你自己堅持初志，不受魔障，那就是了，不要耽擱時間，就此去罷。拱璧起身，拜別，抬頭看時，那裏有祖師爺的肉身，又變爲一具骷髏了，拱璧忙走下茅蓬，看。

的，倚在師父腿旁，兩^{拱壁}着拱壁，拱壁^時去，他將尾巴，對拱壁腰上，拂了幾拂，算表示親熱的意思，拱壁在谷中，已任上二^肉年了，看那只猛虎，猶如一隻家犬了，便順手拉虎尾，一面對師父道：「祖師爺拜別過了，聽師父吩咐，癩疽僧道，如此，我們走罷，此時拱壁一手，拉了虎尾，那只虎，覺着不舒服，回過頭來，用舌尖吮了下拱壁的手背，虎舌如利鋸，舌面上生有小刺，比刀還快，他輕輕吮了下，拱壁手背上的皮肉，都給他吮去，覺得疼痛，連忙放手，已是鮮血淋漓，癩疽僧見了，喝聲孽畜，不曉得仔細些，胡亂吮入，那隻虎，被癩疽僧一嘗，嚇得低下頭，不敢動彈，癩疽僧看拱壁手上有血，便用手在他手背上，癢了一下，頓時血止肉生，復了原狀，拱壁心內敬佩，希望將來自己亦修到如此地步，可惜現在，又要離開此地了，不知師父，將我送到那裏去，又想師父，是十分愛我的人，他總不會將我送到不妥當的地方去的，那是我放心好了，拱壁方才想罷，癩疽僧說快把眼睛閉了，有風來了，拱壁急將眼睛閉起，就聽得呼呼風起，風過處，身軀已隨風飄起，拱壁在二十年前，上山來的時候，也是被風送來的，今天遇到了大風，將他吹起，他曉得又是師父的作法，便毫不驚慌，但閉緊了^雙目，任他去吹，風聲響不多時，就不響了，身體也好似落地了，一面聽師父叫道：「拱壁，閉眼來。到了，拱壁原本也曉得到了，但是師父不說，不敢開眼，此時聽得叫他開了，便開眼看來，看那裏又是一番天地，前面有座高峰，高峰四週，都是水，峯腰裏，有匹瀑布倒掛水中，滾銀噴雪，激^九花四飛，他們

